

北京情史卷之七

五十年

www.duxiu.com

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

清河制呢厂厂史編委会編写
乐 錄 插 圖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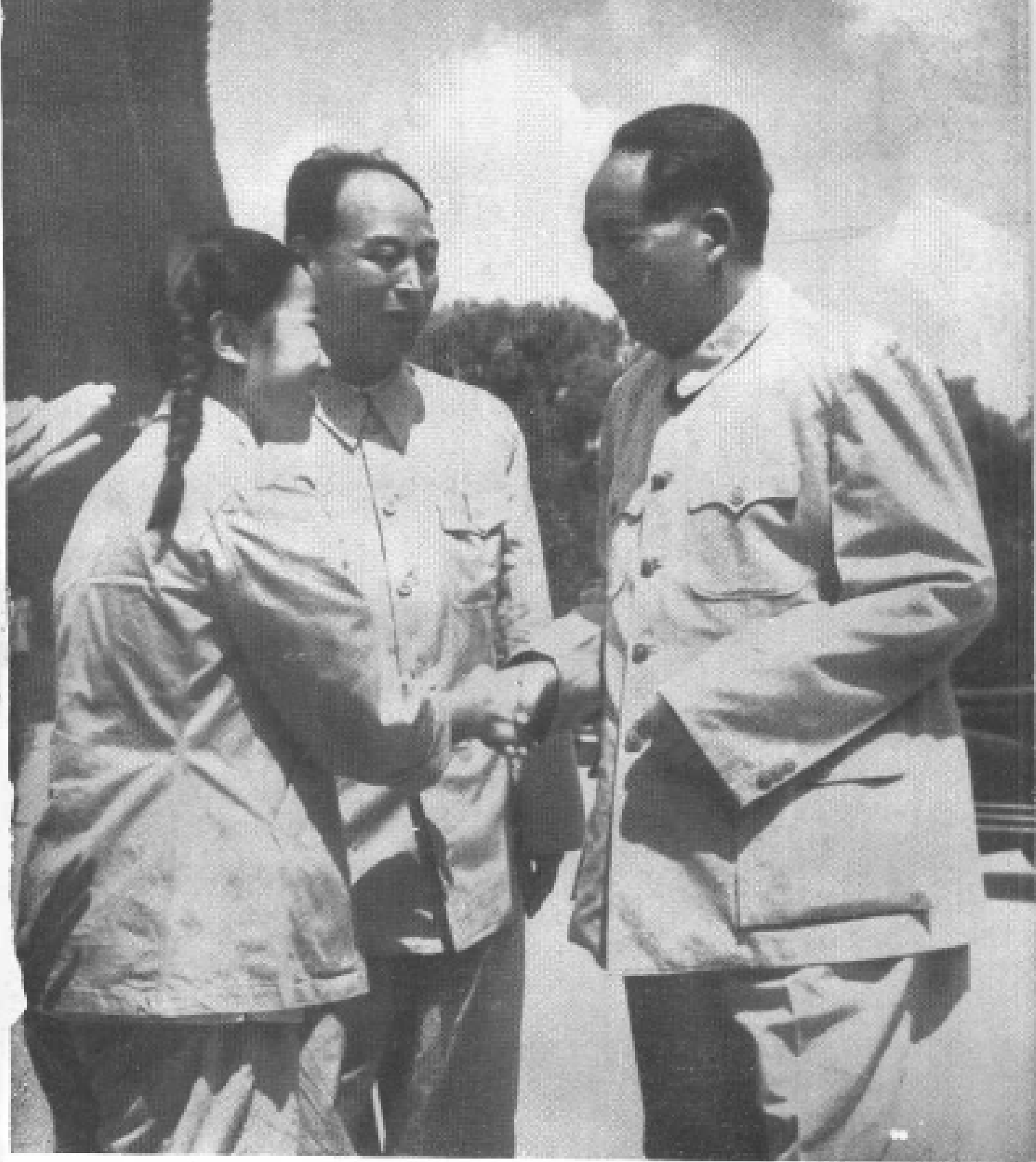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印張：4 9/16·插頁：5·插圖：9·字數：103,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200册（內平裝本3,700册）

統一書号：10071·360

精裝本定价：(6)1.20元



毛主席和清河制呢厂青年女工、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刘世梅同志握手。
旁立者是彭真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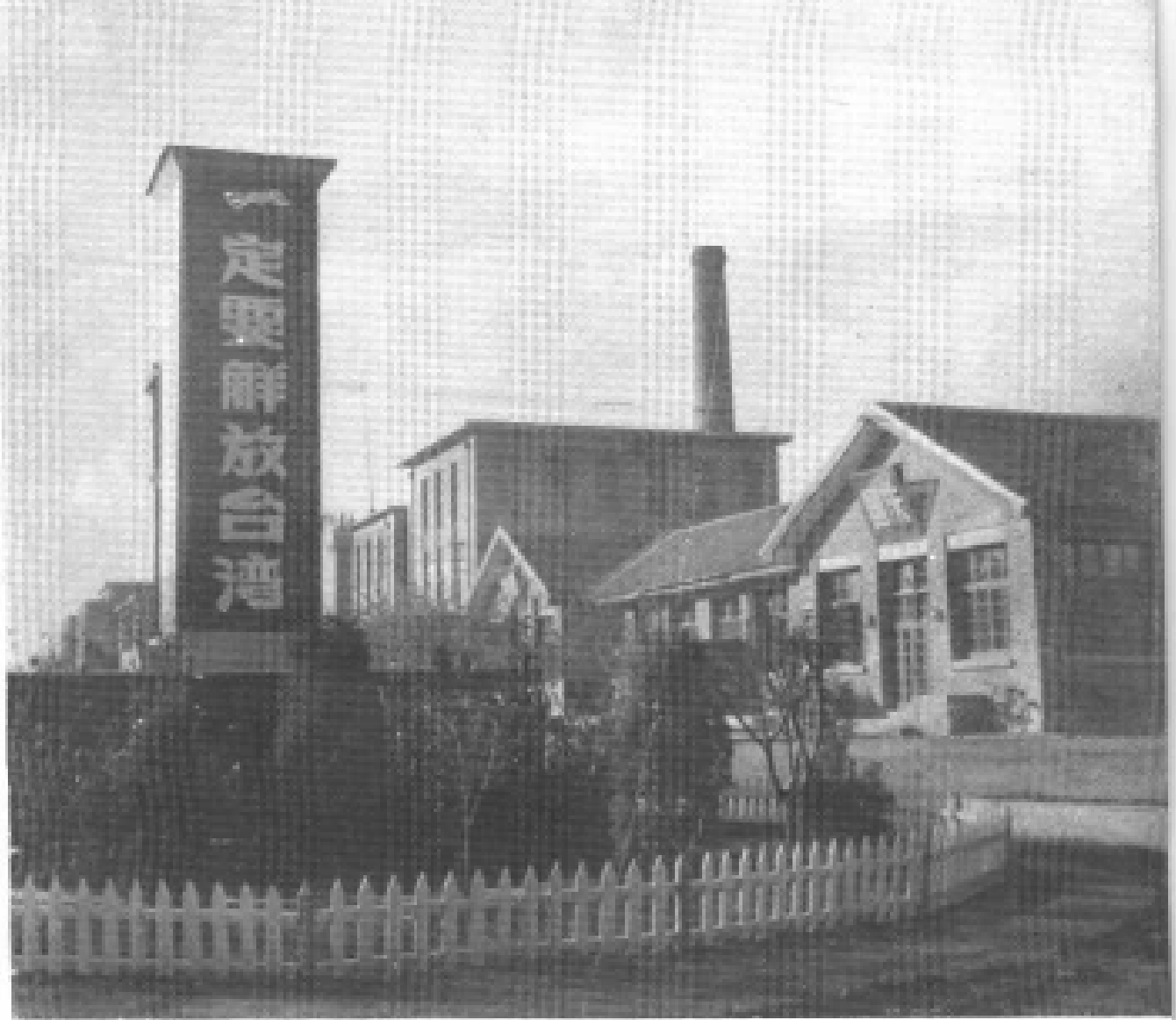
北京市

清河製呢厂

跃进再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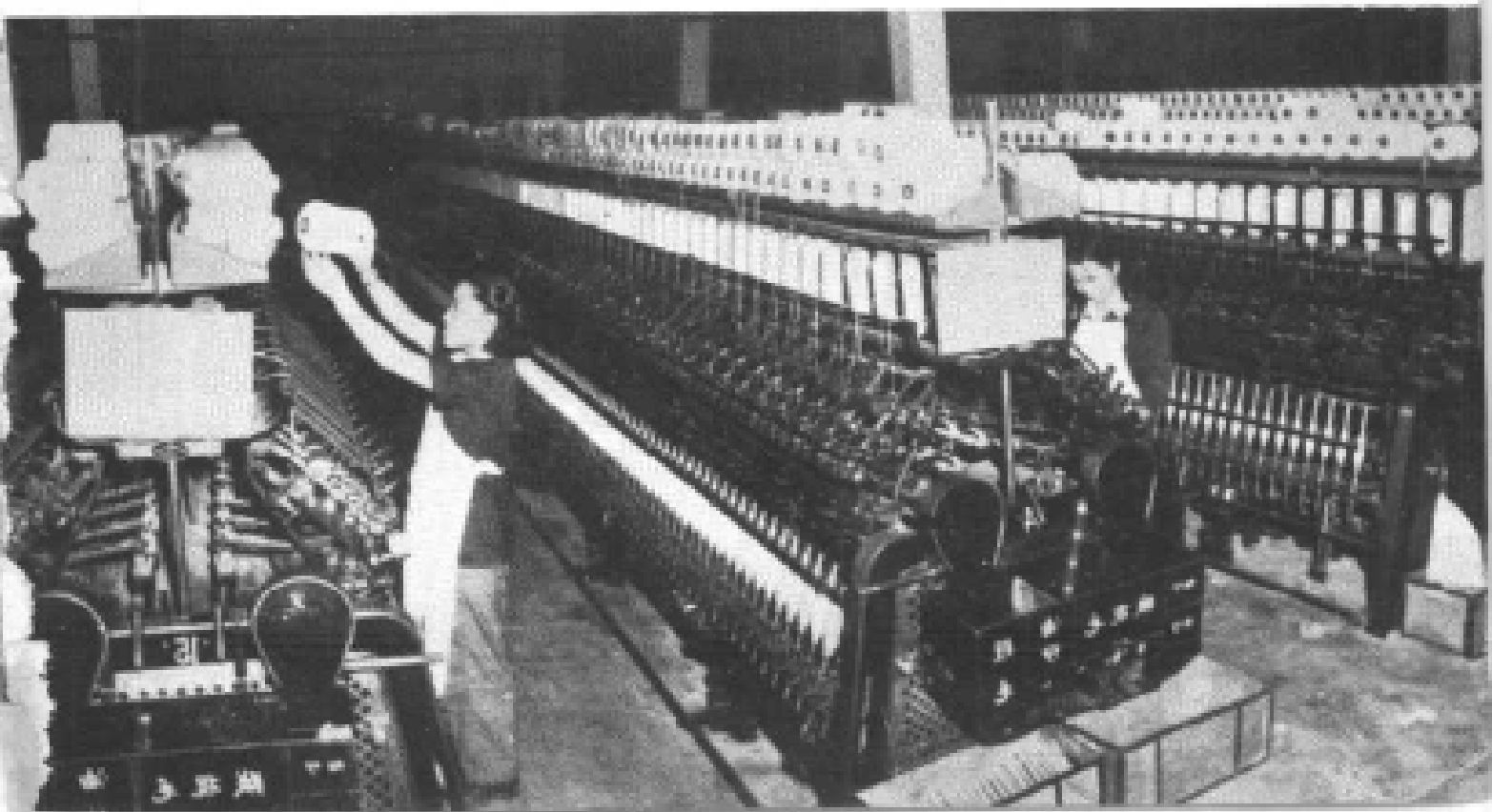
朱总一九五八年
十月廿三日

朱副主席于1958年10月23日参观清河制呢厂后的题词。



上：清河制呢厂的新建大楼和厂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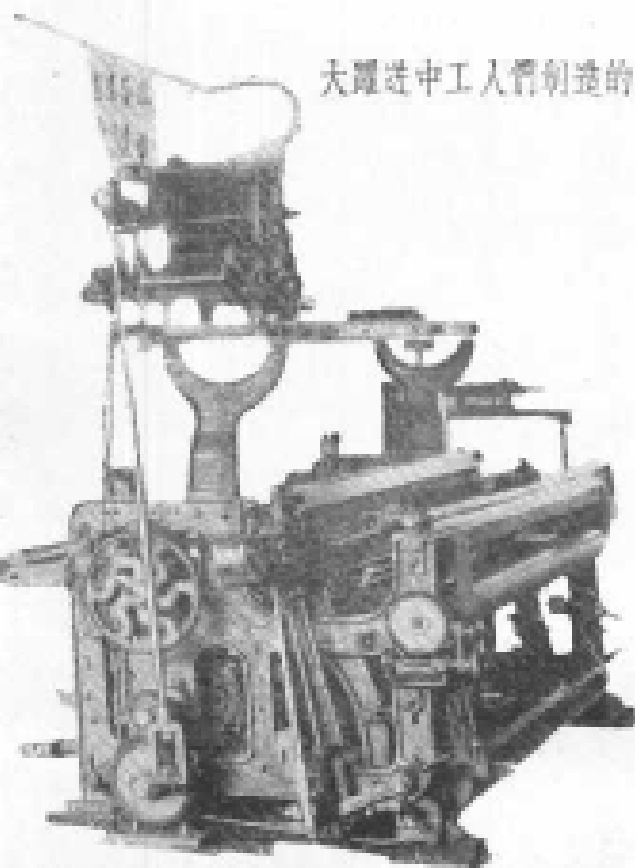
下：清河制呢厂的细纱车间。



工人們在學習先進經驗——快連接頭法。



大躍進中工人們製造的毛織機。



新建許多衛星廠的產品之一——地毯。



序

《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这本书，是北大历史系三年級同学和清河制呢厂的工人同志們联合組成的編委会集体編写的。这本书是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結合的产物，是科学研究和生产事業結合的产物，是知識分子和劳动人民結合的产物，是党的教育方針和科学研究方針在具体实践中的产物。像这样一本书，应该說是北大历史系的同学們在科学大躍进中的一个重大收获。

科学大躍进以来，北大历史系的同学們在党的领导下，从古老的狹窄的校园分別走向工厂、矿山、农村、商場、部队这些生产部門和战斗單位。他們看見了广闊的新世界，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劳动，在劳动鍛煉中，打破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不少新的历史著作。他們写出了《安源路矿工运史》、《田村在前进》、《天桥商場史》、《猛虎連队史》、《北大学生运动史》和許多批判資产階級历史学的論文。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北大历史系同学們准备完成的作品。我热烈地希望这些作品，都能够跟着《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一起，很快地和讀者相見。

北大历史系同学所写的这些書都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它們都标志着历史学的新方向、新道路，并且在这一方面起了首創的作用。它們替历史学开辟了無限广闊的新天地，粉碎了資产階級史学家散布的历史学無用論。

也許有人說，《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这本书，方向和道路都

60212/10

对了，質量怎么样呢？我在这本書出版之前，看过这本書的稿子，我以为它的質量也很好。首先是这本書掌握了厚今薄古的方針。它以不到一半的篇幅，扼要地写出了这个工厂在反动統治时期的四十一年，而以大量的篇幅，詳細地描写解放以后这个工厂在革命改造中、在大躍进中的九年。

其次，这本書还显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它不是通过这个工厂的統治机构，也不是通过死的物質設備来写出这个工厂的五十年，而是通过工人，在斗争中的工人，通过这些工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敌人进行的不同斗争来写出这个工厂的五十年。在这本書中我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厂长接着一个厂长，而是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它写出了这个工厂的五十年，也写出了这个工厂的工人革命斗争的五十年。

第三，它不是用空話、用教条、用酸溜溜的文字来描写这些連續不断的斗争，而是用工人亲身经历的难忘的具體事实，用有名有姓的人物，用朴素鮮明而又生动的工人阶级自己的言語写出这些斗争。写出工人們在这些斗争中的战斗和遭遇，以及他們在这些斗争中的内心活动。在这本書中，我們可以听到工人們的悲慘呼号，也可以听到他們胜利的呐喊。这是历史纪录，也是制呢工人写下的詩篇。

第四，在这本書中所举出的虽然都是个别的事实，但这些事实都是工人們难忘的事实，因而也就是比較重要的，帶有典型性的，足以反映一般情况和主要問題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又不是孤立的排列，而是被貫串在一条由連續不断的阶级斗争所組成的綫索之中，这条綫索，貫通这个工厂的五十年。

这本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从来不用客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是站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对面，以刻骨的深仇和激昂的情感来追述那些曾經統治这个工厂的官僚、地主、資本

家、特务、工賊、日寇、汉奸，以及各种各样的吸血鬼、杀人犯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在相反的方面，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则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它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和每一步前进，歌颂思想改造与技术革命中的每一个新人和每一件新事。在“光辉灿烂的明天”中，它欢呼人民公社的成立，热烈地期望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美好世界的到来，洋溢着对新人、新事、新生活、新时代，对人类的明天的无限喜悦和渴望。

以上几点，是我看了这本书的稿子以后的印象。当然这本书还只是历史学走向新方向的开始，还只是一个新的萌芽，但就是这个萌芽，它就无情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所说的“质量降低论”。

应该指出，像这样一个新型的历史著作的产生，是和工人阶级的合作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清河制呢厂的工人同志们参加写作，天大的学者也是写不出这样一本书来的。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所用的资料不是任何书本中所能找到的，更重要地是浸透在这本书中的丰富又有真挚的阶级情感，不是任何非工人阶级的学者的生理细胞中所能发现的。

其次这本书的产生和大搞群众运动也是分不开的。根据同学们的报告，为了写这本书，清河制呢厂的党组织曾经发动了一个写厂史的群众运动，在这个群众运动中，工人同志们“人人回忆革命史，个个歌颂大跃进”。他们大家想，大家说，大家画，大家写。他们相互提醒、相互补充、相互核对，不到十天，工人同志们就写出七十多篇比较完整、确实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就是编写这本书的基本资料。

第三，这本书的写作和劳动锻炼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北大历史系三年级的同学不到清河制呢厂去参加劳动，即使工人同志们替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是写不出这本书来的。根据同学们的报告，当他们还没有参加劳动之前，他们对于工人同志们所提

供的資料是不能体会的，后来他們参加了劳动鍛煉，和工人同志一起上班、下班，一起生产、生活，加入劳动人民的队伍，把自己变成劳动人民，然后才能体会工人同志們提出的資料，才能把这些資料变成历史。

最后，还要說到的是这本书是在清河制呢厂和北大历史系党组织的同志直接指导下写出来的。这些同志不都是史学專家，他們之中，有些是学过历史的，有些沒有学过历史。用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話說，领导这本书的写作的，都是“外行”或者是“冒充的内行”。然而这本书就是在这些“外行”和“冒充的内行”的领导之下写出来的，如果没有他們的领导，而讓资产阶级的“内行”领导的話，是决不可能写出来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对于清河制呢厂的工人同志們來說，是总结他們的斗争經驗和劳动創造經驗的过程；对于北大历史系的同學來說，是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对于工人和学生兩方面來說，都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又証实历史学的研究是可以在群众运动中，在劳动鍛煉中进行的，是可以而且必須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各种各样的謬論，如像“研究与运动矛盾論”、“劳动浪費論”、“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論”等等都是有力的批判。

《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这本书的写作是成功的。但無論如何，它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是一个新的萌芽。我們要重視这种新的萌芽，但不能以此自滿，因为从新时代的任务來說，从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度來說，我們的努力还是远远落后于客觀的要求。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躍进时代，我們还要鼓足干劲，快馬加鞭，为了历史学的發展繼續努力，爭取把紅旗插在历史学的最高峰。

翦伯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

目 录

第一章	早期的工厂 (1907—1937.7)	1
一	溥利呢革公司	1
二	对譚总办斗争	6
三	“全体槍斃犹不足泄其恨”	8
四	好一个狠毒的吸血鬼	13
五	紅旗带来了抗日之声	20
第二章	在日寇統治下 (1937.7—1945.8)	22
一	工厂落到侵略者手中	22
二	人間地獄	25
三	泡、“偷”、破	34
第三章	换了个国民党 (1945.8—1948.12)	38
一	換湯不換藥	38
二	斗汉奸	40
三	苦难的生活	43
四	向反动派开火	47
五	黎明前的黑暗	50
第四章	工厂的新生 (1948.12—1952)	55
一	工厂回到人民的手中	55
二	从恢复走向發展	58
三	槍斃工賊王寿隆	62

四	“三反”斗争	66
五	推广先进经验	69
第五章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1953—1957)	75
一	心里更亮堂了	75
二	产品质量大改观	79
三	快马加鞭赶先进	85
四	辉煌的战果	92
第六章	大跃进中的清河制呢厂 (1957—)	98
一	工人说话了	98
二	大鸣大放，大整大改	100
三	插红旗	105
四	人人是管理者，人人是劳动者	109
五	总路线照耀下的生产大跃进	114
六	光辉灿烂的明天	130
附录	大事年表	133
后记		136

第一章 早期的工厂

(1907—1937.7)

一、溥利呢革公司

一九〇八年，在北京西北郊离城十八里地的清河鎮背后，有一个官商合办的制呢工厂破土兴建。它就是今天咱们的清河制呢厂，当时的名字叫溥利呢革公司。

这个公司是由清政府的陆军部奏办的。陆军部所以要办这个公司与当时的形势有关。

清朝末年，清政府的腐朽和反动面目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西太后一見洋人军队来了就吓得打哆嗦，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她全不管，只要保留她的宝座，什么样的無耻卖国行为她都能干得出来。但她对待咱们人民，那可是十分殘暴，因而全国人民对于清政府無不切齿痛恨。各地在醞釀和暴發着革命。一九〇〇年西太后又跟英、法、德等八个强盜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約”，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憤怒。革命的形势在全国形成。面临这种情况，陰險狡猾的西太后为了挽救自己的垂死命运，一面打出了改革政治的旗号欺騙人民，一面在全国加紧練兵，用来鎮压人民革命。

为了有一支鎮压人民的强有力的军队，早在第二次鴉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就开始聘洋人、練洋操，建立“新軍”。到这时，清政府要大大扩充这种“新軍”，以便維持它的反动統治。

要扩充新軍，就要有新式装备，除了需要更多的洋槍洋炮以

外，还需要更多的軍呢。一八七八年左宗棠于镇压回民起义后，曾經依靠洋人在蘭州設立了一个供軍用的織呢局，但是只开工兩年多便垮了台。此后清政府就沒有制呢厂了。需要軍呢只好拿着白銀向外国購買。每年，大批大批的白銀由清政府的國庫流入外国資本家的腰包。如今軍呢需要量增多了，清政府就得在这方面花費更多的錢。

这时候，正好国内有一些地主、官僚們在“振兴实業、堵塞漏洞”的口号下兴办工業，陸軍部为了少花錢、圖方便，就打算自己来办一个織呢工厂，織造軍呢，供給軍用。可是，要办这样一个工厂，需要一大笔資金，陸軍部自己出不起。恰好，这时有一个名叫譚学裴的候补道向陸軍部建議官商合办，賺了錢大家分，賠了本官家包，实际上是叫陸軍部引誘和利用私人資本。陸軍部头兒們採納了他的建議，就約了几个官僚像溥公爷、礼王、張之洞等出認“商股”，然后，自己出面向皇帝上奏章。

陸軍部的奏章是一九〇七年上的，上面写道：現在各省都在扩充新軍。每年向外国購買軍呢，需要消耗大量白銀，不仅“自失利权”，而且軍需用品完全仰仗外国进口，并不穩妥，应当自己制造。所以准备設立一个呢革公司，織制呢料皮革，以供全国軍隊之用。关于資金，准备自己出五十万兩，另招商股五十万兩。公司按商例办，但是“稽核制造之权仍操之臣部”。

陸軍部的主意显然有利于維持反动統治。因此，西太后批准了奏章，同时任命譚学裴为首任总办。

就在这年，譚学裴开始筹备建厂。

这个消息傳开后，据说住在清河鎮的大紳士、四十八村联庄总办賈子青就去找譚学裴，說是京北最苦，請求把工厂办在清河。实际意思是說，这兒有廉价劳动力，便于剝削。这建議得到譚的同意，賈子青就負責替譚選購地基，結果看中了清河鎮背后这块馬官坎

地，因为靠近铁路，运输方便。地基一共是一百六十亩。賈子青所以这样热心，一方面是想通过工厂的設立，取得用封建权力得不到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自己在清河地区的势力。后来，他的兒子賈义山就当了工厂的巡捕長。

和选定厂址同时，譚学裴在“时报”上登出了招股广告。广告在宣布“通国军队服用均归本公司專利”以后，又大吹了一通“公司一切事权悉照商律，公家概不干预”。有些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圖，便来認股，这里面有朱志堯、許鼎霖等。至于溥公爷等这就不必說了。

厂址、招股的問題解决后，譚学裴便于是年帶着一批款子去英国向派馬公司訂購了一百八十余台机器，聘請了四个英国技师，訂了教授二年的合同。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路过广东，又从家乡帶來了一批人。譚学裴的打算是讓英国技师把这批人訓練成技术人員，然后再通过这些同乡控制本地工人。

一九〇八年，开始建筑厂房。后来，部分机器运到，四个英国技师也跟着来了，盖厂房、安装机器就同时进行。厂房一共盖了二百八十余間。也就在这个时候，譚学裴开始招工。

清河鎮的周圍是一望無际的耕地、大大小小的村庄。村里住的大都是穷苦的农民。他們家家耕着一小块土地，終年劳累，可是收获下来，光是皇粮国税和地租，就要扣除一大半，剩下来的这末一点点，不能維持一家生活，所以不得不在农事之外搞些副業，比方当当小工、放脚或是販卖点什么东西。这里也还住着一部分無田可种的人家，單靠做零工过活。这一年他們听說村庄里貼出了招工告示，許多人都来报了名，共三百余人，其中有現在的退休老工人孙荣、尹德光等，这是咱們厂的第一批工人。

一切就緒后，一九〇九年四月十八日，公司正式宣布开办。在譚总办之下，成立了总务处、工程处。工程处下面分准备、梳紡、机織、整染四科。共有机器一百八十余台，紗錠四千八百枚。論規模

它是当时全国第一大毛紡厂。从此，反动的清政府又多了一个压榨人民的工具。开工以后每月生产軍呢数千碼。为了賺錢，还生产了一点点普通呢，皮革根本没有做过。

工厂是开工生产了，但是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危机。

还在公司筹备的过程中，陆軍部的美夢就开始破产了。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賠款，加上自己的奢侈浪費，弄光了国庫，陆軍部的經費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况且，清政府已經朝不保夕，陆軍部就是有些錢，也得首先拿去置槍买炮，镇压革命，顧不得要呢子、办織呢厂。因此只好把海軍部、农工商部也拉进来合办。在开工后，陆軍部取走了一批呢子，拖欠着不給錢，到后来，干脆連呢子也不要了。溥利呢革公司生产的軍呢銷不出，全堆在批發所里。清政府的腐朽，直接造成了溥利呢革公司在資金周轉上的危机。

軍用呢銷不出，普通呢怎么样呢？也是沒人要。当时，国内能穿得起呢子的，究竟只是少数人，而市場上又充滿了洋貨。溥利呢革公司的产品，質量低劣，价格高昂，自然要受到洋貨排斥，陷于困境。

为什么溥利呢革公司的产品成本特別高，質量特別低呢？这与它的性質有很大关系。要說它是个官商合办的，还不如說它是官办的；要說它是工厂，还不如說它像衙門。譚总办在这里包攬一切，私股毫無發言权利。譚总办是怎样总办一切呢？第一，一切依靠洋人。第二，不准咱們本地工人跟英国技师学技术（只讓他的同乡学），怕咱們本地工人有技术了，不好控制。第三，任意揮霍和貪污公司的财产。比如有一次他的一塊夜光表丢了，正在着急，警察为他找了回来，他就賞給警察每人一套呢制服，作为报酬。賞人尙且如此“大方”，裝到自己腰包里去的有多少，那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見，对他來說，感兴趣的倒不是怎样搞好經營，而是怎样做官、搞錢，怎样掌穩大权，怎样牢牢地統治工人，以便無止境地剝削

工人。

所以，溥利呢革公司开工以后沒多久，就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况。

为了維持公司的命运，譚学裴竟向日本大倉洋行借款，但是正像清政府本身一样，这个企业的垮台，也是早就由它本身的性質注定了的，是無可挽救的。在苟延殘喘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九一三年溥利呢革公司终于倒閉。

二、对譚总办斗争

現在，咱們再回过头來說說工人。为了用咱們的血汗装备它那反动軍隊，清政府殘酷地对咱們进行压榨，把咱們当成牛馬使喚。每天咱們得干十二小时活兒，有时还得加班。在厂里，咱們毫無地位可言，就是厂里有个甚么熱鬧事兒，咱們也不能參加。你要是想去看，那可不行。“这小子，要你来干嗎？”头兒碰上了准得这样訓你一頓。工厂开工那天，举行了一个开工典禮。头兒們在上面大摆筵席，十分熱鬧，可是咱們工人在下面擇了一天羊毛，冷冷清清，沒有人來过問。

大伙到工厂來，原是希望能够多得些錢維持全家生活，可是譚学裴說咱們这里是农村，生活水平不高，故意压低工資，每人每天只給二角錢。二角錢能够頂啥用呢？工厂逢到加班，說是增加工資，可是到了关餉的时候，往往是小鬼晒太陽——連影子也找不到。工厂主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欺騙咱們。

这且不說，那四个穿着大皮鞋的英国技师还常在咱們工人面前耍威風。当他們嘍哩咕嚕講什么，有誰听不懂的时候，过来就是一脚，踢在身上像石头砸的一样，痛的厉害，气得人心头冒火，可是誰敢还手？总办捧他們啊！洋人欺侮咱們中国人不懂技术，可是譚总办却宁願看着洋人的傲慢神气，讓他們作威作福，却不肯讓咱

們工人學習技術。這種事的确令人痛心！（當然，時間長了，工人還是學會了。）

乍開始，臨時工是按期補正式工的，到後來臨時工補正式工也講起門子來了。門子硬的，或是逢年過節能向頭兒們送個甚麼禮兒的，就補得快；要不，就休想輪着你。孫士清當臨時工當了三年，就是因為門子軟。瞧！工廠也成了“大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衙門了。

再說工廠的安全設備，更是幾乎一樣沒有，甚至皮帶掉了也要開着機器挂，因此工傷事故層出不窮。傷了怎麼辦？東邊大樓有一個沒有大夫的藥房，那里準備了一堆藥包，里面有七厘散啦，紅藥面啦，你要是去了，值班的就遞給你一包，任你自己塗抹。吃藥只有涼水，因為廠里連開水都沒有。

當時的情況簡單說就是這樣。飢餓、勞累、侮辱、傷亡就像几塊大石板，從工廠一開辦就一齊壓在工人身上。生產財富的人得到的却是這一切！

工人們感到太不合理。生活逼得大伙起來鬥爭了。

一九一〇年，工廠開辦的第二年，就發生了第一次罷工。

罷工是由高泰這個具有正義感的小伙子領導的。他是梳紡工人。當時工人們誰都希望增加工資，高泰便堅決代表大伙出來說話。罷工之前，他暗地里召集了一些工人開會，在會上講了話，並叫參加會議的人在會後往各車間串聯人。那會兒，絕大部分人還不知道罷工這個名詞，只是聽說有人領頭要求增加工資，大伙都很贊成。當天下午罷工開始了。大伙走出車間匯集到廠西面大山上開會。這時巡捕長賈義山聞訊趕到，衝着大伙走來。一邊喊：“誰是高泰？把高泰給我帶上來！”大伙哪能答應，一些敢說話的應道：“不許帶走高泰！要帶我們都去！”“對！”“我們一齊去！”大伙都喊起來。吓得賈義山不敢動手。待一會，譚總辦慌慌張張地趕來了。

只見他面色如土，故意假惺惺地跺着脚叫道：“我的徒弟們哪！你們這是干什么啊！有話好說，快跟我回去！”他的攏絡並沒有發生效用，工人們仍然提出了要求條件，譚總辦沒有辦法，不得不答應下來。後來，工資每天增加了四個銅子，並修了一個開水爐子。第一次罷工得到了勝利。

這次罷工表明，咱們清河制呢廠的工人一開始就進行了反抗鬥爭。這也證明了這樣一條真理，就是資本主義剝削關係一發生，工人和工廠主的矛盾就是不可調和的，就必然要發生工人階級反抗壓迫的鬥爭。咱們廠能夠在一開始就採取集體鬥爭形式，這是值得自豪的。這次罷工獲得了勝利。雖說增加的四個銅子只能買八個燒餅，對工人生活並沒有多大改善，但這次鬥爭給大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伙初步体会到了罷工的力量。所以後來罷工鬥爭就成了大伙爭取改善生活和勞動條件常常採用的手段。

一九一一年清朝皇帝被推翻了。消息傳來，人心振奋。大伙都說：“孫文可是個好人哪！領導鬧革命，不簡單。”第二年，孫中山先生來北京，因為到廠子附近的陸軍學校講話，也到清河制呢廠來參觀，並且還在這里留影紀念。那一天，中山先生受到熱烈的歡迎。大樓前扎了一座牌樓，兩旁貼着一副歡迎他的大對聯。許多工人也參加了歡迎式。當中山先生來至機織車間參觀的時候，機織工人熱情地為他表演。大伙心里想，從今後再也沒有“萬歲爺”了，要實行共和了，這真是一件大喜事啊！

可是，窃國大盜袁世凱騙取了這次革命的果實，所謂“民國”並沒有給人民帶來甚么好處。全國工人農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咱們清河制呢廠的工人在生活上同樣沒有任何改善。所以在一九一三年又發生了一次梳紡和機織車間天津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天津工人是應招而來的，大都在梳紡、機織車間開車。他們光靠工資，沒有別的生計，更感到生活困難。他們就暗地商量好，

一齐罢工，同时推派刘秀山等儿人向譚总办提条件，表示不答应就不复工。譚总办見这些人有技术，都是開車的，不得不答应。結果每人工資增加到十元。

这次罢工又胜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刘秀山被收买，成了把头。他从工务处領来大伙的工資后，私自扣下20—30%，从中榨取工人們的血汗錢。

刘秀山的变質也反映了自發斗争的根本缺点。这就是大伙在政治上还没有觉悟，没有远大方向，眼光短淺，没有严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因此即便取得一些成果，也有可能被坏分子独占胜利果实。所以我們說：在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大伙就已經起来进行自發斗争了，这是好的，但是一定要認識到，自發斗争絕不能使咱們工人階級得到徹底翻身。

刘秀山变質后，大伙非常气憤，暗地商議要揍他。这个叛徒看到不妙，只得夾着尾巴逃之夭夭，这是公司倒閉前几个月的事。

三、“全体槍斃犹不足泄其恨”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欧洲狼狗忙着咬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进口毛織品数量大大減少。而那时国内有錢人家穿呢子的也日漸增多。北京軍閥政府陸軍部看到这种形势，認為發財的好机会到了，就把私股一脚踢开，把溥利呢革公司收归官办，改名为陸軍呢革厂。委派曹銳为主办（其实曹銳并没有来，来了个何帮办）。一九一六年一月，这个倒閉了二年多的工厂又重新开工了。同时，工厂在北京西河沿的批發所也改为銷售所。不久总办又換成了李春膏，厂名改为陸軍織呢厂。譚学裴从英国买的机器这时候已經全部运到，共有紡紗机十二部，提花机十二部，梳毛机八台，織机四十六台，縮呢机三台，每月生产軍用呢和普通呢一万多碼，后来又达到兩万多碼，此外还生产軍毯兩千条。

这一时期，产品銷路很好，陸軍部大發橫財，便退還了商股。为了榨取更多利潤，又添購了一盤馬達、兩台縮呢机。

陸軍部从什么地方發了这笔財呢？完全是从咱們工人身上剝削去的。咱們的血汗填滿了軍閥統治者的腰包，可是咱們自己的生活却沒有得到半点改善，每月工資还是六塊錢，所以那时有錢的人罵咱們工人为“六塊臭”。就說一等工手吧！尽管他們技术高，每月也只能拿到六元七角錢。当时一条提花毯的价錢是二十多元。工人每月劳动所得只抵得上一条毯子的五分之一。因而大伙心里很不滿。本地工人还可以靠地里收入接济，挤在工棚里住的那些外地工人，一無田可种，二無其他活計可寻，單靠这点工資，生活就更加困难。他們成天只能吃窩窩头，逢年过节也不准能吃上一頓兩頓白面，当然更加不滿現狀。加上何帮办、李总办这些統治者对工人都很粗暴，工人出門要搜身，保安队耀武揚威欺侮工人，大伙更加气愤。

一九二二年，一次全厂性的自發罢工爆發了。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有天晚上，工厂里演戏，一个工人想到后台看看，保安队士兵不分皂白上去就揍了他几个耳光。說是違犯規則，这件事馬上在全厂傳开了，人人都很惱怒。

馬力房的山东工人李春亭找了一些人合計，决定乘这个机会搞罢工。恰好那个时候梳紡科長吳志賢、技师滿学勤与工务主任鍾子机搞不来，想利用工人倒鍾子机的台，就暗地支持他們。这些工人在一起商量后，分头到各車間發动大伙参加。

当时在整染車間工作过的老工人蘆玉回忆道：“那天，我們正在干活，只見大伙沿着机器，一个接一个傳起話来，話傳到我耳朵里，我才明白，原来是說：‘咱們停工，要求提高工資，干不干？’当然同意。大伙互丢眼色，待会兒有誰招呼了一下，全車間都停止了工作，聚到一个地方开会，有个姓吳的工人在会上說：‘咱們一天累到

晚，到头来只能領到几个大錢，这太不合理！明天咱們給他来个停工，什么时候答应加工資，咱們再开工。同意的举手。’几十只拳头同时举了起来。他还告訴我們，参加罢工的还有其他車間的人。我們的勁更高了。会后他把大伙的名字記了去。第二天我們整染車間就沒有一个人上工了。”

就在那天晚上，梳紡、机織車間剛下班，李春亭等几个人在外面喊了起来：“大伙先別回去。走，咱們到蔣家大坎地开会去。”工人們有的認得出来是誰，心里有底；有的还不知道，但听说要到大坎地去开会，也就明白个七八成。人們隨着他們来到了大坎地。等人到齐后，李春亭袖子一挽，說道：“大伙想想，咱們是憑勞力吃飯，可是力气使尽了，还吃不飽。这叫咱們怎样活，大伙都甭干了！咱們給总办提三个条件，总办答应了再上班。第一，加工資，第二取消搜腰，第三不要老鍾（指鍾子机），大伙說行不行？”人群頓時活躍起来，紛紛应道：“对！”“行！”“不干了！”其实，說头兩条，是工人自己的主意，那第三条乃是受梳紡科吳科長的影响。事前他尽量讓工人們知道，他替工人向老鍾要求过提高工資，老鍾不答应。这么一来，工人当然就恨起老鍾来了。那天晚上，为了給前天挨打的工人报仇，也为了泄搜腰之恨。憤怒的工人們浩浩蕩蕩涌向警察所，把警察所打得落花流水，吓得警察望風而逃。搗毀警察所后，人們又涌向保安队，后見保安隊長走出来直賭不是，这才住手。降服了警察和保安队，大伙挺痛快。这时天已黑下来，大部分人还不願回去，又迎着月光来到大坎地，商議以后的行动。

第二天，工厂像死一样的寂靜。全体工人罢工了。年齡大些的工人，按照头天商議的好办法，准时来到工厂西边工棚集合，等候消息。一边通知厂方，有話过来说。当天沒有等到回信，第二天再来，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天。可惜他們畢竟是自發斗争，沒有坚强的組織領導，所以在这期間既不能巩固大伙的斗志，又不能准备下

一步的对策，而是讓大伙閑着聊天，以致兩天沒等着回信，大伙心里就結了疙瘩，特別是那些家里有地的。

再說，李总办听說工人竟敢全体罢工，气得暴跳如雷。馬上命令四个科（准备、梳紡、机織、整染）的科長們叫工人复工。四个科科長来了，碰了一鼻子灰。后来，这位总办采取了軟拖的办法，企圖在三天內拖垮罢工。又不成，他就拿出了军队收集殘兵的老办法——解散重編。

第四天头上，李总办通知工人进厂关餉。“关餉？还没到时候怎么会关起餉来？”大伙悶着葫蘆来到了厂內小樓前。誰知老爷們已經先期出場了。就像演戏一样，曹錕十三师軍需兼本厂副官李孟久杀气騰騰从后面冲出来，手捧布告厉声念道：“你們工人，無故罢工，并且結队砸毀警察所，本总办非常惱怒。对你們工人，全体槍斃犹不足泄其恨……。”好家伙！接着他指手划脚像瘋狗一样吼道：“想要增加工資，沒那么容易！誰要是再鬧罢工，就按軍法制裁！”最后他代表李总办宣布：“工厂停工，工人全部解散。”并且威胁工人說：“想干的，以后再來上班。不想干的，請便。”大伙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心里一怔，人人惱火，但是大部分人被他这末一下子就吓唬住了，敢怒而不敢言。胆小怕事的开始走过去領餉包，然后一声不响地出厂了。有些人迟迟不动步子，他們恨不得抓过那个副官揍他个鼻青臉腫，可是眼看会場的人已經快走光了，只好忍痛往發餉桌走去。

罢工就这样結束了！工資未漲，老鍾未动，搜腰还是照常。工人的要求一条也沒有实现。連梳紡科的那位吳科長和滿技师也被李总办撵了出去。而李总办却在解散工人的当天晚上，暗地收买了几个工人和工头，把他們提升为技师，工目，然后要他們分头找本地工人复工。三天过后，厂門口貼出了一張招工布告。这批受到尝識、甘心为李总办效劳的工賊們又到各家把工人找了回来。而

那些在这次罢工中起主要作用的外地人，包括李春亭在内，实际上都被开除了。

軍閥統治者的手段就是这样狡詐！这次罢工遭到完全失敗。

要找一找失敗的原因，軍閥的鎮压当然是主要的。但是咱們是不是坚持斗争了呢！那个时候，正是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各地工人兄弟們十分坚决地和軍閥斗争，像有名的二七大罢工、香港海員大罢工等等，有的获得全胜，有的虽然是最后失敗了，但曾經經過長期的坚持，对全国工人的斗争起了鼓舞作用。可是咱們呢，一听軍閥統治者宣布解散，就被吓唬住了，各人領了餉包就走，一听有人叫复工，就赶紧回厂了，誰也不管誰，再也沒有斗争。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看起来，問題就很清楚了。第一、人家那兒呀，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干的。咱們沒有得到党的直接领导，所以沒有远大的方向，沒有坚强的领导，甚至連一个組織都沒有，还是一盤散沙；第二、受了半工半农的影响。当时，咱們厂工人有70%是半工半农。既然一半是农民，就有許多小农意識，比如眼光短啦，保守啦，只顧自己啦，等等；再說，既然是半工半农，生活来源就不單純是依靠工資，有了后路，所以，大伙就不能坚决地、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軍閥統治者为什么能輕易地鎮压了这次罢工？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这次罢工就講到这里。下面咱們再回头說一說罢工以后那段时期軍閥統治者对于工厂的掠夺和破坏。

一九二〇年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欧洲狼狗又把它們那血紅的舌头伸进中国来。进口毛織品数量接近了战前水平。这一来，北京西河沿銷售所的生意日漸蕭条，軍閥統治者的財源被强盜們劫去了。此后，工厂的統治者們要想發財只有从家底上打主意。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工厂一連換了六个总办，这些家伙到任以后，就知道搜錢，他們的办法是卖庫底。李春膏临走时，

庫存呢子有七八百匹，這六個總辦就一點一點地往外賣，賣不出就拿呢子做抵押，向銀行借款，到最後那個王總辦的時候，庫存的呢子只剩一二百匹了，差一點沒連地皮賣了出去。

這六個總辦統治期間，馬達很少轉動，當然不會有什麼產品，不過他們並沒有忘記奴役咱們工人，比如左總辦時，工人們被命令去修馬路，修花園，後來又叫工人上樹砍樹頭，說是工廠的樹太高，枝子太多，坐飛機從天上照像不好看。左總辦把這叫做甚么“摘帽”，真是天下奇聞！

一九二四年以後，因為對工廠的掠奪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工廠完全陷於停頓，三年沒有開工。到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軍政部把它接收過來，改名為陸軍部第一制呢廠，才又開工生產。廠長周亮是蔣介石的人，副廠長楊玉山是閻錫山的人。不久閻錫山發動政變，周亮跑了，工廠由閻錫山接管，楊玉山任廠長。閻錫山失敗之後，楊玉山逃走，工廠又停工幾個月。楊玉山臨逃時，曾經派來一輛汽車來廠劫運呢子。工人們發覺了，和幾個技術人員一起，扎破汽車的輪胎，把汽車扣下了。這邊，汽車被扣不能動，那邊，據說楊玉山站在火車上急得直搖頭。火車開動了，這位總辦羞惱之餘，只好對着工廠大罵一通，算是解恨。

四、好一個狠毒的吸血鬼

說別的，蔣介石國民黨不行；說剝削人民、統治人民，那是國民黨的拿手好戲。一九三〇年，楊玉山逃走后，國民黨軍政部又馬上把這個工廠抓到手裡，把它變成自己的軍呢軍毯供給廠，同時把工廠的組織按照軍需工廠編制全部改編。從此頭兒們都戴上了大沿帽，掛上了武裝帶，什麼上校啊，中校啊，上尉啊……，工廠馬上變成了陰森森的軍營。

在這以後，一直到日寇占領以前，廠長一直是張乃恒。那時期，

正是国民党加强白色恐怖、瘋狂进攻紅軍根据地的時候，国民党軍隊需要軍呢數量日益增多。為了完成這個反动任務，張乃恒施盡了種種手段，殘酷地壓榨咱們。

楊玉山當廠長的時候，每天是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時，張乃恒走馬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認為“原定編制分三班工作，殊非愛護機件之道”。把工作時間改為二班，每班十小時，這樣，就讓咱們工人每天給他多千兩小時的活兒。

接着張乃恒大耍下馬威。瞧見那個工人不順眼就開除。叫做什麼“對於動作紆緩者遞加淘汰”。梳紡工人劉桂增到馬力房瞧瞧表，被撞上了。“好小子，不干活兒出來磨時間！”手一揮，得，劉桂增就被開除了。另一天，在準備部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廠長傳下來一個命令說，細呢里出了粗毛，廠長要追究責任，命令準備部全體工人，每人擇一堆毛，听候廠長親自檢查。倘若發現那一堆里有一根粗毛，開除不赦。準備部的工人听到這個命令後，就憋着一肚子氣坐下來擇。擇呀，擇呀，幾乎是一根根的過手，待一會張乃恒果然來了，他瞪着圓溜溜的眼睛，一堆一堆地翻。一堆過去了，兩堆過去了。突然，在一個堆里被他抓出來一根粗毛。張乃恒拿着這根毛，對着工目直翻眼睛，厉聲說道：“你說沒有了，這是甚么？”工目鄭麻子想解釋一下。“報告廠長，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要求這些堆里一根粗毛也沒有，這怕……怕太高了吧！”“豈有此理，竟敢跟我对嘴，都給我滾！”就這樣，為了一根毛，鄭麻子和那個工人都被開除了。

開除工人，在那時成了家常便飯，不僅廠長有這個大權，連下面的科長、技師也有這個大權。結果弄得工人們整日提心吊膽，深怕窩窩頭翻了個——丟了飯碗。請看張乃恒的這頓下馬威耍得多厉害！

此後，張乃恒開始使用種種制度加強工人勞動強度，這一點很突出。過去的總辦，要想多剝削點，辦法就是延長勞動時間，剋扣

加班工資。張乃恒不同，他仗着自己懂技術，下面又有許多技士，成立了什麼“工作效率委員會”，“技術研究委員會”，大搞所謂“研究”。製造種種制度，使工人多作工，少拿錢，多干活，少休息。李祖琦（是高級職員）的“研究”論文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說明這些“委員會”對於壓榨工人的“研究”是怎樣無孔不入。他寫道，工廠產量的高低，依靠工人的勞動。如果一刻鐘內生產退減一分，日積月累，工廠就要受到很大“損失”。所以他要張乃恒“非注意工人不可”。要詳細研究工人的工作時間有無虛耗，一定要一分一秒也不放過。

經過這些委員會的所謂“研究”，結果怎樣呢？形形色色的壓榨咱們工人的制度都出來了。吃飯有制度，每頓不能超過十五分鐘（實際上連十五分鐘也沒有），只能邊干活邊吃飯，拿着涼窩頭連着毛碴兒一起咽。大小便也有制度：要跑到帳房領牌子，大便限定五分鐘，小便限定兩分鐘。上下工有工折制度、名牌制度。還有什麼“職工、藝徒上工後，應即工作，不得故意拖延，致誤生產；下工時如所餘工作無多，雖經鳴笛，亦須做完方得出廠”的制度。

進廠門的制度更嚴格。“工人進廠以不超過五分鐘為原則，超過五分鐘以外，十分鐘以內者，罰本日工資四分之一。過十分鐘以外二十分以內者，罰本日工資三分之一。過二十分以外，三十分以內者，罰本日工資二分之一。過三十分者不準進廠。”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懲罰制度：記過、罰薪、降級等等。工人們被這些臭制度折磨得痛苦不堪。

張乃恒的嘴臉是這樣丑惡，但是他却要冒充好人，實際上這也是他加強工人勞動強度的一個手腕。他的辦法就是拿出幾個糖球欺騙工人，可惜，當時有許多人竟被他蒙混住了，這裡咱們就給他揭揭底。

張乃恒拿出來的第一個“糖球”是所謂“獎勵”。什麼年獎啊，月獎啊，特別獎啊，听起来似乎好听，然而大伙想想，黃鼠狼給鷄拜

年，他能有好心眼嗎？所謂“獎勵”，實際上不過是個魚餌，要釣咱們工人上鉤，為他多賣力氣。再說獎金是從哪兒來的呢？張乃恒也好，軍政部也好，真的會掏腰包？說穿了就明白，那無非是從工人那里罰來的，也許是你上個月的罰金。然而就廠方說，靠得住罰的總比獎的多。舉個例子吧。廠方規定一年不請假的有“獎”。“獎”多少呢？三天工資。而盧玉因為剪呢子出了毛病，一次就罰五天工資。所以張乃恒做的這個獎懲買賣，顯然是大賺其錢的。

張乃恒的第二個“糖球”是所謂“改善”勞動條件。是的，在他來後，多安了幾個小馬達，設立了一個所謂“衛生所”。但是張乃恒是為了什麼呢？在給軍需署拍的电報里，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這樣做是“深恐其內顧多憂，影響工作”，是“為使其安心供職”。可見，他的目的還是為了多得一些東西，向上司邀功。現在再看看當時的安全設備是個怎麼樣的情況，防電設備一樣沒有。開機器的安全設備也一樣沒有，一個姓丁的整染工人曾掉到蒸汽機里，差點沒被壓死。織科工人卞玉被牙輪壓掉了指頭。這樣的事舉不勝舉。準備部的情况更是糟糕。毛又髒，味道又難聞。特別是秋毛，聞了令人作嘔。這還不說。每當去土機開動，塵土滾滾，又是毛，又是灰，弥漫全屋，噲得人够受。開去土機的人不用說更难受。所以一次只能開半個鐘頭。他們沒有工作服，只好找個大布袋，搗通底子，旁邊開兩個口，拿來當罩衣穿，由於終年工作，在毛里、灰里，吃够了毛和灰，準備部的工人，大部分人都得了咳嗽病。開去土機的人更加厉害。例如有一個人一咳嗽起來頭甚至要碰地，另一個原來身體挺棒的中年人，干了二年突然得了吐血病，不到兩年就死了。這一些，張乃恒難道不知道么？如果他真的關心工人，為甚么不設法改善改善？再說衛生所，連病室都沒有。名義上在城里联系了一個醫院，說是傷重的送那兒醫療，實際上能有幾個人享受到這種權利？病傷輕的，憑衛生所給點藥，照样工作；

病伤重些的，只好請假回家。可是假期还有限制。以上还是因公病伤。至于一般害病，要請假还照扣工資，更只有自認倒霉了。这就是張乃恒对工人的“关心”。

張乃恒的第三个“糖球”是开什么全厂員工会呀！在一塊摸彩呀等等，用来向工人表示，好像工人和統治者在工厂里地位是平等的。这更是騙人的把戏。咱們随便翻翻他的厂务會議記錄，就能看到許許多多不合理的專門限制工人的制度。例如“职工(指工人——編者)、艺徒晚間放工后及休息日不准入工厂。”“职工、艺徒下工出厂时，檢查員得檢查之。”还有这样一回事，厂里要办厂务季刊，編輯室訂了一个“办事細則”，其中有这样一条：“凡本厂职員工徒，皆有投稿之責。”这原是一句空話。被剝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工人，連笔都提不起来，还能投稿？然而就是这句空話也使張乃恒感到有伤大雅，特地在厂务會議上郑重議决修改，把“工徒”二字一笔抹掉。

又硬又軟，一边是高压，一边是利誘，張乃恒一到任就用这种种手段竭力榨取咱們工人身上的油水，为主子尽忠。一九三〇年三月也就是开工以后的第三月，月产量就由三万多碼上升到四万六千碼，到年底达到了五万碼。

一九三二年，国内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抵制外貨热潮。張乃恒抓住这个發財机会，就在“提倡国貨”的幌子下，利用完成軍呢生产的空兒，叫工人为他生产商品。根据毛紡工業報告書材料，当时生产的商品种类有花呢、嘜嘜、直貢呢、华达呢、細呢等，一九三五年統計，年产商品达十七万碼。这样張乃恒就为軍政部榨取了更多的錢，而他本人的腰包，当然也是漲得鼓鼓的。

一九三二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进行反人民的內战，需要更多軍呢，同时普通商品銷路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榨取到更多的产品，光靠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已經不够了。張乃恒又玩

出了新花招。

首先是延長劳动時間，把每班時數延長到十二小時，實行“六至六制”（就是頭個六點上班，第二個六點下班）。這就更苦了工人。住家離廠較遠的，必須四、五點鐘就起床，到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回去。而那些還要在上工前、下工後耨地的就更甯提了。當月亮還在當頂的時候，他們就下地了。晚上要等月亮升起很高，才能回來。這樣兩頭不見太陽，時間久了連小孩也不認識他爸爸了。“六至六，更難受”，這句口謠正反映了工人的痛苦心情。實行“六至六制”以後，軍政部已把工資由六元五角——十二元增加到八——十五元。可是狠心的張乃恒不向工人宣布，瞞着工人，獨吞這筆款子。工人們忍無可忍，終於在一九三三年春爆發了一次全廠性的罷工。

罷工是發生在一個早晨，頭班還沒有下班，上二班的人因為害怕遲到急急忙忙往廠里來。天很冷，還刮着大風。可是跑到廠門口，衛兵無論如何也不開門。大伙憤怒極了，決心不上班了。本來，那些日子因為劳动十二小時問題、工資問題，誰心里都憋了一團火，這下子等於點了火藥綫。大部分人並沒有回去，他們來到了西燒鍋大坎地，商議罷工。當下提出三個條件：一、實行三八制，二、增加工資，三、必須在大門旁為來上班的工人蓋個休息室。天要亮時，四個技士來了，張乃恒也帶着衛兵坐着小汽車隨後趕到。先是這四個技士對大伙威脅一通，不頂事。後來張乃恒假惺惺地出來說：“有什麼跟我談好了。別的条件都行，至於增加工資，這是個大問題，我還要向南京軍政部請示。”大伙以為張乃恒真的答應了一切條件，也就復工了。事後，張乃恒開除了那個衛兵，蓋起了一個小小的休息室。又過了七八個月，工資才增加到八元——十五元。張乃恒被迫答應了工人們提出的部分條件，這是罷工鬥爭的勝利。但是十二小時工作制並沒有取消。而在工資問題上張乃恒

又大大地欺騙了工人。工資增加到八——十五元是軍政部早就通知了的，他事先不向工人宣布，事後又借口請示，扣了几个月，从这里面吞的錢不知道有多少，然而这次他却裝成好人。从这些地方我們可以进一步看到張乃恒是多么陰險。他的豺狼本相終於暴露出来了，这次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焦德風被开除，宋奇等三人則被逼走，不就是他干的嗎？

加班再加班，这是張乃恒玩的另一花招。一九三六年六——九月，为了强迫工人完成月产六万碼呢子的任务，三个月的星期天几乎全部加班，一个月只倒一次班。有一个老工人描述当时的心情說：“盼呀，盼呀，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可是一出車間，門前的那塊熟悉的牌子：‘明天星期天，加班，不休息。’就象一盆凉水迎头潑来，令人心凉。”这也反映了一般工人的心情。用这种大量加班的办法，張乃恒从咱們身上榨取了不知道多少血汗，当作加班費發給咱們工人的不过是其中的一滴兩滴而已。然而却有許多人看不出，以为張乃恒發加班費沒有甚么花招，还不知自己是在受着更大的压榨。

張乃恒这个反动透頂、死心塌地为蔣介石效劳的家伙，就是这样按照国民党軍政部的旨意，一步加紧一步殘酷地吸吮咱們的血，并且拿咱們的血去換取他的“功劳”。因为他压榨咱們“有功”，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沒有多久就被提拔到將軍的宝座上去了。咱們的血汗成了他的进身阶。

張乃恒从咱們身上吸了那么多血，为什么还有許多人辨不清他的真面目呢？这是因为張乃恒用小恩小惠从經濟上把咱們麻痹住了。这一时期咱們的反抗斗争不激烈，虽然与全国形势（处在白色恐怖时期）有关，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这里。这是一条教訓，說明沒有党的直接领导咱們階級覺悟很难提高，看不清方向，就容易受欺騙，就不能翻身。

五、紅旗帶來了抗日之聲

和加強經濟榨取的同时，張乃恒時期對工人的統治也加強了。統治的辦法很巧妙，不是派兵駐守，設警鎮壓，而是培養一些工賊，用本地人統治本地人。張乃恒時期技士共十三个，對那些外來的技士們，張乃恒只讓他們負責一般技術工作，而把“教導”工人的大權特地交給四個工賊——織科技士胡玉、梳紡技士高福、整染技士邵良友、梳毛技士李應川。這些傢伙，狐假虎威，胡作非為；一個個活像土皇帝。工人罵他們為“長蛇、獭蟬、狐狸、黃鼠狼”。他們能夠一揮手開除工人，或是記過罰款。要是得罪了他們，就給你小鞋穿。找個岔兒撞你走，處罰你，或是該升級不給升級。但是反過來，如果逢年過節，你給他們送上几斤豬肉、袋把洋面，那甚么話也好說了。見面時臉也不板得那末嚴了。所以這些人年年都要榨取到大批禮物。

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這些工賊除了抓緊工目以外，還在工人中間拉攏一批耳目。有了這批耳目，工人中間發生的事，張乃恒都能知道，所以工人們的活動就受到很大限制。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蔣介石雙手把東北捧給日寇，隨後又讓日寇的魔爪步步南伸。這種可恥的賣國行為，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切齒痛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各地工人、農民、學生、商民和愛國知識分子紛紛行動起來，指責蔣介石的罪惡，要求抗日，而蔣介石在人民的愛國行動面前採取甚么態度呢？封鎖消息，禁止活動，不准人民抗日。清河制呢廠就是一個例子。日寇侵略東北的消息，張乃恒從來不向工人講，也不讓工人知道。但是賣國行為是掩蓋不住的。附近清華大學的進步學生們在地下黨領導下，打起紅旗到這兒來宣傳來了。工人圍成了很大的圈兒，聽他們演講。這些進步的同學們流着熱

泪向工人们讲述东北淪陷的消息，揭穿蔣介石卖国行为，最后振臂高呼：“我們不能作亡国奴！”工人们听了，心头上感到無比的难过和憤怒。难过的是日寇正在蹂躪咱們东北的同胞，踐踏东北大好山河；憤怒的是蔣介石可耻卖国，大伙暗地痛罵蔣介石。后来，每当碰上清华学生来宣傳，他們都要去听，听的人越来越多。張乃恒見这样下去，深恐工人觉悟提高了，对自己統治不利。就下令保衛队不許清华学生进厂，并在門口高高挂起“謝絕參觀”的牌子。一見清华学生来了就把前門紧閉，叫工人从后門走。不讓学生和工人接触。可是进步的学生們还是不断地来，一二十人一伙，不讓进厂，就在厂外貼标語，站在厂門西边桥上、坎地上向工人宣傳，張乃恒又命令衛兵攆，但同学还是經常不断地来，在离厂稍远一些的路旁，迎着上下班的工人聊天，也貼标語进行宣傳。張乃恒再無計可施，又叫那几个工贼出来活动。每当清华同学去宣傳时，这些坏蛋就贼头贼腦地往人堆里挤，看到了哪些人听講，回来就收拾他們。

經過清华进步同学的多次宣傳，咱們工人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一方面表現在工厂被日寇占領后，工人始終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当时工人的情緒上，当时一般工人虽然由于統治的严酷，很难有所活动，但是从此便对蔣介石有了个初步認識，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特別應該提出的是有些工人象田恒、唐文生、王偉、刘煥文等經常到清华大学去联系，并且在工厂內秘密散發傳單，說明这些工人觉悟已大大提高，可惜具体情况已难了解。据說田恒后来被开除了，那以后張乃恒甚至不准工人三三兩兩在一塊交談。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防范就更严了。

蔣介石对日寇可說是有求必应，但是日本强盜的貪欲是沒有止境的，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桥事变以前，日寇占領了整个东北和大片华北地区。交通中断了，主要原料产地丢失了，蔣介石在清河的这个为其反动军队服务的軍呢供給厂，不得不陷于癱瘓状态。

第二章 在日寇統治下

(1937.7—1945.8)

一、工厂落到侵略者手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法西斯强盜在北京西南的盧溝桥，向中国军队發動进攻，盧溝桥的炮声震动了全中国，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地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蔣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大片土地送給敌人。不久，日本鬼子的魔爪伸进了清河。野蛮的侵略者在清河北头用机枪射死了咱們几百个同胞，燒毀了安宁庄农民剛打下的粮食，还到处强占土地，强奸妇女，燒毀民房……無惡不作。咱們工人个个恨透了鬼子。

七月二十九日鬼子强占了咱們工厂，把咱們工厂变成他的軍需工厂。讓“滿蒙毛織株式会社”(日本毛紡資本家壟断組織)代为經營管理，这就是所謂“軍管理”。从此，鬼子就用咱們厂專門生产軍毯，供給他那支屠杀中国人民的军队。

为了这个罪惡的目的，日本鬼子貼出了招工布告，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又設法挨門挨戶地催咱有技术的老工人回厂。

誰願意为鬼子干活？誰願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豺狼的嘴里？可是，生活的苦难逼着許多人不得不这样做。咱們清河鎮这一帶的工人、农民因为長期受着工厂主、地主、高利貸者的殘酷剝削，生活本来就够苦了，这一陣子，加上鬼子的瘋狂掠夺，家家户户更加难以維持。所以，在实在沒有办法的情况下，一部分老工人，只好硬着

頭皮回到工厂，許多做父母的，也只得含着眼泪將心爱的兒女送进工厂。鬼子用全副武裝强迫工人进行整修工作。

一九三八年初正式开工生产。鬼子只要軍毯，对机器毫不愛护。五十八台織机，經常有十台被损坏停机修理，鬼子又把不适宜織軍毯的机器全都給改裝或換掉。比如把四台提花机、四台紡紗机，都擱在倉庫里，將八台五連式梳毛机改为三連式或二連式。生产是一团糟，一般每月产軍毯一万二千条左右，有时每月只产六千条左右。質量更甬提了，正像許多老工人說的：“鬼子时織的哪里是毯子，是大麻袋。”那个时候，咱們厂約有七百个工人，50%以上是老年妇女和十岁上下的兒童工。

野蛮的侵略者使用殘暴的手段强迫咱們工人給他当牛馬。工厂成了監獄，鬼子在四周筑起了崗楼，架上了电網，在厂內設立了一支由数十人組成的警备队，日夜巡邏放哨，監視工人的一举一动。在南門旁还有一間陰森可怕的小黑屋，里面有皮鞭、辣椒水、杠子……刑具，这是鬼子專門用来拷打咱們工人的“警备室”。又养了一群凶惡的狼狗准备随时咬咱們工人。

为了監視工人劳动，每个車間里都有一兩個鬼子，这些狗东西对待咱們工人动不动就是拳打脚踢。梳紡科的鬼子科長四本更是毒辣，常在晚上躲在窗口下面，用他的賊眼往里瞧，發現誰的動作稍慢或是泡蘑菇，就走进車間，劈头劈腦地就是几个耳光，然后問道：“你的知道沒有？”又是重重地几下，直到听到回答“知道了，”才惡狠狠地走开。

鬼子还狂妄地以征服者自居，把咱們中国人当亡国奴，任意蹂躪。他强迫咱們工人在进厂門的时候，向他的門崗行九十度鞠躬礼，他强迫咱們在出厂門时，在車間和厂門附近排兩次队，挨个受他二次搜查。而在搜查女工时还要任意侮辱。他常常騎着馬橫冲直闖。有一次把一个女工撞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鬼子还拿咱

們工人当作娱乐工具，强迫工人跟他摔跤，工人只能败不能胜，胜了就得挨揍，只好任他蹂。

鬼子知道这样还不能巩固统治，就从中国人里找帮凶。第一是收买工贼，第二是勾结地主，第三是利用封建会道门。

鬼子从东北带来了头号走狗王寿隆，叫他在梳纺科当技佐，又收买了本地工贼李贵、傅松清、耿华、戚有德等十几个人。为了让他们死心塌地为己效力，鬼子给他们以“日本待遇”，他们一个人的工资比咱们几十个工人的还要多，他们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鸭、鱼和肉；每人每月还有四袋配给面粉、三百斤煤和许多香烟。鬼子还让他们任意压榨、毒打和侮辱工人。

这些卖国贼，成了厂里的第二等人物，他们依仗鬼子势力，毒打咱们弟兄，强奸咱们的姊妹，扣发咱们的工资，……就拿王寿隆来说吧！他为了讨好鬼子，竟丧心病狂地入了日本国籍，取了个日本名字叫“西桑”，仗着鬼子的恶势力在咱们厂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对待工人分外残暴，常骂道：“你们中国人就不能当人看，只能当牛马使唤。”他私立刑堂，任意毒打工人，有个老女工霍祿，被他打得精神失常，一听到王寿隆讲话就发抖。在梳纺车间，王寿隆活象个阎王，发现谁对鬼子和自己不满或者泡蘑菇时，就想法子迫害他。他还常常强奸咱们的姊妹，有一次强奸了一个女工后，还交给她一支枪，要她打死自己的丈夫。除此以外，王寿隆每月总是要把咱们的工资扣十天再发；配给面粉时，他一人拿去七袋；工人三人分一袋；发给工人油时，每斤他要扣二两。逢年过节他还逼迫工人给他送礼。而这些还满足不了他的贪欲，每月他还要打跑几个工人，以便吃空额。所以一提到王寿隆，工人们无不咬牙切齿。其他大大小小的工贼，也在各个车间横行霸道，成了日本鬼子统治咱们工人的帮凶。

除了厂里的工贼、汉奸以外，日本鬼子还勾结清河农村中的地

主。讓這批狗地主仗着鬼子的勢力霸占咱們的土地，借着幫鬼子征收苛捐雜稅向咱們敲詐勒索。

日本鬼子還利用反動會道門控制咱們工人。鬼子派八個一貫道頭兒、日本特務朱志在咱們廠發展道徒，宣傳什麼“一切要聽天命，安分守己”，“今生受苦是命不好，要生活得好就得入道修行”等等，來欺騙和麻痺咱們工人，叫咱們永遠替鬼子當牛馬，甭反抗。

鬼子就是用這種手段，把咱們工人推進了“人間地獄”。

二、人間地獄

在鬼子野蠻的軍事統治下，咱們清河制呢廠哪里還像個工廠，分明是一座“人間地獄”。在這裡遍布電網、崗樓，戒備森嚴，四處閃着刺刀，一切顯得那麼陰森可怕；在這裡鬼子活像閻王，漢奸狗腿子活像牛頭馬面；在這裡機器聲總是和慘叫声混雜在一起，不時有掉胳膊斷腿的工人被抬出去；霍亂、痢疾、傷寒等傳染病猖狂流行。從這裡走出去的工人個個面黃肌瘦，好像皮包骨的人燈。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手製造出來的。鬼子在這裡欠下無數血債，咱們要控訴，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

野蠻的拷打

在那苦難的歲月里，全廠七百多工人，哪一個沒有挨過鬼子的打，警備室里，哪一天斷過被拷打的慘叫声？

野蠻的鬼子除了經常拳打腳踢咱們工人以外，還使用種種慘無人道的手段迫害咱們：狼狗咬、皮鞭抽、壓杠子、灌辣椒水，跪雪地、跪刺刀、游街……。工人馬信曾被鬼子剝光衣服綁在今天文化廣場附近的楊樹上，叫五條又高又大、牙齒銳利的狼狗咬，咬得全身沒有一塊好肉，鮮血直流，昏了過去。接着還把他開除了。工人倪德江因為生活所逼，“偷”了點棉紗被搜查出來了，警備隊把他帶

到警备室里，鬼子和翻譯兩個人一起拷問他，問一句，打一陣，一直打了半个多小时，倪德江的臉被打腫了，凶惡的鬼子還不甘心，又強迫他在全廠游一圈。整整一天，倪德江沒吃一粒米，沒喝一口水，回到家后，第二天就病倒了，一病就半年多，連頭髮差不多都落光了。

還有一次，女工倪秀文為了活命，製造假飯票被老狗熊——日本警衛隊山本發現了。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早晨，老狗熊強迫倪秀文光着上身，下身只穿一條小褲衩，抱着一桶涼水跪在雪地上。天是那樣冷，風是那樣緊，雪和涼水又是那樣冰人，倪秀文被折磨得不省人事，而黑心腸的鬼子正是要用這種殘酷的刑罰來殘害咱們工人。

鬼子就是這樣殘忍！鬼子就是這樣毫無人性！八年來在他們那沾滿血污的手下，有多少人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肉模糊？有多少人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有多少人慘遭喪命？有多少人至今仍帶着大大小小的傷痕？鬼子的這筆血債算不清，算不清啊！

吃人的機器

鬼子整天盤算着多生產軍毯，好為他擴大侵略戰爭服務，工人的死活他根本不管，這些豺狼認為：“三條腿的蛤蟆沒有，兩條腿的活人有的是，死了幾個中國人算不了什麼。”所以根本沒有什麼安全設備，車間里陰沉、昏暗，髒得發臭，在夏天熱得像蒸籠，鬼子還不准工人打水喝，要是見了誰去喝水，便馬上凶狠地走過來抓過你的水罐就往地下摔，或是恨恨地打你一頓。熱、累、渴使人頭發昏、眼發黑，常常因此昏倒在地。進車間就好像進閻王殿，工傷事故不斷地發生。手脚擦傷的不算，每年傷筋動骨的總有一百多人。出了事故，沒地方醫，也沒錢醫，輕傷只有挺着，重傷只得等死。老孫榮的左眼就是被鬼子、漢奸弄瞎的。一九三九年，五十歲的修

理工孙荣，在梳紡車間修理走錠紡紗机，冷不防鋼絲戳进了左眼，倒在地上痛得翻滾，他向汉奸王寿隆要求請假回去医治，没人性的王寿隆硬說：“不碍事，”說什么也不放他回家，孙荣只得咬着牙，忍着痛，一直熬到下班。但没有錢，不能医治，又拖了几天，好容易借到錢到医院去治。他多么想治好呀！但听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你的眼睛已經不会好了。”过了十几天，医院里来了个日本医生要給孙荣治，还叫一百多人来看他动手术，这个医生并不是真的想給工人看病，而是想拿孙荣的眼睛，作为他的試驗品。剛强的孙荣死也不做鬼子的試驗品，坚决不答应，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以后虽然去天桥看了一次，但因眼睛已經化膿，不久，左眼就瞎了。

工人韓致佩的惨死，老工人至今还記得清清楚楚。有一次車上的皮帶掉了，因为鬼子規定往天軸上挂皮帶时不准停車。韓致佩只好开着車挂，一只手臂便被机器咬掉了，痛得他当即昏了过去。从此韓致佩不能再開車，只好做些零活，因而工資就拿得更少了。生活逼得他走投無路，不得不去“偷”些东西。有一次“偷”了些棉紗，慌慌張張地正要从工厂西牆角下爬出去，沒料到鬼子在那里安上了电網，一下子就触了电，韓致佩就这样活活地被电死了。

老工人也不会忘記連丙清的脚步是怎样变成殘廢的。一九四三年四月里的一个深夜，梳紡科工人連丙清，白天干了十二小时活，只吃过两个混合面的窩窩头，已經累得精疲力尽，头昏眼花，但为了給年老的媽媽掙两个窩窩头，他不得不打連班，再干二十四小时。在凄惨、昏暗的梳紡車間里，一股陰森森的凉气逼人，窗外的春雨滴滴溶溶地下个不停，飢餓、劳累、困乏在折磨着他，正当他手拿砂板磨車时，他想小便，迷迷糊糊地，机器沒关上，車輪还在轉动，剛要离开，他的双脚一下子被帶进了大西林（梳毛机上的主軸），一声惨叫，惊动了全車間的工人，大伙慌忙奔跑过来搶救，这时他的兩脚被牙輪咬得血肉模糊，露出軋碎的骨头，他已痛得昏了

过去，幸而救得快，不然性命就完了。看了这般情景，大伙顿时流下了悲愤的眼泪，但王寿隆却说：“你们早就该死，你们开车的故意捣乱。”大伙听了恨不得当时就宰了这狗工贼。大伙不顾鬼子和狗工贼的阻挠，把连丙清送到了鬼子的后方医院。但鬼子的医院根本不把咱们中国工人当人看，说：“你们工人早就该死。”连丙清一个人躺了三天三夜，痛得叫爹叫娘，也没人来理睬，只有烧开水的工人，偶而给他点水喝，照顾照顾。三天后，脚上已经生蛆了，鬼子始终没给他好好医治。直到解放后，拖了六年的伤才给治好，但至今走起路来还有点一跛一拐。

家破人亡

鬼子逼着咱们每天从早晨六点上班，一直干到下午六点，还经常加班加点，加一班十二小时，连着干下来就是二十四小时，有时甚至连干三十六小时，所以平均每天就要工作十六到十七小时。

干这么多钟点的活，每月的工资只能买二三斗老玉米，加一班（十二小时）也只给两个又冷又硬的窝窝头，这样重的剥削，鬼子和汉奸还不满足，又想了许多办法，榨取咱们工人血汗！比如：规定上班前半小时必须把自己的姓名牌翻过来表示上工，如果忘记翻了，这一天就算白干，不给工资。鬼子、汉奸还和奸商勾结起来，每到关餉，清河镇上物价就必然上涨，平时可买三斗粮，这时只能买二斗或一斗。此外还有种种苛捐杂税，约占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咱们工人工资本来就少得可憐，再经过鬼子汉奸的层层剋扣，实际到咱们手里，最多只能养活自己半个月，更甭说养活全家啦。

日本鬼子刚来的时候，咱们工人一天还能吃得上两个棒子面做的窝窝头，以后就越来越苦，咱们工人尽吃混合面，这是由五十多种草根、树皮、花生壳、豆壳配成的，里面还有人头发、牲口毛，这样的窝窝头，咽不下去，可是为了活命，又不能不吃。为了好咽一

点,为了消化得慢一点,有些人就“偷”和毛用的花生油炸着吃。不久这事被汉奸王寿隆知道了,这狗贼施出了天絕人性的毒計:偷偷地在花生油中放了硫酸,害得一些人中了毒。

有一次粮倉着火了,鬼子就把燒焦了的玉米磨成面,做成窩窩头給工人吃。里面还有死蒼蝇、虫子。吃了一个来月,十个人有九个拉肚子。有时連混合面也沒得吃了,只得挖野菜、吃榆树叶。鬼子把掠夺来的粮食、食油等日用物資,大批大批地运往日本,供給他們的軍隊,同时却一再限制咱們中国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量,实行配給制。冬天沒有煤燒,油、鹽、煤油等經常买不到,有时候每月每戶火柴只配給三十根,不够用,大伙就只好用“火鏟”取火。穿的更甯說了。許多工人在鬼子統治的八年中沒有添过一尺布。

吃的是混合面,又常喝不到开水,加上蒼蝇、蚊子到处乱飞,又髒又臭的羊毛中帶有各种傳染病菌,每到夏天,全厂至少有一半工人拉肚子,有的上吐下瀉,害了病还不敢講,因为害怕被鬼子認作霍乱,扔到石灰坑里活活燒死。到了秋天全厂約有70—80%的工人鬧痢疾。生活的折磨加上疾病的摧殘,使許多工人失去了健康。

日本鬼子把侮辱、劳累、貧困、飢餓、疾病……人間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咱們工人头上,夺去了咱們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扼杀了咱們多少兄弟姊妹!数也数不清,算也算不尽!听听咱們現在的工会主席——老工人李桂的控訴吧!

“我全家七口人,弟兄五个。我十四岁进厂,后来十二岁和九岁的弟弟也到厂里来了。爹做小买卖,又租种了十几亩地还不够吃。一九四五年,二弟被鬼子吓得生病,因为沒錢治,耽誤了一个多月,回家第五天就死了。死后家里根本沒錢买棺材,用席一卷就埋了,过后被狗吃啦!随后,我胸前長了一个大疙瘩,我爹心痛我,怕我和二弟一样。一着急,他的痢疾更重了,又沒有錢治,病了四十多天

就死了。沒錢買棺材，我媽到鄰居那里磕頭，央告大家幫忙，总算湊錢買了個‘大火匣子’，把我爹埋了。爹死后，我家更慘了，沒糧食吃，我媽抱着妹妹帶着五弟到紅山口要飯去了。三歲的小妹妹也拉上痢疾，在家里沒錢治，我有病，沒法照顧她，她病了三個月就死了。唉！鬼子時的苦難是說也說不盡呀！”

老工人也永遠不會忘記連丙清一家的悲慘遭遇：他的爹媽年老不能干活，家中還有一個姊姊，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都靠十五歲的連丙清一個人在工廠勞動維持生活，那時候，單靠一個人做工怎麼行？她媽沒辦法，只好把他的姊姊嫁出去。接着，十一歲的妹妹也上廠做工。她年紀小，一天干十二個鐘頭，又累又餓。干了三年把她折磨得不像人樣。媒婆對連丙清的媽媽說：“閨女在你家活不成，不如給嫁出去吧！要錢給你錢，要老玉米給你老玉米。”賣兒女就是割掉連心肉，但有什麼辦法呢？只好收了二石老玉米把女兒賣了出去，儘管這樣，全家還是天天挨餓。弟弟和小妹妹每天在廠門口等着連丙清要窩窩頭吃，有時連丙清加班，不能出廠，他們就在村里討飯吃。有一天連丙清忍餓干了二十四小時，拿着四個窩窩頭，剛出廠門，瘦得皮包骨的弟妹就迎着叫：“哥哥！窩窩頭拿來了嗎？”說着就想把他手中的四個窩窩頭全吃了，做哥哥的哪有不心疼弟妹呢？看着餓得沒有一點血色的小臉，連丙清心想，就讓他們吃個痛快吧，反正四個窩窩頭也不算多，但又想到家中年老的父母還在等這幾個窩窩頭呢！連丙清嘆了一口氣，含着眼淚對弟妹說：“好兄弟，別全吃了，帶回去，分給爸爸媽媽吃。”到家後，全家五口分四個窩窩頭，爸媽看着挨餓的孩子，自己不忍吃，含着眼淚說：“孩子！你們吃吧，吃了好掙錢。”連丙清怎忍吃呢？還是讓爸媽吃了，這時他心中的苦水再也忍不住了，就挨在媽媽的腿上放聲痛哭，他媽媽也抱着他哭，頓時全家哭成一團，他媽說：“我這裡還有一塊錢，你拿去买點吃吧，連丙清怎麼忍心用掉這一塊錢呢？還是

餓着肚子去上班。

苦難並沒有完結，一九四二年，連丙清十九歲那年，爸爸餓死了，沒錢買棺材，他想：“求廠長，求工頭嗎？他們根本理也不會理，還是靠咱們窮哥兒們吧。”果然，全虧工人弟兄湊了些錢，買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他爹埋了。過了一年多，十四歲的弟弟也因常年飢餓而死去，兩天後，天真的小妹妹也餓死了，只得向鄰居要了兩條破炕席埋了。眼看着親人一個接着一個死去，連丙清的媽媽，也急得雙目失明，精神失常。鬼子就這樣害得連丙清家破人亡。

鬼子的罪行就是讓天下的樹都變成筆，讓天下的河水都變成墨水，也寫不完，寫不盡呀！

孩子死在娘肚子裡

在那些苦難的年代裡，許多窮人家裡的婦女為生活所逼，不得不走進這“人間地獄”。女工在廠裡的地位更低，受的壓迫更深。她們一般都只能幹着擇毛、接綫、整理紙管、縫軍毯邊等簡單的活，根本甭想學技術。工資也比同等工種的男工約低20—30%。這還不說，更痛苦的是鬼子、漢奸經常強姦咱們姊妹，被奸污的還不得吭聲，否則就開除。當時女工最怕結婚懷孕，因為懷了孕，就隨時有被趕走的危險；即使不被趕走，帶着沉重的身子要幹十二小時的活，要打連班也受不了。生孩子以後根本談不到什麼營養和休息，總是在產後十二天至十六天，就得拖着虛弱的體格上班，不上班，就被趕走。孩子也不准帶進工廠，只得扔在傢裡餓着。這期間，有多少個嬰兒被扼殺！有多少母親為死去的孩兒痛哭！讓咱們瞧瞧鬼子是怎樣扼殺嬰兒、摧殘女工吧！

有一年正月初二的半夜，女工盧雅卿臨產了。深更半夜沒處請人接生，就把大孩子趕出去，自己把孩子接了下來。孩子是生下來了，沒啥吃，只好托人在廠裡代買兩個混合面做的窩窩頭，拿回

来吃。这就是她“坐月子”第一天吃的“补品”。

产妇是多么需要休息，但呆在家里没有吃的，不上班就要被开除，盧雅卿只得在产后第十三天就去上班。母亲连吃的都没有，那有奶给孩子吃！没有满月孩子就被活活地饿死了！盧雅卿怀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到八个月头上，还是照样的干活，手脚稍慢了一点，工头就过去翘鼻瞪眼地骂道：“这里不是养大肚子的地方，养大肚子回家养去。”在这“人间地狱”里到哪里去讲理哟！只好拚着命干！有一天盧雅卿从机織車間向外扛一捆几十斤重的毯子时，因为太沉，弯腰太狠，感到一阵剧痛，几乎要昏了过去，她咬着牙艰难地熬到下班，回家后整整痛了一天一夜，才请人把孩子弄出来，但是孩子早已经死了。盧雅卿心疼得像刀割一样。接生婆对她說，需要休息四十多天才能上班。可是鬼子一次又一次地迫她上班，最后一次带着威胁的口吻說：“要再不来，就开掉啦！”为了生活，没办法，盧雅卿只躺了十二天，就去上班了。今天盧雅卿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悲憤地說：“那时只要你还有一口气，鬼子就不会饶了你。”

哪个做媽媽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哪个孩子不爱媽媽？但在这“人间地狱”里，孩子还没有见到媽媽的面，还没有享受到一点母爱，就死在娘肚子里。

被摧殘的童年

今天，咱們工人的孩子都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在学校里学习，参加少先队的各种活动。个个精神饱满，天真活潑地跳呀，唱呀，笑呀……他們怎会想到十三年前有一种（也許就是他的父母）少年兒童叫“童工”呢！

鬼子大量的使用童工，因为成年工人比較強硬，用童工統治起来更方便，而且，只需要給他們成年人工資的一半，就可以榨取更多的血汗。当时咱們厂有童工三百多人，約占全厂工人的一半。他

們的年齡一般是九歲到十四歲，最小的只有六歲。他們和成年人一樣，每天接綫、擇毛、整理紙管、打緯、打經、擦機器；和成年工人一樣披着星星，戴着月亮上下班，一天干十二小時，還要打連班。沉重的勞動，把他們個個折磨成了小老头和小老太婆，臉上失去了童年的光彩，兩個小眼珠凹進眼眶，在燈光下，臉蒼白得吓人。他們年紀小，體力不夠，根本不懂操作時要注意什麼，所以工傷事故就比成年人更多。像在走綻紗紡機上接綫的童工，因為站着太累，個子又矮，接綫不方便，有時就站在車的輪軸上，隨着車輪前進後退。可是，一不小心，腳或腿就會被車輪砸傷。有一次，十歲的童工李珍在掏毛時，頭撞到了機器，碰破了兩個洞，血往外直冒，李珍痛得昏了過去。鬼子根本不給醫治。只好帶傷上班，直到今天，李珍頭上還有兩個傷疤。

這些孩子本來發育沒有成熟，骨頭還很嫩，由於成年累月站在冰冷的洋灰地上干活，一千十幾小時，結果他們的小腿，十雙有九雙害了關節炎，並且變成羅圈腿。到了陰天，孩子們酸痛得不能睡，只好把腳墊得比頭還高，才能勉強地睡着。到今天他們走起路來，還一跛一拐。

除了干活以外，童工們還得侍候鬼子、漢奸，要給鬼子、漢奸打洗臉水、洗腳水，女童工還要給他們補這、縫那，星期天要上他們家給燒飯、燒菜，稍不順眼就是拳打腳踢，被打得爬不起來。

飢餓、勞累使孩子天天困得要命，可是稍一打盹，被鬼子、漢奸瞧見了，不是耳光，就是腳踢，甚至用鐵鉗嵌耳朵，用繩子鞭打……孩子的臉上總有幾道傷痕，頭上總有一個個青紫的疙瘩。

比如十二歲的岑文起，因為打盹，被鬼子用掃帚打得滿臉是血，還罰他跪在鐵軌上，兩手舉着小鐵板凳，上面放着一碗水，不准水洒出來，這樣足足跪了半點多鐘。逢到童工們爭吵，鬼子或漢奸就走過來使勁地提着兩個人的耳朵，使兩人的頭相互一撞，有時

还嫌不过癮，就撞第三个，第四个，把孩子撞得鼻血直流。鬼子、汉奸就是这样用暴力摧殘童工的身心健康。在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里，童工受毒打的最多，也最厉害。

三、泡、“偷”、破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經常襲击駐在清河一帶的日本軍隊，打得鬼子失魂落魄。当时咱們工人还不知道共产党八路軍是怎么回事，可是大伙明白鬼子最怕八路軍，鬼子長不了，准有一天被赶走。

咱們厂工人那时虽然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但是鬼子的殘暴統治，人間地獄的生活，激起了咱們对鬼子的無比仇恨，不反抗就活不下去。就这样，在生活的逼迫下，大伙自动地起来同鬼子、汉奸进行斗争。当时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泡、“偷”、破（砸机器）。

大伙恨透了鬼子，誰願給他好好干活！大伙想尽一切办法少干或不干活，正像老工人說的：“鬼子、汉奸監視咱們，咱們也監視他們。他們来了，咱們就干一点，他們一走就歇工，反正不給他們好好生产，就是泡。”

上白班的工人摸准了鬼子和汉奸的生活規律，知道鬼子什么时候去喝水，什么时候去吃飯，一到这个时候就留一个人在門口放哨，大伙讓机器开着，自己去抽烟，閑聊天。放哨的見鬼子来了就打个响声，大伙又干了起来。大伙就这样跟那些强盜磨来磨去。上夜班的工人为了找些机会睡觉，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把灯泡摘下来，用香烟錫紙放在灯头上，再安上去，使陰陽电一接，电閘的保險絲就断了，灯熄灭后，大伙兒就在車間的弄堂里睡。

梳紡科的工人想出了更巧妙的办法，把已經过了秤、計算过产量的紗弄回来，再秤一次。有时把鉄塊放在紗里面一起去秤，就这样叫鬼子上了咱們的当，鬼子以为生产提高了，实际上越来越

低。

常言道：“人急造反”。工人们成年累月当牛马，但一家老少还要忍冻挨饿，逼急了，大伙干脆就豁出来了——“偷”，把自己的劳动果实“偷”回来一些。正如一位老工人说的：“那年头要活下去就不得不“偷”，为什么让他们活，就不让咱们活？”大伙冒着生命危险想出许多办法，把纱、毛线、毯子、皮带、合毛的花生油等弄出工厂，拿到店铺去卖了，再买回吃的东西。

咱们工人还有一个斗争办法：砸机器。碰到机会就砸，以此来发泄心头对鬼子和汉奸的仇恨。机器开不动了也可以就此泡蘑菇，比如在停车吃中饭时，机织工就想法把螺丝母塞进皮带轮内，饭后一开车，闹就坏了。梳纺科的工人常把乱毛、螺丝钉等小东西塞在梳毛机里，车就翻了，一修就得半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有的工人把梭子向地上一摔，用不了多久就劈了。有的用小刀割皮带，割成许多很深的裂缝，待机器一开，皮带就断了，车也只好停了。

一九四三年，从全国形势说，各沦陷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高潮。鬼子看到咱们厂泡、“偷”、破越来越厉害了，以为厂里一定有共产党，心里很害怕，便于那年冬天，从特务机关一四一八部队派来了一个叫蒋奉山的特务，还带来了六十多个狗腿子。特务蒋奉山和这些狗腿子被派到机织车间，蒋奉山扮成“书记”，狗腿子假充“学工”。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工人的思想行为，并且在必要时，把斗争性强的工人撵出去，由狗腿子们代替。机织工人看到车间里突然来了这群陌生人，非常奇怪，就注意观察他们。渐渐地发现这个“书记”特别阔气，而且腰里别着手枪，老在车间里踱来踱去，那些“学工”，比工人早吃饭，吃的也比工人好得多。饭后回来，刚好赶上工人吃饭、休息。又发现他们老是盯着工人，连工人上几次厕所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大伙

心里盤算着：“是工人嗎？怎么不跟咱們一个样？”此后就越發留心了。

鬼子的陰謀終于被工人們識破了，大伙非常气憤。心想：“你們要夺咱們的飯碗，咱們也叫你們吃不成！”大伙商議着要整整他們，上夜班的工人一有机会就摘下灯泡，用梭子往灯头上一頂或用別的办法，弄断了总电閘的保險絲，頓時車間里的灯全灭了，大伙就用穗綻、电灯泡等对准西北角（那群狗腿子“學習”擇呢子的地方）用力地扔去，打得这些特务狗腿子又哭又叫。有的吓得用軍毯包着头鑽在擇呢案子底下，屁股朝天，狼狽不堪。灯亮以后，特务蔣奉山气急了，就到每台車上仔細偵察，想查出是誰帶的头，但是大伙誰也不說，他始終沒有能够查得出来。后来大伙还想了別的办法收拾他們。这样一直斗爭了大半年。在机織車間全体工人團結一致地打击下，蔣奉山和他的狗腿子不得不先后偷偷地蹣走了。咱們工人取得了胜利。

以上这許多斗爭說明，在日本强盜殘暴統治的年月里，咱們厂的工人並沒有被吓倒，由于生活的苦难，由于不甘心当亡国奴，由于多少受了党所領導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影响，咱們工人一直自發地进行着斗爭。这些斗爭，影响了鬼子的軍需生产，給鬼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失。但是，由于当时咱們的觉悟还不高，斗爭主要是为生活所逼，沒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沒有組織起来，而是分散地零星地进行的，因而不能有力地打击鬼子。如果和党直接領導下的其他工厂工人的斗爭比較起来，那就差得太远了。

* * *

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堅持了八年抗日战争，加上苏联的援助到底打敗了日本法西斯强盜，咱們工人日夜盼望着的日子終于到来了。在苏联無私的援助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無条件投降了。

胜利的捷报传来，咱们工人心里乐得开了花，心想道：“八年的苦难总算是熬出了头。”大家畅想着未来，满以为从此可以得到自由和温饱的生活。那知道新的苦难又落到咱们头上来了。

第三章 換了个国民党

(1945.8—1948.12)

一、換湯不換藥

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以后，咱們人民解放軍总部立即發出了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并且命令华北、华中各地的人民解放軍迅速前进，收繳敌人武器，接受日本投降。可是，这个时候一貫执行卖国政策的蔣介石，却赶忙从后方爬了出来，妄想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蔣介石一面命令敌伪政权，不得向八路軍繳械，一面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用飞机、軍艦把大批反动軍队从西南、西北运到华北来，进行“接收”，同时積極布署反共反人民的內战。

当时，咱們厂里工人对蔣介石的面目还没有看清，大伙都以为小日本打倒了，从此就会有好日子过了，心里充滿着希望。

然而，迎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員”开口就称呼咱們是“伪工人”，这可把大伙气得冷了半截。大家心里想：是你們把老百姓丢了不管，而咱們工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鬼子的斗争，咱們日夜盼望着祖国光复，現在願望实现了，咱們反而成了“伪工人”！真是豈有此理。

工人們原指望“中央”来法办汉奸，那知道这班“接收大員”很快就和汉奸合伙来，大千偷盜勾当。大批的成品、原料、机器零件甚至桌椅板凳，一句話，可以拆走的东西全部被他們盜走了。如果机器不是这样笨重，保管他們也不肯放过。原来他們就是这样“接收”的！大伙心疼極了，都暗地罵他們为“劫搜大員”。

等他們“劫搜”告一段落，汉奸們也都戴起大沿帽，正式成为国民党的軍官，依然耀武揚威地出現在工厂里。国民党还把日本技术人員当作宝贝留在厂里，甚至为了怕工人反对，三令五申地要工人“尊重”他們。

再看，国民党对待咱們工人的办法。那可說是完全繼承了日寇的衣鉢：汉奸、工賊依然騎在咱們头上作威作福，野蛮的搜身制在繼續着；警备队改称“监护队”，人数增加到五十多人。此外，国民党又在咱們头上压上了一些“軍訓”、“法令”。什么“軍需工厂应有严明的紀律，聚众滋事、怠工、罢工、偷盜公物、妨碍治安均是違法犯紀的行为，要受严厉的处分”；什么“軍人（当时工人都給士兵待遇）应以身許国，国家要我們牺牲就得牺牲”；什么“軍人应以服从为天职……”工人們的悲惨地位絲毫沒有改变。

大伙的生活也不比鬼子統治时代好，国民党剛来的头两个月还給工人吃一些甜头，每月工資能买到二、三石老玉米（合現在二十多元人民幣），以后物价天天漲，工資却一直沒有增加，到一九四六年初，一个月的工資只能买上七、八斗老玉米，以后更是越来越少。咱們工人繼續过着飢寒交迫的日子。苦难生活和汉奸、工賊的繼續压迫，使大伙認識到国民党和日本鬼子原来是一路貨，走了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只是換了湯并沒有換药，咱們剛离开了鬼門关，又被拖进了苦海。正是“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那时，国民党为了供应华北反动軍队的服裝，利用接收的敌产，在北京設立了华北被服总厂，下轄“平津地区”八个分厂。清河制呢厂划为这个厂的第一分厂，仍然專門生产軍毯，供应他那反动軍队，为反人民的內战服务。这年十月工厂开始生产。

反动派为的是得到軍毯，官僚們为的是升官發財，他們的手段就是竭力压榨咱們工人，工人的劳动条件一点沒有改善。反动派还把工厂当衙門，在厂里建立了龐大行政机构，伪厂长蔣士亦在工

作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許多機構是因人而設，廠長以下大小頭目更是無一不貪污。所以生產上始終是一團糟，制成的軍毯非常粗糙，縫隙很大，工人們把它叫做“推小車戴草帽也過得去”。整個國民黨統治時期，工廠在生產規模上沒有得到半點發展。

二、斗漢奸

國民黨的作為雖然使大伙大失所望，但乍開始的時候，咱們工人最看不順眼的還是這批剛換上了國民黨軍裝的漢奸，特別是那個罪大惡極的狗漢奸王壽隆。

這個家伙在鬼子投降後，馬上就和國民黨勾結上了。他與偽課長稱兄道弟，發了不少“劫收”財，接着又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的軍官，偽主任的親信，依舊是威風凜凜，在廠里直出直進。

王壽隆有了後台以後，又想到梳紡車間繼續做土皇帝統治工人。消息傳到梳紡車間，全體工人一致表示決不許王壽隆進車間來，偽課長夏元想威嚇工人，說什麼沒有王壽隆你們開不了車，工人們昂然回答他：“你等着瞧吧！車間不會缺他！就是開不了車，也不要王壽隆。”偽課長一看沒有辦法，只好把他調去做採購工作。

王壽隆名義上是採購員，實際上靠偽主任、偽課長對他的信任，加上手下的一幫嘍羅，他的惡勢力仍舊很大，繼續在工人面前作威作福，大伙看到他，個個咬牙切齒，許多吃過王壽隆苦頭的工人更是氣憤。老工人趙靄靄哥哥被鬼子打死，嫂嫂沒有法子改嫁了。獨生侄兒又被王壽隆打傷，得了骨結核，年老的媽媽也活活氣死了，最後弄得家破人亡。老趙對日本鬼子和漢奸王壽隆有着血海深仇。王壽隆在鬼子時欠下了那麼大的血債，為什麼鬼子投降了，他還能逍遙法外？

趙靄靄提議到法院去告他，大伙一致贊成說：“你去吧！家里事情，有我們對付。”

告了狀以后沒几天，王寿隆真的被押走了，一时大快人心。过了几天，伪法院傳老赵，大伙更是欢天喜地，以为这一回可要办王寿隆的罪，压在咱們头上的这块大石头可以推倒了。大伙湊錢給老赵，好讓他进城去打官司。

老赵兴冲冲地跑进法院。第一次过堂，問了几句沒怎么样。第二次过堂情形就不妙了。狗法官劈头就說：“你的狀紙查無事实，赵鐫霖你誣告好人！”老赵回答道：“我告的樁樁是事实，件件有憑据，敢拿我的腦袋作証！”話音未落，狗法官就拍桌大罵。老赵知道准是王寿隆錢用到家了，这还有什么好說的！

經過这场官司，工人們懂得了国民党上上下下原来都与汉奸一鼻孔出气。告狀这条路走不通，老赵他們又找到《商業日报》，得到了編輯帮助，写了一篇稿子，題目是：“穷王变富王”，把王寿隆的罪行丑事都抖了出来。这篇稿子連登四天，大伙好不痛快，把王寿隆气得連飯也吃不下。

大家想进一步把他从厂里撵出去，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几号，赵鐫霖、孙荣、張恒富等几个老工人下班后暗地里跑到工厂南面的庆小山坡地商量，决定依靠大伙力量在五一庆祝会上向厂方提出驅逐王寿隆的要求，如果厂方不同意，就举行罢工。为了保守这次會議的秘密，他們在一个折子上写下了誓言：如被敌人發覺，决不講出大伙的名字。几个人都在折子上签了名。会后分头在厂里联系伙伴。

第三天是星期天，他們邀了五十多位工人到大坎地开会。为了不讓工贼狗腿子發覺，大伙都分散去，有人还从清华大学那边繞过去。

下午一点左右，人都到齐了，老赵把要打倒王寿隆的事說了一遍。并且提出了斗争办法。大伙一致同意，决定一起干。

但是，就在这天，有一个可耻的叛徒告了密，事情被王寿隆知

道了。这个狗汉奸立刻开除于德和、陈荣春等六七个参加会议的工人。他知道老赵有群众支持，不容易开除，就想私设公堂拷审老赵。他心想，鳥無头不飞，要是把老赵压服了，不但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挽回登报失去了的面子，还可以把老赵周围的群众抓到手里。

王寿隆和狗腿子两次把老赵叫去，想打他。老赵恨透了这班汉奸，早就准备跟他们硬拼，俗語說：“惡狗怕揍、惡人怕斗。”王寿隆看到老赵跟他硬拼起来，心里也害怕。两次暗算，不但沒有賺到一点便宜，反被戳穿了紙老虎，王寿隆害怕工人的力量，知道老赵有工人支持，也不敢再难为他，經過这一次較量，王寿隆的“威風”扫地了。

过了不久，王寿隆又想到准备車間去当工头，准备車間工人也不示弱。兩班工人在一起商議好，决定全体罢工。第二天夜班工人开始行动了。全班二十几个人来到了工务課把“到工卡片”一齐丢給伪課長，对他說：“王寿隆来，我們都不干了！”伪課長一看着了慌，連声恳求說：“好商量，好商量，何必罢工。”工人们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伪課長答应不准王寿隆进准备車間，伪課長不肯答应，他們就离开了工务課，罢工就开始了。

伪課長見工人这样坚决，决定用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当夜，他把一个罢工的工人逮捕了，又换个找白班工人，进行威胁。白班工人被吓住了，沒敢再罢工，这样，夜班工人没办法坚持，只好在第二天复工了。反动派在事后又开除了一个工人。这次斗争虽然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也显示了咱們工人斗汉奸的决心，也使汉奸王寿隆知道准备車間工人同样是不好惹的，所以他始終不敢进准备車間来。

除了对王寿隆斗争以外，工人们还对另外一些汉奸进行过斗争。然而这些斗争都沒有把大伙發动起来一起干，有些工人还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像整染部工人張桂元、安国

敏、武秀全等对于汉奸戚有德的斗争始终是用告状的办法，他们以为国民党政府会“主持公道”，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和这些坏蛋是一家人，哪会帮咱工人说话。所以，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不过，虽然斗争没有胜利，却也教育了咱们工人。从此，咱们打破了对于国民党的幻想，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初步认识到要想斗垮汉奸就得直接跟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三、苦难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夏季，蒋介石依仗美帝国主义作靠山，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妄想用武力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保住他的反动统治。要打仗就得有装备，就得加紧进行军需生产。国民党规定伪华北被服总厂要负责供应华北和东北地区反动军队的军需被服。因而清河制呢厂的任务也就加重了。为了完成这个反动任务，他们一面从天津拆来了八台旧机器，一面把工人劳动时间从九小时增加到十小时，并且经常加班，还用开展所谓“竞赛”的办法加紧榨取工人的血汗，他们订了生产指标，达不到生产指标就要扣工资。伪主任、伪课长整日挟着工人名册在车间里打转转，看到谁工作较慢就立刻开除。机器出了毛病，不管什么原因都找工人算账。有一回老工人乔宽开十一号梳毛机，因为毛内有硬皮翻了车，伪课长夏元一定要开除他，后来看他的技术较好，才骂了他一顿，扣了工资了事。反动派又用工贼组织“督导团”监视工人劳动，当时整个工厂是一片杀气，工人一进厂门就提心吊胆，深怕出什么差错被开除，砸了这个破饭碗。

在反动派对工人残酷压迫下，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七年春，生产量从每月一万二千条军毯增加到一万八千条、二万条。伪厂长洋洋得意地向伪国防部请功，反动头子们欣赏他的本领，特别给以嘉奖。

伪主任們想迷惑工人，有时就發些糖果什么的，算作“獎勵”。梳紡乙班产紗量从七八百公斤上升到一千公斤，厂里就發了几个西瓜給乙班工人吃，明眼的工人心里清楚，这是个花招，有人就在厕所里写上：“工人們要小心，吃西瓜要你的命。”伪主任們看到揭露了他們的鬼計，大为惱火，偵察了很長時間，后来开除了他們認為“有嫌疑”的兩個工人。反动派只知要軍毯，哪里管咱們工人的性命，在反动派統治的三年時間里，从来沒有在改善劳动条件和工業衛生上花过一分錢。因而，劳动条件和日寇統治时是一样坏，准备車間依然是肺病的老窩，如張桂、苗桂珍等都是得肺病死去的。修理机器依然是不許停車，因而有不少人被弄成殘廢，如机織車間就有兩個工人被皮帶絞掉臂膀；防电設備依然是一点沒有，整染車間有个工人被电死。此外，小的工伤事故更是多得不可計其数。受伤的工人依然得不到医治，反而常被开除。如机織車間被割断手臂的那兩個工人沒过几天就全被反动派踢出了工厂。反动派就是这样对待咱們工人！

十小时的緊張劳动，接連不断的加班，把咱們工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大伙对反动派的不滿一天比一天加强了。一九四六年夏天，工人們在一塊合計，决定向厂方提出减少工作時間的要求，大伙推选了赵海、孙書寬、洪仁俊、关士儒等作代表。向伪主任蔣劍光提条件。哪知道蔣劍光总是敷衍，一直拖着不解决問題。大伙計議，只是向蔣劍光提出要求未免太軟弱，决定把蔣劍光叫来，讓代表向他講理，面对面展开斗爭，談判进行了兩次，头次沒成功，第二次大伙决定不成功不散会。蔣劍光老婆来叫他吃飯，代表們哪里肯讓他走掉，一直到半夜。蔣劍光在工人們理直气壯的責問下，实在沒有办法，只好假惺惺的同意。他真的會給工人这个“便宜”嗎？不，这不过是他的緩兵之計罢了！过了几天，当工人还在为斗爭的胜利而高兴的时候，蔣劍光下令恢复十小时工作制，并且还借口“聚众滋

事”开除了两个工人代表。好毒辣的回馬槍！大伙对反动派耍出的这种陰險手段，都憤怒極了，但由于当时沒有人領導咱們，各人的憤怒沒有擰成一股力量，結果到手的胜利又被反动派夺了去。

那时候，物价好像断了綫的風箏直往上升，一漲就是十倍、数十倍，而工人的工資是按照生活指数計算的，生活指数怎么赶得上物价！何况厂方又常常迟發工資，因而錢到了咱們工人手里就买不到多少东西了。說起来可真气人，厂里一發工資，清河鎮上的物价就一下子上漲許多，有时奸商有意刁难咱們，还把东西藏起来干脆不卖。

为了能够多少买到一点东西，大伙一領到工資就急得要命，都想快点上街买粮食，然而，好不容易等到放工，还得要排好队一个个讓門崗搜身，这样一耽誤，赶得快的还能买上三斗左右老玉米，去迟的街上什么东西也沒有了，只有拿着一搭伪幣干着急。隔上一集再去买，管保連二斗也买不上。有的工人半月工資只买到二斤油！这就是那时候咱們工人的实际工資！

再說，每月規定發給咱們工人的四十八斤粮食，总要被工头扣掉几斤，咱們領到的只有碎米、糙米，有的还是日本鬼子倉庫里已經生虫子的霉米，可是，就連这些米咱們工人还舍不得吃，許多人都拿去卖了，多換些老玉米回来湊合着多吃几天。在反动派統治的年代里，許多工人家里成年沒吃过一頓飽飯。工人傅文泉家里只有一个媽媽，媽媽还帮人家洗衣服，可是日子还是混不了，往往到發工資前几天揭不开鍋盖。工人張森家里有媽媽和三个妹妹。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資收入維持，生活就更加困苦不堪了，有野菜的时候总是挖野菜当主粮，一家人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从来沒有吃过一頓干飯。

飯都吃不飽，穿的和住的那就更糟了。那时候工人身上穿的哪里能叫衣服，簡直是破破爛爛的布片兒，衣服上滿是油垢和臭

味，一到街上，有錢人看到咱們就掩鼻子，罵咱們“臭工人”。本地工人都住在自己的破屋子里，这种屋子大部分冬天擋不住風雪，夏天是又熱又臭，下雨天屋里也下雨，大風吹來屋子亂搖幌，常常有倒塌的，因而每當刮風下雨，工人們都是人在工廠心在家，就怕家里遭不幸。

至于那二三十個外地工人的住所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全都擠在几間破屋子里一個挨一個睡在土坑上，擠得沒有一點空隙，屋子非常陰暗潮濕，一進屋霉氣就直往鼻子里鑽，冬天沒有爐子，一夜總得凍醒好几回，夏天屋里熱得發燙，臭蟲又到處亂爬，弄得咱們沒法兒睡。

沒有什麼病還可以這樣過去，一有病那就更加困難了，請不起醫生，吃不起葯，不去上工不發給你工資，多請几天病假就要被開除。在那個年代里，咱們工人是在地獄里活受罪！

微薄的水資，飛漲的物價，把咱們工人趕到了死亡綫上，為了活下去，不少工人下工以後又得拖着疲倦的身體到地里去干上几小時活。如果是租的地，一畝地就得繳給地主五斗（老斗合九十餘斤）老玉米，那時候最好年成每畝地也打不上二百斤，碰到年成不好繳了租子只剩下一把柴，等於給地主白干。自己有點地的也好不了多少。老工人田永寬有四畝地每年種子剛撒下，反動派就几十斤几十斤地來借征，另外還有什麼“保長辦公費”、“壯丁費”、“自衛團費”……，還得按畝出工，不能出工又得花錢。這費那費的，庄稼沒有打下，就都把你弄光了。有一年田永寬被反動派拿走了八百多斤糧，正好是這四畝地的全部收穫，不但賠了工，還白搭了種子。家里沒有吃，如果去借，就得受地主重利剝削：春借一斗，秋還兩斗！舊社會壓在工人頭上的大山就是這樣沉重。

無地可種的工人或者是有地還不能維持生活的，只好再去當小販，掙錢糊口，象田永寬，常常一下夜班就趕路去販貨，第二天再

赶回来上夜班，碰得好还能维持个三天两天的，弄得不好，就得赔老本，那时候全家只能靠借高利贷过活了。

四、向反动派开火

生活的苦难使咱们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的狰狞面目，在蒋管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影响下，咱厂工人的觉悟有了提高，大伙渴望知道解放区的情况。当时，反动派对工厂的控制非常严格，一九四七年工厂工作计划第一条就是“加强警卫力量，经常举行精神讲话，以防变故”。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阻止工人与外面联系，甚至干脆不收外地工人，对仅有的二三十个外地工人更是防范得严密。

然而，真理是任何反动派所掩盖不住的，咱们还是听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像子弟小学的几位进步教师经常借上夜校的机会，给咱们讲革命形势，革命故事。上夜校的一百来个工人都爱听他们讲，常常要求老师不要照书本教，给咱们讲道理听。机织车间工人傅文泉家在清华大学附近，晚上在清华上夜校，听来许多革命道理，他一有空就在机织车间跟大伙聊；有几个家在解放区的工人，每次家里有人带来闹翻身的消息，总使他们高兴得眉笑颜开，并在自己的朋友中转告；梳纺车间有的工人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经解放区逃回来，他们把路上见闻、解放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一告诉伙伴们；有的工人还有亲戚在解放军里，从他们那里来的消息更使人兴奋。“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八路军帮穷人翻身”、“解放区人人平等，个个有工做有饭吃”……这一些新鲜事很吸引大伙，在不少工人的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许多人响往着解放区，一有空就高兴谈解放区的事儿；许多人爱唱：“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歌唱解放区人民劳动的欢乐。“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成为鼓

舞大伙斗志的歌声，老工人孙荣、赵鹤霄曾经邀了二三十个人想一起到解放区去。

这一切在许多工人心里开辟了新的天地，看看自己的处境就越发痛恨国民党。正是因为这样，这一时期咱们工人在为改善生活和地位而斗争的时候就坚决了一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机織車間掀起的規模較大的罢工斗争，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和进行的，罢工是这样开始的：

按惯例厂里是每月五日发工资，可是十一月工资迟迟未发，工人们天天跑到伪工务课长夏元那里去交涉，伪课长总是今天推明天，明天又推后天。市面上的物价日夜飞涨，工人们急得走投无路，家中老幼哭哭啼啼，自己呢，饿着肚子还得上班。到了十一月十八日那天，正下着大雪，大伙听说厂里今日发工资，就一起涌到厂里，早晨八点左右夜班下班的工人和白班上班的工人都冒着风雪，等着领钱。工资总算发了，可是到手后一算，大伙都嚷了起来：“工资发少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物价天天涨，工资迟发了不算，还少给，真是岂有此理，跟主任评理去！……”要上班的工人，不再去上班，天轴在车间里空打转，大伙一起涌到伪主任室，伪主任正在城里开会，大家就找副主任蒋剑光，那知道蒋来个不接见，这可把大伙气坏了，正在这个时候，伪课长挟个皮包匆匆忙忙地赶了来，工人们立刻把他团团围住，纷纷责问他。岂知夏元还是蛮不讲理，硬说工资就是这些，并且威胁说：“你们再不回去开车，都开掉！”大伙更加愤怒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不补发工资我们就是不干！”顿时四起响应，吓得伪课长呆若泥菩萨，机織車間全体工人就这样开始罢工了。

罢工一开始，大伙就起誓：要干就大伙一起干到底，不许个别行动，这一来把蒋剑光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这个家伙个子不高，带着一付近视眼镜，大伙管他叫“蒋瞎子”，常常皮笑肉不笑，是一

个十足陰險毒辣的家伙。他到工厂以后，就收买一些工賊做他的爪牙，把工長提升为官佐，讓他們戴起大沿帽，严格控制工人。他不断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并且用开除威胁工人，誰有一点不滿或反抗就把誰开除，对工人的剝削也更加殘酷。最常用的办法，是迟發工資，拿工人的工資存入銀行賺取利息。因而，大伙对他是恨之入骨。这个时候，他又想用开除来恐吓工人，但是看見工人情緒这样激昂，他沒敢动手。

罢工整整坚持了一天，伪主任听到風声，第二天一早，急急忙忙从城里赶了回来，他板着臉来到工人集会的地方，开口第一句話就是：“想不到你們会这样对付我！”这一句話正好点出了他的真面目，把他平日伪裝的假面具揭穿了。伪主任的拿手好戏是用“軟办法”对付工人，他在工人面前常常裝出一付关心工人的样子，想用这种手段来蒙蔽咱們，使大伙乖乖地服从他的統治。过去咱們厂里有不少工人上了他的当，被他耍的花招欺騙住了，以为他还不坏。其实只要想想当时咱們工人生活的苦楚，就可以明白軟办法和硬办法都是一碼事，只是这办法更毒辣些罢了。

伪主任板着面孔瞪着罢工工人，大伙都怒气冲冲地瞧着他。他見情形不妙，怕弄僵了下不了台。只好收起了剛才那付嘴臉，轉口說：“一切可以由我負責，問題一定可以解决，不过你們得赶快回去上班。”这些話說得多簡單，他根本就沒有把工人的合理要求放在眼里，大伙哪里肯，一定要伪主任答应补發工資。在大伙的压力下，伪主任無可奈何地只好答应下来。罢工的目的达到了，大伙也就同意复工。过了几天厂方补發了工資，罢工胜利了。这次罢工，很明显，無論在团结性或斗争性方面，比之过去都有了提高。罢工一开始，大伙就強調团结一致，在整个罢工的过程中，团结也比较好，这一点可以說是空前的，正因为这样，才赢得了胜利。

但是，咱們还要看到，这次斗争从内容上說，仅仅是要求补發

工資，並沒有更高的條件。從規模上說，鬥爭始終停留在組織車間，沒有發動全廠工人參加，形成更大聲勢，爭取更大勝利。從組織上說，並沒有一個堅強的核心領導，沒有做很多組織工作。因此，咱們不能把這次鬥爭的勝利估計得過高。這次罷工以後，大家的鬥爭勁頭更高了一步。

當時野蠻的搜身制仍舊在繼續着，反動派把工人當作小偷來對待，每次出廠門，人格就要被污辱一次，大伙決心要反掉它。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廠里開會慶祝勞動節。有一個工人利用上台自由講話機會，責問蔣劍光，日本人用搜身制對付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用這個辦法？台上話聲一落，台下一片叫好聲，吓得蔣劍光好久開不得口。不答應嗎？說不出理由。又看到台下工人個個都在摩拳擦掌，怒目而視。當時蔣管區正處在民主運動高潮，各地罷工事件在接連爆發，蔣劍光知道搞不好，工人一定會鬧起來，只好搔搔頭皮無可奈何地答應取消搜身制。大伙又勝利了。然而此後公開的搜身制雖然取消了，但反動派還常常用突擊檢查辦法對付工人。

這一時期咱們廠里許多工人受了革命影響，鬥爭的堅決性是加強了，但是由於沒有黨的領導，咱們覺悟仍舊提不高，聽到一些革命道理還不能很好理解，鬥爭也就始終停留在自發鬥爭階段。由於沒有黨的直接領導，鬥爭的經驗教訓也得不到總結，每次鬥爭結束後也沒有繼續組織新的鬥爭，加之一九四七年夏季以後，國民黨加強了白色恐怖，咱們工人的反抗鬥爭就不能得到更大發展。

五、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四七年七月到九月，咱們的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先後開始反攻，很快地解放了絕大部分華北地區。這時黨領導的游擊部隊常在清河一帶活動。反動派在咱廠進行軍需生產的原料來源被切

断了，只得把工作时间減成每天兩班，每班五小时。到一九四八年秋季，甚至采取隔日工作制，工人的工資也被減少了一半，咱們的生活就更苦了。为了縮減开支，反动派找出种种借口开除工人，像春节放假按老規矩初四上工也不算迟，一九四八年春节他們將初四到厂的四十二个工人全部开除。伪課長常瞪眼对工人說：“你們再不老实都把你們开掉。”当时，在国民党統治区，遍地飢荒，找工作比登天还难，“开除”就象一把尖刀威胁着工人。

在解放軍大举进攻的形势下，党在咱們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派可恐慌極了，他們想用恐怖手段来維持統治。在咱們厂里也加强了特务活动，厂里除了原来有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貫道等反动組織外，还建立了屬于伪总厂督察室领导的特务組織——防諜組(后改称为通訊組)。一九四七年六月軍統特务蔣智(代号春苗)，来厂里当总务科長以后，又建立了特务外圍組織(一九四八年十月特务王得民当伪主任时改称“清匪除奸”小組)，并秘密發展組員。防諜組有五个分組，分布全厂，除防諜組外，还有中統特务葛秉武为首的“中心組”，伪主任蔣劍光、蔡滋养为首的“核心組”。防諜組的特务人員都按月發給特別津貼。这些特务組織的任务是收集八路軍情报、監視工人行动。特务分子在車間橫行，动不动就来盤問咱們工人；說这个“可疑”那个“可疑”，并把他們一个个地开除了。子弟小学有一位进步教师，常常向工人宣傳革命道理，特务就盯住他，把他逼跑了以后，反动派还下令通緝，同时对子弟小学实行严格控制。派了一个监护队班長，不到小学文化水平的特务去当“教师”。这个特务一到学校就沒收了学校里的許多書籍。一九四七年二月解放軍在清河北面活动，駐在清河大楼的国民党二零八师連忙打电話来厂，剛好电話总机出了毛病，他們以为是总机工人薄林有意破坏，立刻將他抓了起来，特务蔣智用手槍对着薄林的胸脯硬說他是共产党，审問了好半天，問不

出什么，就把他关在监护队的牢房里，直到第二天总机又坏了没人修，只好把他放出来。此后就派一个小特务看住他工作，一九四八年初解放军又在清河东边打响了。蒋智听到枪声立刻将薄林押起来，并且威胁他说：“如果解放军进清河就宰掉你。”此后，薄林一直处在特务的监视下。特务蒋智还追查过机織車間罢工事件，结果开除了两个工人。当时厂里工人都要連环保，反动派不许几个工人在一起谈话，对住厂的二三十个外地工人监督得更紧。监护队常常检查他们的宿舍。工人周宏才有一本《李家庄的变迁》，被他们发觉以后，书被没收还遭到一顿训斥。监护队还有两个便衣人员经常在农村活动，侦察工人在厂外的情况。

为了欺骗工人，反动派在这时候加强了反动宣传，他们经常向工人进行“精神讲话”，厂里贴了许多反动标语，有时还演剧污蔑共产党。为了加强厂里的反动势力，他们又吸收了一批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子弟，反动派原来想用这一批人代替厂里的进步工人，企图彻底摧毁工厂里的进步力量，后来由于全体工人的反对，反动派阴谋才未得逞。

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攻势面前，蒋家王朝早已朝不保夕，但是反动派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妄想做最后的挣扎。一九四八年夏天，清河制呢厂的反动头子竟强迫咱全厂工人受军训，想利用工人给他们去拼命，谁愿意为他们卖命？军训时没有一个人认真操练，反动派着急了，派特务走狗站在旁边，一看到工人动作不对，就拳打皮鞋踢，夏天的太阳照在身上像火烧一样，不少人身上晒起了泡，这是反动派加在咱们工人身上的又一种折磨。

随着反动派军队大量的被消灭，国民党加紧了抓壮丁的罪恶活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清河镇警察八分所，假借开会骗来清河附近居民，警察把他们包围住，挑年轻力壮的绑上卡车，这一次被抓去的近百人，其中也有好几个咱们厂里的工人。这种穷凶极恶的

手段，把咱們逼得下班不敢回家。只得在外面找地方睡，那會兒如果不被工頭發現，能在車間弄堂里胡亂睡一會兒，就算是最好的享受了。要不只好鑽到庄稼地里去挨过一夜。被开除了的那些工人，他們的命运就更慘了，十之八九都被国民党抓去了，其中不少人，成了国民党的炮灰。

反动軍隊的崗樓、哨兵分布在工厂四周，过路的上下班工人，总要受几次惊吓。工人張森有一次来上夜班，反动派就把他抓了起来，硬說張森是八路軍，后来还被关到匪軍的連部里。那时候真是連走路的自由都沒有。

在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的同时，市面上的物价又是越漲越凶。一九四七年买一包火柴要三百元，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一个鷄蛋就要卖十四万元。“法幣”完全变成了廢紙，四大家族为了掠夺人民，又要了發行“金元券”的花招，他們規定，法幣三百万元兌換“金元券”一元，强制人民使用“金元券”，發行沒几天，物价又漲了好几倍。一九四五年九月，“法幣”一元可以买小米面十斤，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要花一百四十万“金元券”才能买到十斤小米面。小米面的价格在短短的三年里上漲了四亿二千万倍，物价飞漲給咱們工人帶來了更深重的苦难，許多工人只好靠当当卖卖过日子。然而工人又有多少东西可当可卖呢？在这个工厂里工作了四十年的老工人孙荣，到此时也只得含着眼泪卖掉唯一的一条被子。

这时候，大伙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痛恨，工人們心里明白，国民党是長不了啦，他們这般瘋狂，是死亡前的掙扎。他們已經到了穷途末日，每个人心里都蘊藏着無比的痛恨，大伙繼續用怠工来發泄內心的憤怒，老工人傅永新回忆道：“那會兒如果有咱們党的直接領導，大伙兒早跟国民党干上了。”在这苦难的日子里，咱們工人是多么盼望解放啊！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風声紧了起來，咱們看到官兒們都愁眉苦

臉，心里可樂了，大伙明白国民党的末日来临了。

十二月十三日隆隆的炮声响徹了清河上空，反动头子慌慌忙忙地夾着尾巴逃跑，他們帶着老婆孩子，手里提着沉甸甸的皮箱，个个头上都直冒着汗，早来一步的挤上了車，就催司机赶快开，慢来一步的就拚命往車上挤，你推我，我挤你，妇女小孩急得大哭大叫，真是一付十足的狼狽相。那时十一月份的工資还没發，大伙兒哪里肯讓他們溜走，一起圍住他們要發工資，还把伪課長夏元从車上拖下来，逼着他乖乖的从皮包里把咱們工人的工資掏出来。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反动派九十四軍大批匪徒冲入工厂，进行掠夺，搶走了不少物資，工人們心疼極了，住在附近村子里的工人都赶到厂里来，自动組織起来护厂，大伙心里明白，工厂是咱們的生命根子，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不許反动派破坏。工人們守着門，有人进出都要檢查。厂房也都上了鎖。大伙等待着咱們自己队伍的来临。

第四章 工厂的新生

(1948.12—1952)

一、工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清河，工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此，咱们清河制呢厂的工人，就永远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生活，成了工厂的主人。

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咱们工人天天盼望解放，就像在黑夜里等待着黎明的太阳。当国民党匪军狼狈败逃，解放军部队还未进驻清河的时候，咱们留在厂里的一百七十多个职工，就自动组织了“护厂维持会”，一面站岗巡逻，保护工厂；一面派代表和解放军联系，欢迎解放军早日接管工厂。

十五日早晨，昌顺县县长和清河区区长来到了工厂。就在现在文化广场的地方，咱们工人把他们包围了起来，热烈地欢迎他们。县长亲切地给咱们讲解党的政策。他详细地讲述了解放战争的形势，说国民党是垮定了，北京城即将解放；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保护工厂，防止国民党残余分子的破坏。随后就派来了县大队的四十多个同志，驻厂守衛。这时，住在四乡的工人，纷纷回厂。县长他们了解到咱们工人没有粮食吃，便打开了国民党的仓库，一下子就给每个工人发了三十斤大米、一百斤老玉米，这就把咱们从家家饥饿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了。大伙都感动地说：“共产党真照顾咱们工人呀！”

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接管了工廠。軍代表和接管工作組的同志到廠以後，幫助咱們成立了工人糾察隊，加強工廠的保衛工作，利用廢毛加工，局部開工生產，同時利用空餘時間，組織政治學習班，幫助咱們工人學習革命道理。

工人們由於受到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因此有些人對共產黨和解放軍懷疑甚至懼怕，可是一接觸到解放軍，疑慮就煙消雲散了。住在朱房村的老工人楊國華，在清河解放前夕，為了逃避國民黨匪軍的騷擾，一家大小鑽到一個白薯窖里，呆了四個多鐘頭。老楊爬出來想看看風聲，這時窖上正站着幾個解放軍同志，老楊剛撥開復蓋在窖口的雜草，一露頭，看到面前全是當兵的，吓得直發抖，連忙說：“咱是這裡的老百姓，為了躲避炮火，藏到地窖下面去的。”一個解放軍同志朝他走近來，問明了原委後，親熱地對他說：“老大爺，上面開着火還危險，委屈你還是下去再多呆一會兒吧！”老楊一聽當兵的竟稱呼自己老大爺，又這樣照顧自己的安全，心裡就明白了，便樂滋滋地爬回窖底里，興奮地對老伴和孩子們說：“真是換了人了，八路軍來啦！”一家人本來在地窖里呆得又慌又悶，這時有了盼頭，就都活躍起來了。過了三個鐘頭，槍聲完全停息了，老楊一家人爬出了地窖，歡歡喜喜地回到家裡，心裡老在想：“解放軍真好，解放軍真好！”

清河解放以後，解放軍就住在鄉下。大伙看到解放軍不拿咱們老百姓一針一線，幫着咱們干活，種莊稼、挑水、掃院子，還把自己的糧食分給村里的窮人吃，和咱們親熱得就像一家人一樣。回想幾天以前，駐在清河的國民黨匪軍，奸淫搶掠，霸占民房，無惡不作。在家養病的工人趙志勇，被匪軍趕出了自己的家，活活凍死。老工人楊國華家裡只剩些破破爛爛的東西，還被匪軍挑好的搶走了。這樣鮮明的對比，大伙的疑慮消除了，心裡都在想：“共產黨真是咱們的黨，解放軍真是人民的軍隊啊！”

县大队和工作组的干部同志，和咱们工人一起生活，吃的穿的都和咱们工人一样，成天给咱们讲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教咱们唱歌、扭秧歌。咱们四十年的老工厂也年轻起来了，厂里天天敲锣打鼓的，热闹得就像过年一样，到处可以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欢乐歌声。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北京和平解放，咱们更是欢喜若狂了。这时，住在城里的职工也陆续地回到了工厂。咱们就组织了宣传队、秧歌队，到清河四乡向农民宣传解放军的新区政策。二月七日，咱们带着翻身的喜悦，集队进城参加了解放后第一次全市工人盛大集会——“二七”纪念大会，这也是咱们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个盛会，大伙高兴极了，一路上歌声嘹亮，用歌声来表达咱们解放的欢乐！

为了帮助咱们工人提高觉悟，工作组就通过学习班帮助咱们学习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我军必胜，蒋军必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等。学习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以及新的劳动态度，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等問題。为了配合学习，成立了图书馆。咱们还办了一个墙报叫《大翻身》。通过学习，大伙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增强了对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克服了一些人“谁来不是一样的干活”的糊涂思想。工人聶昆說：“国民党时候沒别的，就是一个‘泡’字，经过这回学习，知道工厂是咱们自己的，以后就是卖力干啦！”

在学习过程中，工作组的同志深入到各个学习队，发现和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成为建立工会和青年团的骨干。一九四九年三月，咱们厂先后成立了职工会筹备委员会和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从此，咱工人就有了自己的组织。

在思想觉悟提高了的基础上，厂里开展了退还公物运动，军代表号召：“以厂为家，把过去拿走了的机器零件和物资送回工厂，好

用到恢复生产上去。”经过讨论，大家热烈地响应号召，各个学习队都提出了保证：“不拿公家一针一线，把过去拿走的东西全部退还。”工人那启贤回家去取东西的时候，他父亲说：“好好的东西怎么又拿回去了，是谁报告得这么清楚？”他就说：“谁也没报告公家的东西，我应当送回去。”工人朱文越回家仔细地翻了好半天，把拿来的公物，一件也不剩的装了一个大口袋，送回工厂。退还的公物有机器零件、工具、粮食、布匹、工作服、自行车、日用品等五百多件。通过这一运动，不仅提高了咱们工人的阶级觉悟，而且也对当时恢复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从恢复走向发展

自从一解放，咱们工厂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由一个为反动军队服务的军需工厂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国营工厂。但是要从生产上和管理上把一个旧军需工厂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厂，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就拿机器来说吧：咱厂里的机器经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破坏，都已破旧不堪了。比如梳毛机的钢丝布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换过；纺纱机经常停车，不能保持正常转动，织机坏的也很多。要恢复生产，就必须突破这个难关，军代表号召修理，工人们开展了检修机器运动，让机器来个大翻身，使工厂早日全面开工生产。全体修理工积极响应军代表的号召，梳纺部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梳毛机的过毛轴、天轴都修好了，又把四台笨重的梳毛机修理得轻便灵活，提高了生产效率。八台走锭纺纱机在日本占领时期，自动回车的倒轮装置就全坏了，回车时要用手扳，既费力，又费时间，而且纺纱粗细不匀。老工人孙荣、赵瑞霖等同志就到废料堆里找材料，结果全部修好了，纺的纱又匀又快，还能纺细纱。他们还修理好了三部环锭纺纱机，又将纺毛线机由一道罗拉

改成二道，紡的纜又均勻，捻度又好。另外有三台梳毛機在國民黨時期一直無人修理，廢置不用。工人馬福利等經過兩個星期的努力，也全修理好了；整染部也修好了縮呢機。

解放前兩年，二號鍋爐破了兩條花邊一直沒修。鍋爐房生產小組長楊國華想到大開工生產後，單靠三台鍋爐供氣恐怕不夠，要影響生產，就和刁永惠商量，想出了修復二號鍋爐的辦法，報告給工長，可是舊工長硬說不能修，還威脅他們說：“鍋爐爆炸出危險，死了人誰負責？”楊國華同志說：“我負責！”又問：“你能不能簽字劃押？”答道：“簽字劃押就簽字劃押！”但建議一直提了五、六次；舊工長还是不給往上轉達，也不讓動手。

後來，企業局局長來廠，召集生產小組長開會，楊國華就向局長匯報了這件事，得到了局長的支持，鼓勵他們大膽干，並說：“有人阻擋或有困難，就打電話給我，一定給你們解決。”第二天，廠行政批准了他們的計劃，鍋爐房十五個工人就興高采烈地動起手來了。經過四十五天的苦戰，克服了許多困難，二號鍋爐的花邊終於補好了，還把鍋爐全部檢修了一遍。經過試爐，完全成功。這樣，在國民黨手里死了兩年多的鍋爐，在翻了身的工人手中又復活了。軍代表和工會、青年團的負責同志敲鑼打鼓親自給他們送喜報，在鍋爐房門口貼上了六個大金字：“慶祝鍋爐復活。”他們全組都受到了獎勵，楊國華同志被評為全廠的特等勞動模範。

像鍋爐房工人這樣的干勁不是個別的。這是由於解放以來黨對咱們工人不斷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結果，咱們工人逐漸從心底里感到共產黨是咱們的親人，沒有共產黨咱們永輩子翻不了身。在檢修機器恢復生產的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個基礎上，咱們工廠里開始發展了黨的組織。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黨支部公開了，公布了黨員名單，黨的公開是咱們廠的一件大事，從此，咱們工人更緊密地團結在黨組織的周圍，為恢復生產，改造工廠而

不断斗争。

机器逐步检修好了，但是还有原料问题。咱们工厂在解放前是个不管原料、成本和产品销售的军需工厂。有原料，工厂就生产，没原料，咱们就停工，谁也不为原料发愁。可是现在咱们是人民的企業，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所以军代表就派工作组的同志到山东、东北和北京附近收购羊毛，好不容易买到了八十多万斤，工厂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全面开工大生产了。

咱们又另外建立了一个棉织部，生产棉布用来换取羊毛，继续解决原料问题，还可以解决工厂恢复初期开工不足所造成的工人生活问题。哪里有厂房呢？咱们工人就动手把一个又黑又脏的旧仓库改变成了新的织布工厂。棉织部开工后，解决了工厂一部分困难。

不过原料收购方面的困难，并没有完全解决。咱们的羊毛主要是产在西北，可是这时西北还没有完全解放，工作组的同志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包头等地去买羊毛，克服了许多困难，到一九五〇年初，西北羊毛陆续运到，原料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机器、原料都基本解决后，工厂还面临着产品卖不出去的困难。那时全国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人民的购买力还很低，穿呢子服装的人不多；又加上咱们厂解放前一直做的粗活，工人技术得不到提高，恢复生产后织出的呢子质量还很差，因而销路很窄，往往卖不出去，造成资金大量积压。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底为止，库存产品折合小米八百一十多万斤，这笔钱够当时全厂八百二十六名职工发三年工资，也足够拿来盖一个像咱们这样规模的工厂。从一解放，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份以前，工厂的经费全部由军管会拨款供给，以后是由人民银行贷款维持。这说明咱们人民政府对工厂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怀。可是咱们是一个国营企业，应该给国家积累资金，怎能够老靠国家贷款呢！

摆在面前的問題是提高产品質量，打开銷路，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改变咱們厂的生产狀況。可是当时有些領導同志忽視了这一点。他們認為咱們是个制造高級产品的工厂，不如暂时停下算了，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再办。由于缺乏經驗，他們还錯誤地把改革不合理的旧工資制度，当作当时工厂的重要工作，集中了很大的力量去搞工資改革方案。有一些工人原来就有改革工資的要求，又有一些工人怕降低自己的工資，弄得大家情緒很不安。

市委研究了这些情况，給咱們指出，旧的工資制度很不合理，必須改。但眼前生产沒有發展，工厂亏本，拿什么来进行工資改革？要改就只有拉下高的来补低的。这样决不能使工人滿意，也不是多数工人的要求，因此現在不能改。市委还指示說：工厂一定得維持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力發展生产。党支部領導全体干部認真討論了市委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必須在發展生产的基础上来改善职工生活，改革不合理的工資制度，因而决心全力組織好生产。經過党內外的充分醞釀，一九五〇年六月召开了第一次职工代表會議，專門討論了生产問題。領導上把工厂的底子全翻出来了，要求全体职工想办法解决。通过討論，大家都說：“咱們一个不上千人的制呢厂，就压了国家八百一十万斤小米的建設資金，国营厂不能給国家上繳利潤，还想伸手向国家要錢增加工資，这怎么說得过去呢？”便一致提出要提高質量，搞好生产。會議期間，职工提出了二百多条有关生产的合理化建議。在这次会上正式成立了有职工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員會”。

政府为了帮助咱們厂解决产品銷路問題，軍委向咱們厂訂了十万碼标准制服呢，这是国家給咱們的首批定貨。党总支提出了：“提高質量，爭取提前完成十万碼呢国家定貨”的号召。全体职工都十分兴奋，个个摩拳擦掌，爭取打响第一炮，大家說：一定得使清河呢闖出个名誉来！各車間的紅旗競賽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完成訂貨首先碰到的困難是毛條供不上，梳紡部工人就利用星期天加班把梳毛車安上五個軸，使日產量由八十公斤增加到一百一十公斤，解決了毛條的供應問題。機織部八月份上半月很少人能達到日產十八公尺的指標，經過工人們的努力，九月份全部達到了。整染部也由日產二十四匹提高到日產二十九匹，達到了生產指標。在全廠職工的共同努力下，在熱烈的競賽中，第一批國家定貨終於提前四天全部完成了。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了全廠慶功聯歡大會，獎勵了評選出來的生產模範和優勝工作者共七十五名。咱們工廠首次受到了市委的表揚。

通過十萬碼呢生產競賽，咱們工廠開始樹立了新的風氣。以前，有些工人是“胳膊上長星，給多少錢干多少活”，不關心工廠的生產任務，在生產上老是互相埋怨。這次競賽中互相支援，都把完成生產任務看作最大的光榮。十萬碼呢定貨任務的完成，使工廠扭轉了一直虧本的嚴重情況，從此咱們廠能給國家上繳利潤了，這就完成了工廠的生產恢復工作，工廠走上了企業化的道路，為今后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槍斃工賊王壽隆

正當我國人民為恢復國民經濟和完成各項社會民主改革而鬥爭的時候，美帝國主義竟然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動了侵略戰爭，並且把戰爭的火焰推向鴨綠江邊，直接威脅到咱們祖國的安寧。這種瘋狂的侵略行動，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恨。中國人民不能置之不理，我們要斬斷敵人的魔爪。於是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十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狠狠地打擊這個瘋狂的侵略者。

為了提高全廠職工的認識，使人人都能看清和看透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咱們工廠里也大張旗鼓地開展了抗美援朝宣傳運

动。领导同志用许许多多生动的事例深刻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美帝国主义今天是在走当年日本鬼子的老路，以朝鲜和我国的台湾为跳板来侵略咱们。又指出美帝是纸老虎，我们完全能戳穿它，打败它。一提到日本鬼子，工人们立即想起了那可怕的人间地狱，大家纷纷控诉起日本鬼子的苦来了，全厂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反帝诉苦运动。通过诉苦，大家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还是吃人”。绝不能让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再统治咱们。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些工人还主动提出要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去打击美国狼。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了。反帝诉苦运动中，工人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苦，就进一步联系到那班过去帮助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压迫咱们工人的旧工长，特别是以汗奸工贼王寿隆为首的一群特务、恶霸身上。这群家伙虽然再不敢像解放前那样横行霸道、明目张胆地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可是仍然担任着各种行政职务，还管着生产，管着工人。因而，诉苦一提到他们，工人顾虑就多了，怕不解决问题，怕“打不着狐狸，还闹了一屁股骚。”有的说：“头里诉了，后里放了，让他们出来再糟塌我们吗，算了吧！”工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顾虑呢？原来刚一解放时，工人就要求开会斗争王寿隆。可是当时的厂长依靠咱们工人不够坚决，而是错误地认为王寿隆和那帮旧工长有技术，生产上离不了他们。他竟对工人说：“以后还要增设碾米厂，你们能管得了？”常常把工人对这批特务把头的义愤看成是工人内部的宗派斗争。在工人一再要求下，到一九四九年七月里，才开了个说理会，让工人和王寿隆说理。王寿隆在会上根本不低头认罪，还说什么在敌伪时期他是“不得不打人”。厂长总结时竟把王寿隆的罪行只说成是“流氓行为”，又说王是工人出身，可以改造，弄得不痛不痒的。会

后的当天晚上工人还看见王寿隆逍遥自在地在钓鱼。随后王寿隆竟被调到企业局干部学校去学习,后来回到厂里,更气势汹汹地对工人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日本时代我管你们,国民党时代我也管你们,共产党来了我照样管你们。”旧工长的气焰也跟着高起来了,在厂里瞪着眼睛横着走路。布置工作时动不动用大帽子压人,还压制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打击积极分子。这些人还和蒋匪暗藏特务葛秉武等人勾搭起来。当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后,这帮特务更大肆活动,散布谣言,破坏生产。王寿隆对工人说:“共产党长不了,再过三年四年日本就要回来了。”葛秉武阴谋发展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又公开撕毁毛主席像。特务聶兆祥乘人不备,往连丙清的机车上丢一根木棍,破坏了他所档的梳毛机,那时车间里常常出事故,一会儿皮带断了,一会儿车上起火,一会儿车轮子飞起砸人,弄得工人个个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后来查明了都是这些人干的。咱们工人在解放后翻了身,深深体会到解放了的好处,可是这些人不除掉,就是不痛快,工人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压制。

在工厂进行民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造旧的、腐朽的经营管理机构,废除那些不合理的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清除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历来压迫工人、为工人所痛恨的封建把头;同时,团结改造旧的技术人员,使他们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这实质上就是依靠谁来办工厂和用什么方法来管理工厂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咱们厂的党内是有过原则性的争论的。刚接管工厂时为了避免混乱,暂时把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这是为了到适当时候打掉它,彻底改造它。但当时厂里个别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旧制度压迫工人的实质,只看旧工长有技术会管理生产,看不到他们所一贯执行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是和社会主义企业性质所根本不相容的,是束缚工人积极性的,因而便害怕触动旧的,

不想徹底的改造它。市委領導同志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指示咱廠必須放手發動群眾，挖窮根，吐苦水；深入開展訴苦運動，把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搞深搞透，把工廠的民主改革搞徹底。否則將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黨總支堅決貫徹了市委的指示，支持了群眾的鬥爭，訴苦運動就深入開展起來了。在控訴大會上，人民政府逮捕了王壽隆和他的爪牙傅松青。這一天梳紡部的產量就提高了十分之一。隨後又逮捕了葛秉武、聶兆祥、崔家貴、徐彥明等反革命分子。領導上又根據工人的控訴，把九個欺壓工人的舊工長撤了職。大家都說：“這回咱們工人說話真解決問題呀！”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人民法院把王壽隆押回廠里公審，那天梳紡部有三分之一的人脫離生產參加了大會，而產量反由原來的2300公斤提高到2558公斤。會後，全廠工人都簽了名要求槍斃王壽隆。三月十八日，人民政府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在工廠開庭宣判王壽隆死刑，他的兩個爪牙傅松青、李貴分別判處八年和四年徒刑，並立即將王壽隆押下就地執行槍決，全體到會的職工頓時沸騰起來了。一致歡呼：“擁護人民政府為咱們工人除大害！”“人民政府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一直喊了半個鐘頭。大家興奮地說：“這回咱們清河制呢廠的工人得到第二次解放了。”

工賊、把頭斗倒了，特務清除了，接着就廢除了舊的工長制度。改四級領導制（廠長——工務科長——工長——工人）為三級領導制（廠長——車間主任——工人）。並充分發揚民主，由工人自己直接選舉了車間主任，這在北京廠礦還是第一次。新選出的這些工人幹部，最顯著的特點是密切聯繫群眾，有事和群眾商量，生產上負責，關心體貼工人，和群眾同甘共苦，給群眾打水送茶，幫助群眾干活，受到工人熱烈的擁戴。通過民主改革，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的覺悟，舊的技術人員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作風一般都有了

转变。还健全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实现了管理民主化,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工厂中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工厂的抗美援朝运动更深入地开展起来了,职工们响应了抗美援朝总会“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每个人都自动地从每月工资中提出百分之几踊跃捐献,总机械部等单位职工还参加了建立第二车间的义务劳动,将所得报酬全部捐献。大伙时刻关怀着最可爱的人,经常给志愿军写慰问信,送慰问品。当咱们厂接受了为志愿军生产十五万条军毯的任务以后,全厂都订立了爱国公约,以无比的热情,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提出了“车间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是战胜敌人”的口号,很快地全部完成了这一光荣的生产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神圣斗争。爱国主义觉悟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咱们厂超额7.68%完成了一九五一年度的国家生产计划。

四、“三反”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月,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任务。接着,又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开展这个运动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盗窃,保护咱们的干部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打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进攻,为增产节约运动扫清道路。

一九五二年底这个运动在咱们厂开展起来了。

解放后资产阶级向咱们厂的进攻是严重的,那时咱们厂购买原料,销售产品,有许多要经过资本家的手。为了盗窃国家财富获取暴利,资本家就用种种卑鄙手段向咱们厂的干部大肆进攻。比如天津裕民皮毛行的资本家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了获取暴利,拿了

咱們廠三千匹布作本錢，到綏遠收購羊毛，回來又賣給咱們，只此一項便騙取國家好幾億元（舊人民幣，下同）。又如咱們廠生產的地毯紗由裕民代銷，貨賣出去了，他們不立刻通知咱們，拿錢轉了幾轉才給咱們交賬。咱廠幹部一到天津就成了資本家的座上客，管吃管住，送錢送禮，招待得十分周到。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更大的暴利。上海四方工程行承造咱們的鍋爐房，資本家也是想盡方法偷工減料，結果單這一項工程就偷工減料一億五千萬元。又如當時的生產科長，到上海為新建的第二精紡車間購買機器，資本家答應給他10%的回扣。整染部染色工程師，給天津顏料商拉了出去，咱們廠用染料就得高價買他們摻假的顏料，資本家行賄金子就有十兩，還答應再給他三四千萬元。此外，在咱廠經營科當採購員的張利民更是資本家的坐探。他丈人開皮革行，一了解到工廠需要什么，就立即給他丈人報信。通過他採購的東西，價錢便由他控制。違法資本家就是這樣用打進來、拉出去的办法，企圖控制咱們廠的整個產銷過程。

在貪污分子中，有大部分是留用的舊人員，他們的舊思想舊意識還沒有得到改造，他們把舊社會的貪污的惡習帶進了人民的工廠。

但其中也有少數的革命幹部被拉下水去，這是因為這些同志在入城以後，忘記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告，放鬆了對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警惕，因而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在資產階級的進攻下做了他們的俘虜。

在充分發動群眾和認真貫徹“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下，開展了群眾性的檢舉運動，黨總支把工人積極分子組織成三個打虎隊，作為鬥爭的突擊力量。他們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尋線索，找材料，算賬對証，完全掌握了貪污分子的底細，使得貪污分子不得不束手就擒。在黨的政策的教育和群眾的幫助下，有過貪污行為

的干部都徹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三反”运动获得了徹底的胜利。

“三反”的胜利，改造了旧風气，堵塞了漏洞，打垮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工厂的生产經營大大改善了。同时通过运动，广大职工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划清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特别是党对贪污分子不分党员、群众，不分新老高低，都给以严格的批評教育和适当的处理，犯有贪污罪行和阻碍运动开展的党员领导干部，在运动开始时，即受到撤职的处分。这种大公無私的精神，使咱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党的偉大、光荣、正确，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三反”运动也教育和挽救了一些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蝕而失足的干部，他们坦白交待了贪污罪行后，大部分都在以后的实际行动中証明他们是幡然悔改的，有的因而深刻地接受了教訓，鍛煉成了好干部。

通过“三反”运动，也鍛煉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其中最优秀的一些人被吸收入党。“三反”以后大批工人骨干被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上，参加工厂的管理工作。大大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扩大了工厂管理的群众基础。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的特点是忠心耿耿、廉潔奉公、全心全意地为生产、为群众服务。如“三反”前的經營科工作很被动，不能完成任务，是反贪污的重点。科里的人大部分在运动中受过审查，情緒低落，不願搞經營工作。“三反”后，調了赵海、陈守庆等工人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政治上团結了全科职工，克服了怕犯錯誤不安心于經營工作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作从消極被动轉为積極主动。过去車間要材料，催着才去买，买回来还常常不合用。这时，他们發动材料員深入車間，并建立每周二、三次的材料員和采購員联系會議制度，这样就作到完全掌握生产需要，及时供应。車間临时需要些什么，随时打电话給經營科，立即就办到。如有一次車間打电话給經營科說：“梭子供不上用啦！”当时北京沒貨，新提拔的采購員、原机織工人李述章同志，就連忙坐火

車去天津买,到了天津办事处,已經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对办事处的干部說:“厂里在搞竞赛,急着用梭,天黑了也得去买。”就立即跑到各商店去敲門,終于選購了一批好梭,一夜沒睡,赶快到車站等車。第二天清晨七点半鐘就回到了經營科。大伙很奇怪地問他:“老李,你怎么連夜回来啦?”“赶快吃点飯,睡覺吧。”他說:“我飯不吃、覺睡不睡不要紧,只要梭子能用得上就行啦!”

以前工厂推銷产品是坐門等客,这时全科人馬出動到各地推銷。因为他們及时保證了材料供应,出色地完成了推銷任务。因此,經營科曾被評为全厂的模范科。

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全厂还进行了民主选举厂长、副厂长。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会主席、老工人赵鸞霖同志被选为副厂长。“三反”运动的胜利,結束了工厂的政治改革时期,开始了以生产建設为中心的职工运动。

五、推广先进經驗

在“三反”胜利結束以后,党总支领导全厂职工开展了以学习先进經驗、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增产节约运动。把一切力量集中到生产上来。

工人们經過抗美援朝、民主改革和三反运动,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生产热情十分高涨,大伙积极响应了总支的号召,开展了劳动竞赛,热火朝天地搞生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許多工人提早上班,干起活来猛如虎,不休息,甚至連飯也顧不得吃。大伙只有一个心思: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多出一把力。

为了把工人的干劲从拼体力引向改进技术,党总支积极組織和發动全厂职工学习先进經驗。向大伙指出,推广先进經驗是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一定要抓住,只有抓住了它,才能事半功倍。

那个时候,全国各棉紡厂正在普遍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和五一

織布法。黨總支領導同志認為：棉紡毛紡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棉紡能行，毛紡就不能推行嗎？一定能！因而下決心在咱們廠也來推廣。

乍開始的時候，很多工人都不相信棉紡的經驗也能在毛紡中推廣，黨總支就反復地向大伙宣傳，打破大伙的保守思想，鼓勵大伙進行創造性的勞動。大伙一想，認為有理，要不是創造性的勞動，怎么能出來個郝建秀工作法呢？許多人同意試一試，但是還有些懷疑。這時劉世梅、成杏先、劉文琴、蕭玉鳳、高淑賢、王蘭芳等六個青年工人被群眾選出來進行重點試驗。她們心里也沒有底，顧慮很多，信心也不大。

為了增強他們的信心，黨團的領導幹部親自動員，向她們交待任務，再三地囑咐她們：“不要怕困難，要依靠群眾，團結技術員，虛心學習，這是黨交給你們的任務。”廠長在學習動員會上說：“你們六個人學，不是給自己學，是代表全國毛紡工人學，任務很光榮，一定得學好。”接着廠的領導又請了中央紡織工業部的技術人員來給他們從理論上講清楚在毛紡中同樣可以推行郝建秀工作法的道理，這就給了她們很大的鼓舞，增加了她們的信心。

一開始學習，因為車間調劑溫濕度的設備不好，空氣干燥，細紗的斷頭較平常多兩三倍。可是六個青年工人並不氣餒，她們牢牢记住黨總支領導同志和廠長的話，雖然是累得眼睛都紅腫了，還是按照郝建秀工作法進行巡迴操作。每天這樣累，還堅持了下班讀報制度，讀完報就開會，研究學習情況。向來沒有喊過一聲苦。這樣深深地感動了技術員，使他們也提高了信心。在沒有改善調劑溫濕度設備前，他們就不顧疲勞地拿着噴霧器向紡車上噴水，解決了濕度不足的困難。

經過短時間的學習，六個青年工人提出要求，要按照郝建秀工作法從看200個錠子提高到看400個錠子。她們說：“既然學了，就

得学好它！”領導上立即支持了这个意見。第一次試驗开始了，头一个看400錠子的是青年团员刘世梅，她一上车心里就發慌，一怕繞罗拉把机器搞坏，二怕断头多，回毛多，緊張得不得了，头都不敢抬起来。但是一个鐘头过去了，两个鐘头过去了，既沒有繞罗拉，断头也不多，刘世梅的心才安定了下来，她感到很輕松，比起以前乱跑还顧不过来的情况不知好了多少倍。一下班她就像打了一次大胜仗似的高兴地对别人說：“看400錠比看200錠还省力哪！”試驗的成功，更加强了六个青年工人的勇气，不到二十天，她們全都学会了郝建秀工作法，并都能运用自如。經過技术人員的帮助，她們的操作，被总结成为一套完整的“細紗基本工作法”，并制訂了細紗工作手冊。

試驗成功后，就在全車間推广起来了，一开始有些工人对新工作法了解得不够，認為它就是“繞圈子”（指巡迴），有人認為断头多了还是接完这里再接那里的好。有人認為小先生学得好是因为手快，自己手笨学不成；有人強調机器坏断头多不能学。新工人認為，老办法还没学会，新办法哪里成。有人又怕学会了多余出人来自己就要被調走。党支部针对这些思想大力进行了宣傳教育。組織了六个小先生进行三次表演，又叫技术人員給工人上技术課。这一来，大伙了解到按新工作法来做可以提高看錠能力，降低消耗，減輕劳动强度。打破保守思想后，大伙紛紛提出保証，要在两个星期內学会。領導上又把小先生分配到各組去当小組長，作具体指导。

小先生們最初是逐个地教，嗓子都喊啞了，有些人还是有意見，說小先生偏心眼，尽帮助别人不帮助自己。有些人就明学暗不学，說：“我不学郝建秀工作法，回毛也不多啊！”小先生沒有向困难低头，她們想：光我們六个人学会了，对国家的好处不大，非得大家学会了才行。在团支部的帮助下，她們就团結了各小組的積極分子，組成了核心小組，經常研究各小組情况，并分工从思想上、技术

上帮助各組同志学好。这样，新工作法就得到迅速的推广。

推广的过程中，精紡車間副主任也存在着保守思想，他阻撓先进經驗的推广。在紡42支改良毛时，刘世梅試驗成，用八号鋼絲圈代替六号，断头可以大大减少。便向他建議把六号的都換成八号的。他說：“几号紗用几号鋼絲圈是有根据的，不能变动。”刘世梅再向他講道理，他說：“我三十年的老經驗了，你小孩子懂得什么？我是你師傅，你是我徒弟，我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刘世梅向厂長和車間主任反映，他才勉强地換了一面(200錠)。可是在夜里他叫人把車速加快了，第二天刘世梅一看怎么断头比以前多了，正在納悶，他过來說：“你看換八号鋼絲圈不行吧！”刘世梅說：“師傅，你是不是把車速加大了？”他还說：“沒有。”刘世梅拿起表来一試，果然一分鐘就快了十轉。副主任对先进經驗的这种态度，給她們造成很多困难。但是她們並沒有因此鬧情緒，为了推广好郝建秀工作法，总是想团結他，向他講道理。刘世梅常說：“咱們的學習公約有一条是保証不急不躁，不要态度。咱師傅是有技术的，我們應該帮助他，發揮他的特長，不應該和他鬧气。”后来領導上了解了这一情况，就及时地責令車間副主任停职反省了。工作法又得到順利的推行。

郝建秀工作法在七月份重点學習，八月份全面推广，在推广的三十九人中有三十五人基本掌握了。因而全車間平均回毛率由七月份的1.102%降低到八月份0.499%，仅此一項每年就可为国家節約三亿三千多万元。在看錠能力上，原来是三个人合擋400錠，到八月份能單独擋400錠的，已經有二十人了，這一項一年可以給国家增产一亿多元。在推广中，刘世梅等小先生还在技術人員陈鳴泉等的指导下，結合实际操作經驗，創造了一个“清潔指标仪”，这对郝建秀工作法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六个小先生一九五二年都当选全厂一等劳动模范，其中刘世梅同志当选为华北区工

業劳动模范，全国紡織工業劳动模范。

在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当中，精織車間的成績也是显著的。这个車間是一九五〇年新建的，一九五二年才正式投入生产。精織車間的工人們，有的是从訓練班畢業的学工，技术很不熟練，有的是从咱們老厂粗織車間調过去的老工人，懂得技术，但誰也沒織过嗶嘰。只有从山西、上海調来的部分工人，技术熟練，也織过嗶嘰，因此工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操作方法不統一。日产19公尺的指标，七月份只有个别的达到了，八月份大部分工人也沒有完成，产品合格率只占88.84%。为了提高工人技术水平，为国家增产节约建設資金，咱們党总支决定在精織車間学习和推广“五一織布法”，工人們选出十二个小先生开始重点試驗。在試驗中領導上总结了小先生夏金妹的檢查經紗預防断头、檢查布面預防次布的工作方法，补充了五一織布法，把棉織多台巡迴檢查規律，改为單台巡迴檢查規律，并且結合小先生的經驗，用苏联郭瓦廖夫工作法的精神，总结出一套較完整的先进工作法。因而九月份重点試驗中，小先生的台时产量由2.046公尺提高到2.125公尺，質量合格率由88.19%，提高到97.4%。十月份开始快速推广，在十一天内就在全車間普遍推广了。这一先进經驗的推行，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七月份台时产量是1.784公尺，十二月份达到2.27公尺，提高了23.3%，質量合格率由八月份的89.9%提高到十二月份的95%，全年共給国家增产价值一百三十多亿元，純节约三亿九千多万元。在推广“五一織布法”中，車間組織了学习先进經驗的生产竞赛，出現了很多先进人物，如范繼先一直超額完成生产計劃，一九五二年被評为全厂二等劳动模范。以后又被評为北京市地方工業局先进生产者。全車間經常有70%的工人超額完成国家計劃，并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生产管理制度，因此一九五二年被評为全厂模范車間，后又被評为北京市地方工業局模范車間。

在增产节约竞赛运动中间，咱们厂学习和推广了十三种先进经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上半年因为“三反”运动忙，没有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下半年不仅补上了，而且超额了7.99%。结合运动，还进行了生产改革，废弃了一些不合理的管理方法，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制定了生产计划，规定了技术标准，严格的核算成本，这使咱们厂的经营，逐步走上了经济核算制。四年来咱们厂的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一九四九年只能生产毛呢6000公尺，毛线4000公斤，到一九五二年就能生产毛呢60900多公尺，生产毛线38400公斤，都增加十倍左右。职工人数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这期间还扩建了一个拥有6800锭子的精织车间，增加了呢呢类新产品，这是咱们厂有史以来第一次扩大工厂规模和产品种类，在生产上的一个大转变。从此，咱们厂的生产走向了多样化，咱们能生产高级产品了。工厂恢复与改造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就为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厂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章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1953—1957)

一、心里更亮堂了

一九五二年，咱們國家的經濟恢復工作勝利完成了。從一九五三年起，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要把咱們祖國建設成為幸福美好的社會主義樂園。

在新的形勢下，一九五三年，黨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綫。總路綫的內容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綫的光芒給全國人民照亮了前進的道路。全國人民熱烈地歡呼總路綫的公布。

這年，咱們廠里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宣傳教育。一幅宏偉的社會主義遠景展示在咱們面前：那時候，工廠自動化，農村機械化，全國普遍電氣化；年年五穀豐登，處處牛羊成群，家家豐衣足食，人人知書識理。多麼吸引人啊！大伙高興得心花怒放，連嘴都合不攏了。領導上又給咱們詳細地講解了總路綫的內容，還特別講到咱們工人階級在實現總路綫中的責任。大伙都高興地說：“看到社會主義了！”“有方向了！”“有奔頭了！”

大伙對社會主義社會無限嚮往，恨不得它馬上就實現。但是，在這以前誰也不知道往社會主義的路是怎樣走法。許多問題弄不明白。比較普遍的是鬧不清個人和集体的關係，自覺或不自覺地

走个人發家的道路。比方不少人想买地，有的已經买了。有一个工人，在工厂里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一心惦记着家里的地，一次干部通知他开会，他答道：“回家要开白薯溝，明天好栽白薯呢！”說完，头也不回就走了。又如，木工組有的工人，在乡里包了不少活，白天做工也不安心。还有一个工人，想弄头小毛驢，回家赶大車，說这样既能多賺錢，生活又自由。有个別人还划不清劳动和剝削的界限。比如有个姓吳的工人，竟雇了几个人，开起卖砂子的砂場来了；生产任务完成完不成他并不考虑，成天只是盤算着挖几方砂？卖给誰？能卖多少錢？賺了一些錢后，生活也闊气了，天天下館子吃飯。看到这种情形，大多数人都說他这是当“資本家”，是剝削工人，很不應該。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吳經理”又做工、又經商，点子多，有办法。为什么会产生上面这些思想呢？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咱們工厂是处在农村，解放前，大部分工人是半工半农，解放后，家里种地，自己作工，但是有空还是要在地里搞一搞，所以，思想上有許多小农經濟的意識。另一方面，咱們厂增加了很多新工人，他們大部分来自农民或其他階級，带来了許多非工人階級思想。

咱們厂的党总支研究了这种情况，認為貫徹总路綫就要帮助大家划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界限，認清方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組織大家进行了一次大討論。

咱們在解放前为什么受苦？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来的？咱們的前途是什么？今后是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發家的道路？这是这次討論的中心。通过討論，大伙兒認清了国家的前途和工人階級的前途，明确了必須走大家富裕的道路。有个工人說得好：“今天工人再要买地，那就不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而是往后退，往資本主义路上走。解放前有人想买地，那是为失業留后路。解放后，咱們生活有了保障，就應該以厂为家，加紧劳动，建設社会主义，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今天要是再有人想个人發家，就等于撤

开陽关道不走，偏偏要过独木桥。再說咱們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咱們应该看得远，首先想到国家，想到社会主义，要不然，能对得起工人阶级这个光荣称号嗎？老工人連丙清說：“日本鬼子弄得我家破人亡，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从心眼里热爱党，向往社会主义，可是倒底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摸不清楚，因而就想积点錢，买点地。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錯了，今后我要坚决与小农經濟割断关系，叫家里参加农業生产合作社，自己在工厂一心一意把生产搞好。”

在討論中，大伙还拿解放前后作了对比，算了細賬。一算賬，穷根也就出来了：解放前每天劳动十二小时，每月平均工資最多只能买一百斤老玉米；解放后，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平均工資提高到五十三元，合六百五十斤老玉米。为什么在解放前劳动時間那样長，而工資反而那样低呢？原来咱們工人創造的財富全被反动派剝削去了。剝削制度是咱們受苦的根源。今天如果自己又想当資本家、当富农，反过来剝削別人，那可是十足忘本，是往死胡同里走。大伙批評了“吳經理”的剝削思想，刘春芝說得好：“剝削最可耻，劳动最光荣，咱們工人要靠劳动吃飯，不能剝削別人。”

这次大討論，使大伙見开了窍，都說：“現在知道社会主义的道路怎样走了。”原来不安心生产的工人積極起来了，“吳經理”也在大家帮助之下，認識到自己已經走上絕路，幸亏党和大伙把自己叫了回来，因而关了砂場。家有土地的人，百分之九十参加了农業生产合作社。从此，咱們厂工人最后摆脱了小农經濟影响，决心以厂为家，搞好生产，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找到了，方向明确了，咱們毛紡工人在过渡时期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党总支也給提出来了。咱們国家要实现工業化就需要大量的錢，比如第一个五年計劃，国家用于經濟文化建設的投資折合黄金就有七万万兩，这笔錢打哪来呢？不用說，要靠全国人民

增产节约，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这是全民的任务，当然也是咱们毛纺工人的重要任务。比方咱们能争取更多的产品出口，就能换来更多的钢材和机器，直接用于重工业建设。在生产发展以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提高了，需要更好更多的日用品，咱们应该多生产价廉物美的呢子和嗶嘰，满足人民需要。毛纺工业要发展，就得有工人、有技术人员。所以为国家培养干部，就成为咱们工厂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任务明确后大伙感到咱们厂生产好坏，关系到五年计划，关系到工业化，因而劲头更足了。全国劳动模范刘世梅说：“想到共产主义真是越想越美，我看到每个纱锭都很爱，因为每个锭子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转动。”大伙纷纷表示：“现在方向明确了，具体任务也明确了，心里更亮堂了，咱们一定要加劲干哪。”

一九五四年六月，又有一件大喜事——宪法草案公布了。咱们工厂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地开展了讨论。大伙见宪法把建设社会主义订进去了，十分高兴。又看到把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订进去了，心里更是激动，许多人流出了热泪。是啊！能不令人激动吗？回想解放前，反动统治者根本不把咱们当人看，咱们没有丝毫权利，而在解放以后，咱们一躍成了国家的主人，很多工人当选为人民代表，还能出国访问。就拿咱们工厂来说吧，有八个工人当选为区、市人民代表；刘世梅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还到过波蘭参加五一观礼。刘文琴参加过赴朝慰问团。这一切，解放前做梦能想到吗？大伙儿从心底里深深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热爱咱们的伟大祖国；同时也更加体会到，作为国家领导阶级，咱们担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全厂职工通过讨论更深刻地体会到咱们国家的民主生活和人民政府对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女工对宪法中规定保障妇女权利、保护母亲和儿童利益特别感动。老工人对宪法规定保障公民劳动权、休息权有着与众不同的感觉。回族工人夏玉钟谈到党的民族

政策給他帶來的幸福時，流着幸福的热泪說：“宪法草案的公布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們少数民族的大喜事。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我是一个回民，但解放前从来不敢向人家講我是回民，因为回民到处受人歧視和侮辱。現在回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同样都得到了平等地位，而且風俗習慣也得到了尊重和照顧，为了照顧回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厂里領導上特地开办了一个回民食堂，我們回民深深地感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溫暖。”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通过了宪法。当天晚上，全厂职工举行了庆祝大会，工人們穿上节日的服裝，欢天喜地参加了大会。老工人王忠說：“解放前我活了几十年，經過了好几个朝代，从来也沒有遇到过这样幸福快乐的日子。”工人們在全厂到处貼滿了标語，紛紛表示：“用提前完成九月份生产計劃的实际行动庆祝宪法誕生。”就在宪法公布的第二天，在生产上就出現了不少新紀錄，梳紡第三小組出現日產 406.6 公斤的新紀錄，超过原計劃指标的25.2%。机織打緯工王淑英創造了日產120公斤的新紀錄。精織車間工人張宗义創造了日產絲毛混紡嗶嘰24.4公尺、全部一等品的新紀錄。

宪法總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用法律形式巩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权，全厂工人正沿着宪法指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滿怀信心地大踏步前进。

二、产品質量大改观

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計劃。实行計劃建設以后，整个国民經济就像一个大工厂，在这里面，分工很細，各有各的任务；但又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一样也不能落后。任何一个部門完不成国家計劃，都会影响整个五年計劃的进行，就像咱們厂，

如果有一个車間完不成任务就会影响全厂生产一样。

过去三年，咱們厂完成了恢复工作，并且在生产上有了初步發展，但是有一个包袱还背在身上，就是質量低的問題。这个包袱，曾經影响到咱們全面完成生产計劃，影响到咱們厂把积累資金和滿足人民需要的任务很好地担当起来。而現在，在全国开始实行計劃經濟建設以后，如果不赶快解决这个問題，不仅咱們厂很难迈开大步前进，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上級領導关心地給咱們提出了这一点。

所以，党总支决定：在五年計劃期間咱們厂的任务是以提高产量为中心，全面完成国家計劃。力爭在最短时期，把質量低这个包袱甩掉。

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得讓全厂职工在思想上重視它，得讓大家都知道質量問題的严重性。說起来令人痛心，一九五二年生产总值是超額完成了，可是因为質量差給国家造成了四十七亿元的損失，其中因“染花”造成的損失，就有三十五亿多元，結果上繳利潤只完成原計劃指标的40%，而銷出去的那些呢子，因为質量不好，顧客常常来信批評，甚至干脆把呢子退了回来。質量的問題已經給国家給人民造成了很大損失，但是並沒有引起全厂职工的重視，部分領導同志也存在着重产量忽視質量的思想，錯誤地認為：“只要产量任务完成了，質量差一些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每逢出了次品，就想办法“裝飾”一下，冒充好貨出售，比如把“染花”的次品回染，当合格品卖出去。所以要解决質量問題必須打破这一关。党总支在上級党委領導下开展了一次質量大檢查，在領導干部和技术人員中揭發和批判了忽視質量的种种表現。首先，讓大家認識到这是資本主义經營思想的反映，資本家办企業是为了賺錢，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摻假，偽裝，什么都干得出来，而咱們社会主义企業是人民的企業，根本任务是滿足人民需要，咱們不能这样

做。而且对人民不負責，实际上也是对国家不負責，拿次品含糊些卖出去了，看起来好像完成了国家計劃，其实呢？呢子不耐穿，消耗增多了，就是浪费国家财富，所以实际上是对国家不負責。党总支又指出，进行計劃建設，就要完成計劃；質量不行，計劃怎么能算全面完成呢？要是厂厂都完不成計劃，国家的計劃怎么能实现呢？經過大家討論，大家批判，使全厂干部和技术人員認識到了对国家負責和对人民負責的一致性，树立了社会主义經營思想和計劃观念。接着党总支又通过一系列的大会小会，向咱們工人进行宣傳教育，同时举办了質量展覽会。

質量展覽会，用許多实物和細賬生动地告訴大家，質量低劣給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損失。有一幅画算了这样一笔賬：一月至五月因次品积压給国家造成五万多元的損失，要是用这笔錢买織机可以买二十二台。另一幅画告訴大伙，一九五七年因“染花”造成半成品积压就有一百五十九万元，如果买羊毛，可以供給工厂生产三个月。看了展覽会后，大伙很心疼。老工人馬士明說：“全国在搞工業化，需要很多錢，可咱們次品这么多，損失这么大，多么叫人痛心啊！赶快想办法吧！”

那时候質量不好，染花是个大問題，而染花的問題并不仅仅是出在整染，其他工段也有关系，比方梳紡工段常出“大肚紗”、“羽毛紗”，机織工段常出“夾梭”、“档子”，都影响着染花，因而党总支决定把全厂职工都發动起来，大家都来动手解决質量問題，都以提高質量为中心来全面完成生产任务。全厂职工都行动起来了。从車間到小組層層訂出了生产計劃，并且展开了竞赛。这以后，党总支組織了兩個工作組，由正副書記、厂長率領分別去整染和精染車間，重点解决染花問題。工作組来到了整染精染以后，鼓舞了干部和工人，技术人員也被組織起来了。工作組的成員具体参加到生产过程中去，紧紧依靠工人，和工人一起研究。結果，找出了产

生“片花”、“折子花”的原因，研究出解决的办法，解决了一部分問題，使質量提高了一步。一九五三年年底，又貫徹了“五大操作規程”。整染工人們見領導这样重視，对解决質量問題决心更大了，信心更強了，大伙一發現問題，就馬上想办法解决，誰也不再忽視了。在工会組織下，各車間工人自己成立了宣傳組，利用喊話、大字報、小型展覽會等形式，見了什麼問題就宣傳什麼，其中精染車間的大字報最活躍，起了很大作用。比如有一個時期，毛綫質量不好，回染很大，甲乙兩班染出毛綫顏色不一樣，宣傳組就馬上出了一張大字報：“毛綫組的同志真個強，樣樣工作都挺棒，就是有個缺點——兩班顏色不一樣，問題在那里，趕快想一想，不要因為這個影响了質量。”大伙看了以後，覺得對，就在一起研究，改变了顏料成分，改进了操作方法，結果顏色就不花了。這一問題解决以後，任務能够經常完成了，有些人产生了麻痺思想，結果，油點花的現象又出現了，這一天，宣傳組又給他們出了一張大字報：“毛綫組的同志听仔細；你們的工作別太意，任務虽然完成了，但是其中還有問題，毛綫时常發現油點和漆點，影响了質量了不得，你們一定要提高警惕，想个办法解决，不要再麻痺。”大字報还提出了造成油點花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办法。大家看了，馬上就动手把這個問題解决了。由于大伙的重視，毛綫的質量日漸提高。

一九五三年，“染花”問題虽然有了好轉，但是仍然不够穩定，忽有忽無，捉摸不住。怎样解决呢？党总支認為关键是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建立一套技术管理制度，加强技术管理，所以当一九五四年中央紡織工業部吸收了苏联經驗，制定了整染三大制度（整染工艺过程計劃、技术檢查制度和机器檢查使用制度）以後，就在整染車間貫徹這項技术管理措施。工会、青年团在党总支領導下一齐动手，打破一些老工人的保守思想，动员与組織工人學習。整染工人積極响应党的号召，学得很起勁，把上技术課和实际操作

結合起來，邊干邊學。老工人們一般文化水平都不高，學起來有困難，但是他們克服了困難，堅持學習。張立才就是一個典型。他是解放後才開始學文化的，現在遇到了一大堆化學名詞，百分比，真叫人頭昏腦脹，可是他沒有退卻。他想了一個辦法：把百分比的例題寫在紙條上，一有空就掏出來看，下班回家後，抽空做各種比例練習。終於掌握了複雜的計算方法。洗呢工沈福祿在車間黨支部支持下，把洗呢工序的工人組織起來，以袁紱、陳貴森、吳永勤等幾個開車工為骨幹組成了一個技術研究小組，逢星期天就在一塊學，一邊學一邊結合生產，把三大制度變成了活工具。這一來不僅找出了許多解決質量問題的辦法，也想出了許多提高生產效率的主意。比如沈福祿建議改進洗呢操作，由過去一人看一台洗呢機，提高到三人看五台，把工作效率提高了二分之一以上。老工人普遍感到，學了科學知識和理論，眼睛更明亮了，大伙都說：“光靠經驗可不夠啊！要前進就得要好好武裝武裝。”這次連續數月的學習，使整染和精染工人的技術水平普遍提高了，因而染花問題的解決又進了一步，而這兩個車間從此也有了一套工藝制度，這表明咱們廠在技術管理上也前進了一步。

現在再回頭說一說別的車間的情況。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各個車間都一直不斷地開展着競賽，努力提高質量。例如梳紡車間的工人看了質量展覽會後，明確了自己的責任，提出了“把住關口不讓大肚紗過關”的口號，積極想辦法改進了操作方法，結果“大肚紗”和“羽毛紗”從每天2000斤降低到200斤。精織工人從展覽會上看到，自己車間因為常出“夾梭”和“檔子”，影響染花，感到很痛心。從展覽會上他們又看到了這樣一個典型對比：朱小妹掌握了五一織布法，出檔子很少，有時竟一個也沒有；而田盛沒有掌握五一織布法，一天就出了四十七個檔子。大伙決心用掌握先進技術的辦法來突破“夾梭”和“檔子”關。檔車工閻國瑞的事跡是很

突出的。他不仅認真执行五一織布法，还丰富了它的內容，車前檢查，他采取主动換梭办法，减少停車率；車后檢查，他更掌握了一定規律，每換三次梭就檢查一次，这样任何毛病都不会漏过去了。大伙見他的經驗好，就跟他学，都提高了技术。梳紡和精織工人的努力对配合解决染花問題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三年里，竞赛是以提高質量为中心，可是并不限于提高質量，工人們發揮了積極性，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也做出了成績。梳紡工段的梳毛机由一人看一台扩大到看兩台。一九五二年精織車間每人只能看一台，一九五三年提高到二台，一九五四年又提高到四台(十个人)。这里應該提提范繼先，他在扩大看台上一直起着先鋒作用。一九五二年他看一台，大規模建設开始后，他心里想，自己是工人階級，應該为国家經濟建設多出一份力，就主动要求試档二台。車間党支部支持了他，發动了几个工人參加試档，还派技术人員具体帮助他。結果获得成功。領導上馬上推广他的經驗。不久全車間都学会了档二台。一九五四年羅馬尼亞代表团来厂參觀时介紹說，他們那里一人最高能档四台。范繼先得到了啓發，不久他又參觀了鞍鋼技术革新展覽会，受了更大鼓舞。因而他下了决心要登上紀錄的最高峰，为国家創造更多的財富。他向領導提出了試档四台的要求，党支部再次支持他的建議。开始兩个月，范繼先沒有完成生产任务，技术人員有点灰心，可是范繼先並沒有被困难吓倒，他抽一些空鑽研有关棉紡多台操作經驗的書籍，学一点就运用一点，經過几个月的苦战，到底成功了。夏金妹、朱小妹看見范繼先行通了，也就跟着試行起来，到一九五五年，有十个人学会了档四台。范繼先被評为劳动模范。而精織車間由于这方面做得好，加上其它条件，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一直是北京市模范車間。精紡和粗紡的工人們在節約上的成績是很大的。他們把長期庫存的回絲、回毛、廢毛投入生产。头天是

廢料，第二天就變成了成品，這一變，給國家變出了六萬二千元。粗紡工人學習了蘇聯先進經驗，縮短了工藝過程，減少了半成品積壓，一九五四年一年就節約出三萬四千多元。

全廠職工三年來的努力獲得了很大成績。到一九五五年產品質量大大改觀。主要產品已有70%以上達到了一等品標準。在北京市的日用工業品展覽會上，咱們的華達呢、凡爾丁、禮服呢、單面花呢和海軍呢受到參觀者的歡迎和稱贊。在百貨公司里，咱們的產品也得到了顧客的喜愛。

質量是大大改觀了，但是黨總支給大伙指出：咱們沒有理由驕傲，因為咱們的產品質量離國內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咱們不能向後看，要向前看。所以，大伙決心更加一把勁，更上一層樓，向國內先進廠看齊，向莫斯科毛紡廠看齊。在這三年期間，咱們廠在產量上也年年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還增加了新品種，擴大了出口數量。

為了充分利用國產原料，更好地滿足人民需要，為國家積累更多資金，一九五五年咱們廠還新建了一個長毛絨車間。這是咱們廠第二次擴大規模。當領導提出這項任務後，全廠職工熱烈擁護，各車間都抽調人員支援建設，大家動手，很快地就把一個堆亂東西的老倉庫變成了車間，一九五五年春安裝了十二台嶄新的機器，七月正式投入生產。從此，咱們廠增加了一類新品種，在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隊伍中又增加了一支新軍。

三、快馬加鞭趕先進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後，全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農業合作化運動一馬當先，突飛猛進；緊跟着，資本主義工商業壘行業地進行公私合營，這一來，全國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

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主席說，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了，而是要在農業、工業、

手工業生产的速度和規模等等方面赶上去。接着，党中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号召全国人民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快馬加鞭建設社会主义。全国掀起了生产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咱們厂又面临着新的任务：进一步提高質量，大大地增加产量。

党总支及时地把这个任务提到领导干部中討論。当时领导干部有着不同程度的落后保守思想，比如有人想：“給多少原料就生产多少。”不願打破常規；有的同志認為：咱們厂机器設備差，技术水平低，管理經驗少，不可能躍进。經過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后，大家都檢查并且批判了这些錯誤想法，因而领导干部斗志昂揚，决心拿出“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讓路”的干劲，克服困难，鼓舞工人前进，接着党总支發出了战斗号召：“爭取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在一九五六年达到全国第一流毛紡厂水平。”动员全体职工响应中央关于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号召，开展一个轟轟烈烈的先进生产者运动来实现这项光荣任务。

那些日子，形势的發展是那样令人振奋，大伙心里想，社会主义改造搞得这样热火，咱們是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一定要更加干劲哪！經過领导上的宣傳教育，大伙心里更加明亮，劲头更足。于是，全厂立即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高潮。整染工人馬上提出开展“匹匹一等品，連續工作日”的竞赛。机織工人提出“賽速度，賽質量”。梳紡工人保証“提高产品質量，不出廢紗”。准备部工人决心要“羊毛把把过手，筐筐对标样”。鍋爐房也不甘落后，他們保証“水足，汽足，又安全”。各工区、工段和小组都紛紛訂出了如何达到第一流的計劃，针对关键，提出行动口号，开展竞赛。没有一个單位保持沉默，没有一个單位願意落后。大家都为实现党总支的战斗号召而奋斗，大家都要作先进集体。

整个第一季度，运动轟轟烈烈，天天有新紀錄出現，敲鑼打鼓

送喜報的接連不斷，梳紡工段第三小組二月份連續突破158公斤的定額，達到172公斤；三月份一號車又創十二號紗181.4公斤的新紀錄。機織工段三月份有80%工人突破10號呢25.5公尺的定額，盧士德連創26、28.5、33公尺新紀錄，王興茂更領先一步，達到33.5公尺。嗶嘰細紗的工人二月份有70%以上完成和超額完成定額（30公斤），出現了許多人連續十天、十七天、二十天超額完成任務的新紀錄，最高達34.4公斤；而在三月份超額完成任務的人數比例飛升到95%，郭秀英創造最高紀錄36.6公斤。第三工區，在第一季度先後四十四次創造新紀錄。

工人的社會主義熱情在大量地開花結果。這時，黨總支發現，咱們只顧產量忽視了質量和成本。第一季度產量計劃超額102%，定額普遍提高了，可是質量計劃沒有完成。黨總支一面給咱們指出要在“好”“省”的基礎上“多”“快”，批判了不重視質量的思想；一面具體提出了“四種產品（8號呢、45嗶嘰、12號海軍呢、長毛絨）趕先進”的口號，擬出了五十九項技術措施。並且舉办了“四種產品展覽會”，拿咱們的產品和國內先進廠的產品對比，讓大伙看到缺點。參觀了展覽會後，大伙感到很難過。心裡想：咱們加油干為的是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可是光快不好，對社會主義建設反而有害，所以大伙下定決心，一定要完成質量計劃。梳紡工段為降低紗支不勻率開展了十路圍攻（十項改進措施）。準備工段擇毛工人看過展覽會後，對擇草刺的工作很注意，減少了因草刺而造成的毛呢補洞痕，織呢、擇補、整染工人都注意了質量，因而毛呢回修率減少80%。總機械部工人為配合四種產品趕先進，完成了廿一項製造和安裝任務，其中有一些，如安裝脫水機，製造合毛油設備，完全是大伙的首創。

要提高質量，加快生產速度，就得提高技術水平。人家有好的辦法，咱們就學。跟兄弟廠學，也跟兄弟國家學，二工區紡部粗紗供不上，造成了細紗生產不平衡，曾在上海毛紡廠學習過的細紗工

肖玉鳳便主动写信給她的老师，詢問他們的粗紗机轉數，接到回信后，立刻去找領導，建議把粗紗机轉數由500轉提高到650轉，結果，保證了粗紗的供应，工厂領導好几次組織大伙派代表到上海先進厂學習。在那里咱們學到不少東西，整染工人看到上海正在推廣波蘭洗縮呢操作法，這種操作法能夠解決“條痕”、“白塊花”和光澤問題，回厂后，馬上成立技術研究小組，在兩台機器上重點試驗。一次不成，來第二次，二次不成，來第三次，到第四次就成功了。普遍推廣后，一等品達到98%以上。精織工人朱小妹、范繼先把上海先進厂解決嘩噉薄厚段的方法帶了回來，推廣后，因薄厚段問題嘩噉降等的比例由5%以上降低到0.7%。據統計，咱們全年跟兄弟厂學習的先進經驗共二十七項，跟兄弟國家學習的有二項。

不僅是向人家學，黨組織也幫助咱們總結推廣自己的先進經驗。發動先進帶落后，落后的學先進。比方一九五五年初建的紡織車間，工人大多數是生手，技術低，每人每天織不過10尺，只有韓茶仙進步的快（她原來在上海織過長毛絨），能夠織到20尺，車間黨支部便和工會、行政一起總結推廣她的經驗。為了使先進經驗符合群眾要求，採取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挑選幾個生產上有代表性的工人和韓茶仙一同進行操作方法的測定。然後大伙在一起反復比較。最後肯定韓茶仙在拆布、找活綫、檢查底幅等幾個關鍵性的操作上比別人好，就以這些操作為基礎，加上潘冬生換底梭的經驗，構成了一套完整的“織絨操作經驗”。群眾非常歡迎，很快地便在全車間推廣開來，在推廣中，充分發揮了每個工人的特長，誰有點滴經驗都可以補充到先進經驗中去，誰發現自己的某項操作比先進經驗的好，就可以“保留獨特”。韓茶仙還被抽出來每天用兩小時進行輔導。因而，不到一個月，全體工人都學會了先進操作。第三季度，全工段工人除兩人病假外，全部超額完成了20公尺的定額，平均達到24公尺多。而且絨面上的破

洞、缺經、失毛等缺点減少了，質量有显著提高。而韓茶仙本人呢？技术水平也更加提高了，她創造了45.8公尺的最高紀錄。全厂共計總結出咱們自己創造的先进經驗四十件。其中还有“粗紡工作法”、“粗織双台操作法”、“精織解决薄厚段操作法”等等。

先进帶落后，落后赶先进，这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很好地搞起来，一些落后的不願跟先进的学，怕丢面子，有的是不服气，也有些先进的不能耐心地帮助别人。可是在党总支进行了补课教育后，大伙明确了咱們搞先进生产者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家共同提高，办法就是要学先进，因而情况就大大改变了。第三季度以后，先进帶落后，落后赶先进，成为一种風气。工会、团組織在車間組織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在机織，組織了何宝林的操作表演。在精織，組織了范繼先档四台車的观摩表演和座談。在粗染、精紡，成立了先进生产者学校，用互相观摩表演，取長补短的方法相互学习点滴經驗。此外，許多車間还有專人輔導，包教包学，訂互助合同等。团組織还發动青工和老师傅訂了一百三十六对师徒合同。通过以上种种活动，許多落后的工人逐漸赶上了先进水平。这里举兩個例子。修造部李文貴小組有个陈自新，因为他一貫完不成計劃，还不接受人家的帮助，大伙管他叫“死落后”。明知他没完成計劃，下班后見了他还故意說：“老陈今天又超額了多少？”陈自新很苦惱，李文貴也很苦惱。因为自己是先进生产者，再說老陈完不成計劃也影响全組荣誉。这次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領導上一再強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長补短、共同提高”，李文貴心里很不安，陈自新呢，思想上也有斗争。他想：人家都能完成任务，我为什么完不成？过去我落后，今后还能落后下去嗎？不，不能！他又想，要是过去呀，求人教还不容易，今天人家主动帮助我，我还拒絕？为了我，小組計劃完不成，国家受到損失，我簡直是太糊塗了。第二天，他主动找李文貴，要求帮助。李文貴正要找他，一見他先来，真是喜出

望外。打那以后，陈自新在李文贵具体的帮助下，虚心学习，渐渐地不但能完成任务，而且能超额完成，没多久，他就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再说一个例子——小范赶大范的故事，这已经是全厂尽人皆知了。小范叫范继增和哥哥范继先同是精织车间档车工，哥哥是北京市劳模，因为一再突破定额，连创新纪录，厂门口光荣榜上贴着他的大照片，黑板报上密密麻麻地介绍着他的先进事迹。可是小范什么纪录也没有创造过。大伙常跟他开玩笑：“小范！把这个大字改成小学，你不就是劳动模范啦！”小范一听这话，脸就红了。这一天下班时又有人对他开玩笑了，回到家后，他难过得连饭也吃不下。心里想：“小范呀小范！都是两只手，哥哥能干的事，你为什么不能干呢？全国工人要是都像自己一样，那什么时候才能到社会主义呀！”他决心要档四台，学哥哥，赶哥哥。从此，小范就变了样，每天上班他总是提前半小时进车间，处处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比如女工李秀珍创造了20公尺的新纪录，他就主动去观摩，把她的减少被动换梭、仔细检查穗子等优点学过来。小范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没多久他就创造了21.8公尺最高纪录，三月份被评为工厂的先进生产者。黑板报上小范的名字露头了。大伙都称赞说：“小范到底赶上大范啦！”这样的故事够多么生动呀！然而这绝不是个别的，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这正体现了咱们社会主义竞赛的实质。

为了提高生产水平，除了学习先进外，大伙还积极开动脑筋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那时候从厂级到小组层层都有处理合理化建议的组织，各工段都及时针对生产关键提出课题，把大伙的干劲引向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并且在各方面支持大伙的创举。修造部做的最好，提合理化建议的人，达到一半以上。里面许多是有价值而被采纳了的。像关忠、郭士儒等制成了电钻，提高效率八倍。崔广治等制成了电锯，使得木工摆脱了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开始进入

了机械化生产。这一年，全厂职工共提出了合理化建議有一千多件，对于提高質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

經過以上努力，全厂职工的奋战终于結出了丰硕的果实。咱們光荣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提前四天实现了党总支提出来的“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战斗号召。这是党的“多快好省”方針的胜利，这是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果实，这是全厂职工的光荣。

一九五六年的总产值比一九五五年提高58.96%，在質量上，毛綫、長毛絨、海軍呢等几項主要产品基本上达到了或接近于国内先进水平。成本計劃比一九五五年降低3.3%。同时，在这一年中，全厂涌现出大批先进生产者，一季比一季多。工人們技术水平普遍提高了一大步，劳动效率比一九五五年提高25.35%。从此咱們清河制呢厂不再背“产品落后”这个大包袱了。咱們已經接近了全国第一流毛紡厂的水平。只是因为产品質量沒有能够全部达到最先进的标准，所以沒有能够获得第一流厂的称号。但是到一九五八年，經過整風，我們终于获得了这个荣誉。

一九五六年是个躍进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进展，对全国人民是个大鼓舞。咱們工厂也是这样，所以党总支的号召一發出，大部分人都是精神抖擻，信心百倍。可是有一些人（主要是技术干部中的部分同志）却不是这样。他們看不清形势，埋怨生产計劃訂高了，說什么“定額只能慢慢提高”、“理論尺度是無論如何不能超过的”。这些思想虽然受到了批判，他們沒有承認錯誤，而是做了观潮派。大伙干得轟轟烈烈，他們却站在一边指手划脚，甚至断言，当时出現的新气象是“偶然的”、“長不了”。然而，結果是怎样呢？和他們的断言恰恰相反，天天有新紀錄出現，定額一再被突破，第一季度产量、产值都超額完成，事实証明他們的想法是完全錯了。

可是，这些同志沒有从这里吸取教訓。上半年因为咱們对質量注意不够，質量計劃沒有完成，他們就抓住了这一点，肯定說，年

初訂的計劃是冒進了，質量不好就是因为產量任務太高，竭力主張降低生產計劃。說什麼“要多就好不了，要好就多不了”。然而事實又是怎麼樣呢？下半年大家在注意了“好”以後，結果不僅使主要產品在質量上達到或接近了國內先進水平，而且，產量任務也照原訂計劃完成了，成本計劃完成情況比一九五五年也有很大進步。咱們同時做到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這一事實再次證明，錯誤的不是“多快好省”的方針，不是黨總支提出的躍進口號，而是他們自己，是他們害了嚴重的右傾保守思想病。這些同志為什麼會犯這個錯誤呢？就是因為他們看不到“人”這個因素，不相信群眾，不相信在黨的領導下群眾能創造奇蹟。今天咱們來總結這階段歷史，應該讓所有的人都記住這個教訓。

一九五六年是個大豐收年。咱們不僅在生產上取得很大成績，還擴建了一個嗶嘰廠。這個嗶嘰廠就是今天的北京毛紡廠；它是一九五七年投入生產的。現在有一萬多紡錠，設備全是現代化的，每年能夠生產大量精緻毛織品，暢銷國外，換取外匯，為國家積累資金。此外，還完成了肅反任務，進一步提高了全體職工的革命警惕性，純潔了工人階級隊伍。

四、輝煌的戰果

經過五年苦戰，到一九五七年咱們的工廠面貌，已經根本改變。無論規模和設備，產品數量和質量，工人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和過去大不相同了。讓咱們來檢閱一下五年來的光輝戰果吧！產品數量一天比一天增多。以一九五七年與一九五二年相比，嗶嘰類增加30%，毛呢增加75%，毛綫增加80%。在產品的質量上更是突飛猛進。一九五七年達到一等品率的毛呢是97.8%，嗶嘰類96%，毛綫99.2%。質量問題已經不再是咱們清河制呢廠的包袱了。這是全廠職工在黨領導下五年奮戰的光輝成

就，这是咱们全厂职工前进的脚步声；正是它反映了党领导的伟大，反映了咱们工人阶级无穷无尽的创造才能。

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产品只有一种军毯，而今天当你走进产品陈列室，就会看到，那里陈列着各式各样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毛织品样品，真是五光十彩，鲜艳夺目。这里有各类毛呢，有五花八门的精织产品，有花花绿绿的细绒线，还有咖啡色长毛絨。在这些产品中有二十一种是五年内试制成功的。咱们不仅以这些产品满足国内人民需要，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运销国外，像兄弟国家苏联、蒙古、朝鲜、越南和民族主义国家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向咱厂订货。咱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信誉，国际朋友赞扬说，色泽鲜艳，花样新颖，经久耐穿，价格便宜。通过这些产品出口，不仅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还加强了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并且在和平竞赛中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五年内，咱厂共生产毛呢202万公尺，哔嘰313万公尺，毛线215万公斤，长毛絨34万公尺，上缴利润二千七百余万元，税金四千三百余万元，共为国家积累了七千一百余万元资金。如果拿这笔钱兴建一万锭的毛纺厂，可以兴建九个，如果拿来买解放牌汽车，可以买二万八千多辆。这是咱们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

再说咱们厂的规模。许多解放前来过这里的人，今天要是有机会再来参观一次，总会惊讶地问：“原来的厂怎么看不见？”也难怪，今天工厂的面貌和过去比起来，确是大不相同了。这里先不说别的，单说车间吧：解放前的全部厂房只是今天的第一车间。当初安装的六十四台织呢机，八台走锭纺纱机（3200枚）还在那里整齐地排列着。虽然是五十年前的老机器了，可是在解放了的工人手里，它们却创造了奇迹。质量位居国内先进水平的12号海军呢、8号大衣呢，都是这些旧机器生产出来的。在第一车间旁边，出现了一大片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厂房，这是一九五〇年新盖的第二车间

(精紡車間)，共有紗錠8800枚，織機四十八台，以及全套染整設備。許多質量超過國內最高水平、達到國際水平的嗶嘰、華達呢就是這個車間里生產出來的。在第一車間的另一旁，一個長期用作堆放亂東西的舊倉庫，安裝上了十二台嶄新的織機和全套現代化設備，這是我們的第三車間（長毛絨車間）。現在，咱們清河制呢廠已經成為全國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產品最多的毛紡廠了。工人們看着飛躍發展中的工廠，自豪地說：“工廠開辦到現在，整整五十年頭了，可是開花結果呀，只是解放後的事。”

如果把五年奮鬥的光輝戰果比着盛開的花朵，上面說的生產品質發展了是一朵大花，規模擴大了是一朵大花。還有兩朵大花，一是工人階級隊伍擴大了，政治覺悟、技術水平、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一是職工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一九五七年在廠職工二千二百零二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六百二十人，比解放前增加二倍多。新工人大多來自農村，也有從別的崗位上調來的。他們虛心地向老工人學習，克服了無數技術上的困難，由不懂到懂，由不熟練到熟練，顯示了勞動人民團結友愛、艱苦奮鬥、不畏困難的優良品質。而老工人的技術水平，也在鑽研學習中大大地提高了。

全體工人都參加了工會，有三百九十六位先進工人光榮地參加了咱們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有四百四十四名優秀青年工人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五年內涌現出大批的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它生動地表明了職工組織程度和覺悟程度大大提高了。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黨內三風五氣一掃而光，黨的队伍更加團結，黨的領導進一步加強了。廣大團員在生產上、工作上的積極帶頭作用，成為黨在工廠工作中的有力助手。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的模範事迹，在提前完成五年計劃中，起了火車頭作用。

解放後提拔了大批的工人幹部。四位廠長中工人出身的就有

二人，各車間党支部書記、車間主任全部是本厂工人，全厂工段長以上的領導干部中工人干部有七十六人。此外，还輸送了一批干部支援兄弟厂矿担任領導工作。工人干部勤勤懇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从不計較个人得失。他們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方針，工作積極負責，踏实肯干。他們有敢想、敢說、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不迷信專家，不迷信外国，事事依靠群众，坚定地走群众路綫。为了完成任务，通宵达旦、日以繼夜地与工人战斗在一起。山羊絨車間支部書記孙書寬同志，在試制山羊絨的过程中，有十几个不眠之夜。一九五七年干部下放时，老工人前梳紡工段長張恒富同志積極响应党的号召，下放車間当修理工人，毫不計較个人地位。类似这样的动人事例多得很。咱們工厂所以能提前完成五年計劃，是和这些干部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分不开的。誰說工人不会管理工厂，誰說工人不会做領導工作？請这些人到咱們厂里来見識見識吧！

在党和人民政府亲切关怀下，随着生产的發展，咱們工人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拿一九五七年說，工人平均工資由解放初的三十元增加到六十元，比解放前提高了七倍。解放前那种挨餓受冻、牛馬不如的生活，永远結束了，無論吃的、住的、穿的都起了根本变化。

工厂的东門外，聳立着一幢幢高大的樓房，一排排磚瓦平房，这是解放后新盖的宿舍。到一九五七年全厂共盖宿舍 21637 平方米，新盖的宿舍又高又大，光綫充足，夏天凉快宜人，冬天溫暖如春，这与解放前住的又矮又小、夏怕雨、冬怕雪、猪舍不如的土屋子比，真是天淵之別。解放前逢年过节也难吃到的精面、白米，已成了咱們工人日常的主要食粮。每当走进飯厅，捧着热騰騰的米飯和营养丰富的菜餚时，又怎能忘記鬼子、国民党統治时期，一日兩餐窩窩头的慘痛生活呢？再說穿的吧，从开工那天起就进厂做工的老孙荣，解放前买不起棉衣，穿着旧夾衣过冬。而現在呢？全家都有

四季衣裳。青年女工穿着心爱的花衣裳，天天像过节一样。此外，大多数工人还买了手表、收音机和自行车。老工人刘富在旧社会里，为了生活，颠沛流离，做过工，种过田，蹬过三轮，可是干什么活都不得温饱，过着糠菜麸皮半年粮的生活。孩子生病没有钱治，吃人的旧社会夺去了两个孩子的生命。共产党来了翻了身，依靠勤劳的双手，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现在，一家八口，三人在咱厂工作，每月收入二百一十元，有吃有穿，丰衣足食，还买了收音机、手表、自行车。每当想到这些时，刘富总是这样说：“想想过去，痛恨交集；看看现在，浑身有力；望望将来共产主义远景，更是干劲冲天。”刘富这段话，反映了咱们工人憎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和向往将来更幸福生活的愿望。

解放后，还兴办了大批福利事业。一九五一年开始建立托儿所。随着女工人数的增加，受托儿童也日渐多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需要，一九五七年新建了一所面积达1300平方米的新托儿所。新的托儿所里，活动室、卧室都很宽大，儿童玩具十分齐全。三百九十多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在这幸福的乐园里生活着、成长着。保育员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抚育着祖国的花朵。每当妈妈领回又白又胖的孩子时，她们从心底里感激党的关怀，感激保育员的辛勤教养。同时也会记起解放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孩子扔在家里不管，以及由于缺乏营养和母爱的抚育，而使孩子个个骨瘦如柴的惨景。除职工宿舍外，又新盖了食堂、浴室和俱乐部，开辟了运动场，兴建了文化广场，扩大了卫生所。也许有人认为盖个食堂算不了什么，可是十年前，正因为没有食堂，咱们工人才不得不在树荫下、车间的角落里，啃着冰硬的窝窝头的啊！

一九五一年，政务院颁布了劳保条例。咱们工人老病死都得到了保障。一九二七年进厂、一九五五年退休的老工人杨云海介绍他的晚年生活时说：“退休后，工厂每月发给退休金四十四元，

加上兒子、媳婦的工資，每月收入一百六十元，不愁吃穿，還月月有結余。每天在家休養，做點輕微勞動，听听收音機，感到無限幸福。

再說咱們的文化學習，一九五〇年開辦職工業余學校，到現在，青壯年文盲已全部掃除，達到高小畢業程度的有四百零四人，初中單科結業的有一百五十四人。一九五六年，廠里還開辦了一所毛紡訓練班，在校學生四十八人。此外國家又選送了一批優秀工人，進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學習；有的工人進了軍事學院，獻身於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也有的在地質學院，成為走遍祖國高山原野、向大自然索取礦產的尖兵。為了學習蘇聯先進技術，國家還選派了趙海等三人到蘇聯留學。在向文化進軍中，工人個個斗志昂揚，人人勤學苦練。老年工人的口號是：“攻下文化堡壘不做睜眼瞎子。”青年工人的口號是：“勤學苦練，攀登科學高峰，人人做毛紡專家。”工人劉春芝九歲進廠做工，從未上過學。一九五〇年參加文化學習以來，八年如一日地努力學習，已經提高到初中文化水平。一九五七年被評為北京市學習積極分子，受到市教育局和市總工會的表揚。

咱們工廠的文艺活動，更是萬紫千紅，百花爭艷。每周放映一至二次電影，演戲一次，工廠業余文工團經常演出反映咱廠工人生產、生活的戲劇。工人俱樂部是咱們工人文化活動的中心。音樂愛好者于勞動之余，拉起手風琴，盡情歌唱；愛好文艺的讀者，可以到圖書館借閱各種各樣文艺小說；在文化廣場舉行的舞會上，姑娘們、小伙子們隨着輕快的音樂，翩翩起舞，愉快地度過周末的夜晚。

業余體育活動也在蓬勃開展，籃球隊、排球隊、體操隊、田徑隊紛紛建立。上班前，下班后，活躍在運動場上的男女運動員，個個身強力壯、機巧靈活。他們是生產上的能手，運動場上的健將。

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咱們工廠來說，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為了光輝燦爛的明天，為了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全廠職工滿懷信心地迎接着新的戰鬥。

第六章 大躍進中的清河制呢廠

(1957—)

一、工人說話了

咱們的祖國在一日千里地飛奔，到了一九五六年，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運動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完成了。

在新的形勢下，毛主席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目的是要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根據這個精神，黨中央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發布了整風指示，號召全黨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在黨內普遍地進行一次整風運動，把黨內沾染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整掉，提高全黨思想水平，改進工作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全國人民熱烈擁護黨的這一決定，積極投入整風運動，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給黨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小撮對黨對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打着“幫助黨整風”的招牌，向黨發出了一系列毒箭。他們公開叫囂要共產黨下台，污蔑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黨天下”。他們造謠說：“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搞糟了”；“工人農民的生活降低了……”總之“今不如昔了”。

這時候，咱們廠里技職人員中的右派分子凌殿元、趙守恆也活

动起来了，大叫大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一切都搞糟了”。更恶毒的是，把咱们敬爱的领袖们比作四大家族。另外也有些人辨不清是非，附和右派言论。但是，咱们工人一眼就看穿了这些牛鬼蛇神的嘴脸，个个十分气愤。共产党、社会主义是咱们的命根子，谁要动一动它，咱们工人非和他们拼命不可。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接着又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社论，指明了方向，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咱们工人对右派的反动本质看得更清楚了，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昂。当时一片痛斥声，响遍了全厂，很多工人愤怒地说：“右派分子，你说这不行，那搞糟了，你到咱们工厂来看看，别睁眼说瞎话！”

工会主席李桂同志在声讨会上激昂地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咱们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们要把通往莫斯科的这列火车拖到美国纽约去，拖回到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把咱们工人农民推进无底的苦海中去，咱们决不允许，咱们要保卫胜利果实，咱们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咱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会散了，一位老工人站在那里，眼睛里发出愤怒的火焰，他气得脸都变了色，最后从牙缝里迸出了一句：“这些家伙该枪斃！”退休老工人孙荣气愤地说：“右派分子的话都是谬论，这些家伙丧尽了天良。没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咱们国家哪会有今天？肃反搞得不好，统购统销搞得不好，买肉排队并不是坏现象，过去咱们那有钱买肉吃。没有共产党，我怎么能退休？要是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就饿死了！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政府从各方面照顾咱，共产党一切都为人民着想，党的恩情真是说不完……。谁要想推翻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拼！”已有十六年工龄的二十八岁的工人尚信同志说：“右派分子，你说工人生活降低了，你来跟我说吧，我是日本统治时期来的，那时一天

干十二小时，还經常要加班加点，星期天一加就是二十四小时，一天賺的錢，只能买几兩小米，連窩窩头都吃不飽，有錢的老爷，不把咱們当人看，在厂里工賊可以隨便打罵咱們。今天咱們生活有保障，吃得好，穿得好，成了主人，誰敢来欺侮咱？你右派搗蛋，我們就斗爭你。”学徒工高斌厉声質問右派：“誰說沒有共产党領導中国也不会亡，清朝、袁世凱、蔣介石都干了些什么？”还有不少同志，在写稿子，他們要用笔和右派作战。

大伙拿着党交給的武器，挺身保衛社会主义，用亲身的經歷，用新旧社会的对比，把右派分子的謬論駁得体無完膚。通过斗爭，全厂工人的階級覺悟也大大提高了，职工中小部分有糊塗看法的人也覺悟过来了。

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又發表了《为什么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动派》的社論，經過學習，全厂职工又从理論上認識到反右斗爭是一場革命，一九五六年只是完成了經濟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派斗爭則是一場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革命。大家一致表示决心，再接再厉用超額完成生产任务的实际行动，徹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徹底打垮右派。

二、大鳴大放，大整大改

在全国範圍的反右派斗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根据上級指示，咱們厂的党委决定开展整風运动。从八月下旬起轟轟烈烈的整風运动在全厂展开了。

厂里到处貼滿了巨幅标語：“职工同志們，積極参加整風运动！”“团员們，青年們，提意見，發議論，積極参加整風运动！”党委通过一系列的大会、小会反复動員，說明为什么要整風，要求大家消除一切顧慮，發揚工人階級的优良傳統，以主人翁态度参加整風运动，帮助党整風。为了便利咱們工人提意見，党委想了各种办法。

会写的,可以自己写;不会写,可以到大字报代笔处找人写;不願写名字,可以不署名;写好后可以把它貼在牆上、席蓬上,可以投入整風意見箱,也可以当面交給領導;誰願意談,可以在小組会上談,可以找人談,可以随时到整風接待室去談,也可以找領導当面談。

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咱們工人心里万分感动。回想解放前,在国民党統治的时候,統治者恨不得把咱們的嘴都封起来。要是誰对統治者說半个不字,馬上就要大禍临头,可是今天,領導上主动要咱們提意見,还創造这些便利条件,除了共产党誰能够这样民主?大伙又想到,今天的工厂是咱們自己的,帮助領導改正缺点,就能够把咱們的厂办得更好,更快地前进,因而,大伙在动員会以后,很快地就行动起来。有的写大字报,有的在小組会上發言,有的到整風接待室去談,真是人人暢所欲言。

不几天,全厂到处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大字报,其中許多是大伙开夜車写出来的。在整風接待室,整天人來人往,川流不息。五十多岁的烤毛綫工人單宝平,这一天睡到半夜一点就起来了,原来他心里有几条意見馬上要提,就半夜跑到整風接待室,暢談了自己的意見。三車間女工何淑英参加过厂里的整風动員大会和小組座談以后,覺得整風是一件好事情,想把心里話說出来。然而,她平日不大願意当着許多人講話,就去到整風接待室找領導个别談,在那里她看到党委宣傳委員周宏才同志,便兴奋地对他談了自己对团組織的意見。咱們的厂长、党委書記、党委委員、工会主席都在整風接待室日夜輪流接待來訪的人。有一次細紗女工李練清,想找党委書記老魏談个問題,头天她來到整風接待室,沒找到老魏,她輕輕地問值班的同志:“老魏呢?”值班人回答:“沒有在。”第二天,她又去了,同样地問了一声:“老魏呢?”这时值班的同志猛然覺察到:她是想找党委書記談意見,于是热情地对她說:“你是有問題想找老魏談嗎?我来替你預約一个時間吧!”在第三天約定的

時間里，李練清向黨委書記傾談了自己的意見。

在小組會上，大伙的發言更熱烈，真是有啥說啥。不愛講話的人這次也變了樣。大伙都這樣想：“為了幫助黨整風，一定把心里話都說出來。”

寫呀，說呀，人人苦思苦想，僅僅半個多月就提出了六千八百一十八條意見。意見的內容無所不有。有的是批評幹部態度生硬，驕傲自滿，聯繫群眾不普遍，解決問題不及時；有的是批評科室、車間組織龐大，人員過多；有的批評了食堂、衛生所、托兒所的缺點；有的批評了生產上的缺點。像26支紗質量不好，嚴重影響了長毛絨的質量；定額不平衡，有的訂的太低，不能促進生產；縮呢的操作與工藝條件不一致，形成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等。正是：黨委誠心來整風，工人愛廠似命根；大鳴大放大字報，齊心協力掃三風。咱們工人逐漸熟悉了這種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大伙把這種形式叫做“從來沒有過的最民主的方法。”

黨委一邊發動大家鳴放，一邊就動手改。在對全廠職工的意見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以後，黨委知道，群眾意見最大、反映最多的是機構大，人員多；領導工作不深入，解決問題不及時。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辦法是精簡機構，因而決定用革命的精神，走群眾路線的方法解決這一問題。原來咱們廠有十三個科室，二百一十二個幹部，機構的確太龐大了，所以許多人都貼大字報批評說：“咱們工廠成了幹部學校了！”有的幹部也直爽地提出意見說：“自己事太少，一天只工作三、四小時，剩下就是閑聊天。”由於機構重疊，手續麻煩，事情反而不能及時處理，譬如，車間電燈泡壞了，得要車間材料員先開票，經過車間主任和廠長簽字，再交機械部，然後由機械部批到電機工段，這樣一件小事，就得折騰個三番五次，真是既影響工作，又浪費人力。

精簡機構雖然好，可也有人搞不通。有的說：“產品質量要改

进，沒有人怎么办。”有的人找了根据說：“咱們厂比上海、东北各厂的編制都小，还能簡嗎？”有的車間干部說：“科室可簡，車間可不行。”技术干部認為：“行政干部可簡，技术干部可簡不得！”

真的不能簡嗎？大家又來个大鳴大放、大辯論，摆事实、講道理，結果，認識統一了，能簡。怎样簡？党委提出了初步方案，交給群众討論，結果，群众提出了更先进的方案。党委和行政領導採納了群众的方案，正式把十三个科室合并成五个，二百一十二个干部簡到一百一十四個（占全体职工数的5.3%），把精簡下來的干部全部下放到車間。

全厂工人热烈拥护这个措施。被批准的同志，也一个个欢天喜地。技术員梁鸞坤等被批准下放，工人们热情地欢迎这批新工人，高兴地說：“这样干上几年以后，咱們厂的这批干部，就变成文武双全的干部了。”

民主选举出来担任車間主任的老工人張恒富同志，被批准下放到总机械部。总机械部的工人都高兴地說：“咱們主任回来啦，今后咱們修理梳紡机更有把握了。”張恒富同志更是高兴，“十一”游行时他高举手臂，面向着天安門，用力揮舞着手中的花束。他在那花束的綠叶上写着：“毛主席，我在九月二十八日又回到車間当工人了，我願意長期在机器上干活，使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建成。”

咱們厂精簡机构作的好，效果大，厂里出現了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灵活效率高，下放的干部，参加了生产受到了鍛煉，也促进了厂里的工作。大伙反映：“这回領導作风改进了，問題解决得快了，咱們更得好好干了！”这一工作受到了表揚，登了报，全国各地先后有七十多个兄弟厂的代表来訪問学习。

解决了精簡机构、下放干部問題后，十月十五日，咱們厂即进入了全力整改阶段。

連續三晝夜，黨委會集中四十多人，分成六個組，把全廠職工提出的六千多條意見，加以分析整理。黨委決心在這次整改中做到：條條有結果，件件有交待。

全面整改工作開始以後，領導上分頭開座談會，解決問題。又把處理結果，用大字報公布出來。每一個被提意見的領導同志都去找工人檢討、解釋。當老工人看到領導同志深入車間、宿舍來檢討和解答意見時，激動地說：“得了！你甭說啦！你來了就什麼也解決了！”“來了，不用說什麼，只要瞧瞧我們就有勁了！”青年工人看到領導親自來檢討，都不好意思起來了，不知該說什麼，只是擺着手說：“得！得！得！甭說啦！”是啊！這怎能叫人不激動呢？老工人都記得，在舊社會里，不用說給廠長提什麼意見，主任下車間來檢討，就是有事想見見他們的面比登天還難啊！所以很多老工人感慨地說：“活了半輩子，在工廠干了二三十年，哪有這樣民主的事兒！除了共產黨的幹部，誰能這樣做啊！”

這次，咱們黨委改進工作的決心大，措施多，又大力發動了群眾。領導同志虛心接受意見，使工人很感動，參加運動就更積極了，這次運動真是揭得深、改得快。不到一個月，91%的意見得到了處理。這樣，領導和群眾之間存在的一些矛盾解決了。幹部和工人的關係密切了。各級領導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幹部都体会到：“黨提出來的辦法就是靈，只要到群眾中去，才能改正缺點，才能做好工作。”

大鳴大放大整大改，推動了咱們廠的生產。一九五七年國家計劃全面超額完成了。產值計劃完成了104%。主要定額全部超額完成。在這個基礎上十一月份提高了十八種定額指標。在質量上，毛呢、嗶嘰、毛絨、長毛絨四大類產品的一等率品已達到97%——99%。在節約上也取得很大成績。十一月十六日開了一個職工代表大會，對整改又進行了全面復查，並且提出了“掀起生產新

高潮，爭取年前再增產三十萬元，迎接工會八大”的口號，會後，這個新的生產高潮，就湧現出來了。僅十一月下半個月，廠里出現的新紀錄就有四百多件。第一車間梳紡工段，十一月份日產量達到83公斤，創造了工廠開辦五十年來的最高紀錄。這是在生產上整風運動之花結出來的第一批豐碩果實。

三、插紅旗

一九五八年——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全國面臨着一個大躍進的新形勢。黨中央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把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當作這一時期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以便貫徹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的方針，促進生產和工作大躍進。

一九五八年初，咱們廠乘整風運動之風，點起了反浪費之火。黨委號召全體職工“狠狠引火，猛燒浪費”，“把燒掉浪費的火炬，立刻舉起來！”全廠職工積極響應黨委號召，全力投入運動，採取了“想一想，翻一翻；找一找，算一算；比一比，看一看；沒有材料再出去轉一轉”的辦法，通過大字報，畫漫畫，制圖表，擺實物，組織座談會等，從各方面深入揭發浪費。短短幾天，揭發出很多浪費現象，真是令人心痛！

黨委繼續貫徹邊整邊改的方針，在深入揭發浪費的同時，開展了整改工作，提出了“大家鳴放，大家整改”，“攻得猛，改得快！”等口號，號召大家一齊動手。全廠職工熱烈響應黨委號召，掀起了整改高潮。比如托兒所在挨了批評以後提出了“比勤儉，比干劲，轉浪費成節約”的口號，大改特改，結果使設備利用率提高了74.4%，工作效率提高了50%。倉庫是浪費的老窩，大伙就來個總清查，把大大小小的倉庫都來個揭底。其它單位也都以很大的決心進行整改。運動發展到後來，掀起了一个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的高潮。一車間的梳紡工段首先訂出了躍進指標，二車間馬上表示要改進

工作，追上先进水平。全厂开展了人与人、組与組、班与班、工段与工段的評比，提出了年內在四大类产品質量和成本方面，赶上或超过上海的口号。生产大躍进开始了。

精簡机构、一般整改和双反运动的結果，为大躍进提供了条件。但是，要使大躍进更广泛地开展起来，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把全厂职工的政治觉悟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使每一个人都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風格。当时有一些职工在个人和集体、生产和生活方面还有一些錯誤認識，比如有的鬧工資，有的鬧獎金，有的鬧定額，相互协作不好等。这些問題不解决，能够在生产上大躍进嗎？当然不能。所以在紧接着反浪費以后，党委又在全厂职工中組織了一次群众性的“为谁劳动”的討論，实际上是深入进行了一次共产主义的教育。

討論是通过开小組会，用和风細雨地講道理的办法进行的。大家在一塊大鳴大放爭大辯，共同解答这些問題：到底咱們現在是为誰辛苦为谁忙？咱們車間、小組、个人存在些什么問題？为什么会存在？咱們的干劲足不足，今后怎么办？領導同志也分头来到車間、小組，和工人一起討論，帮助工人解决問題。由于大伙認識到这次討論就是咱們工人階級自己的整風，是一次思想上的大揭蓋，大扫除，大提高，因而，都積極地在小組会上發言，到处还貼滿了“誠懇的帮助，虛心的改正”，“你批評，我檢討，大家握手團結好”等标語。这次討論使全厂职工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共产主义風格开始形成。过去要多拿錢少干活的人，現在也变成願多干活少拿錢了；过去迟到早退的人，現在变成了早来晚走；过去完不成計劃的人，現在有不少人变成了先进的生产者；落后的群众大部分轉变过来了，先进的变得更先进了。下面讓咱們举一些例子。

准备部擇羊毛的工人，原来是思想波动最大的。好多人認為，

擇羊毛學不到技術，工資又低，因而總想換個工作。這次討論中大伙回想了過去在日本鬼子和蔣介石統治下的辛酸生活，看看現在，又想想將來，思想就大大開朗了。岑淑清說：“我十四歲進工廠做勸雜工，日本統治時在機織，每天干十二小時，連窩窩頭也吃不飽，現在咱們吃得飽，穿得暖了，倒過來不想干比較苦的工作，真是不對呀！”過去，有些人認為干擇羊毛的活沒出息，現在他們的看法可不同了，有個工人說得好：“擇羊毛同樣是為了國家，為了社會主義。今天咱們是建設社會主義，干活沒有貴賤，只有分工不同，咱們不願干這工作，讓誰來干呢？”大伙再也不鬧情緒了，並且自動提前上班，工作時注意質量，結果準備部的混毛率由過去的8%降低到4.8%，在鳴放期間，他們提出過放寬獎金標準的意見，這次討論後，自動地把這條意見收回來了。一位工人說：“現在明白了，咱們工作不是為了獎金，而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

細紗工段的姑娘們，在這次討論後解決了相互協作差的問題。過去她們只是想到自己多生產些，少損耗些，很少為下一班著想，留的交班紗不好，機器、弄檔不清潔，造成下一班上班時手忙腳亂。這一次她們痛痛快快地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都指出，協作不好，消耗就多，對國家建設、對社會主義就不利。她們想辦法解決了落紗工和檔車工的配合問題，又訂出了制度：上一班要給下一班作好生產準備工作和清潔工作，臨下班前義務勞動二十分鐘，為下一班換好鋼絲圈。不僅搞好了協作，她們還展開了友誼的競賽。

這些姑娘們在討論以後，生產勁頭也更高了。一進車間就開始緊張戰鬥，“加油！”“跑！”大家總是互相鼓勵著。為什麼會這樣呢？請聽一位姑娘的回答吧！“快快跑就會多出紗，每一斤紗對建設社會主義就是一份力量。為了更快地趕上英國，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咱們應該跑！”

再說一車間解決“白斑花”的問題吧！从这里面能够看出整染工人們在討論后对于提高产品質量更重視了，也能看到技职人員通过这次討論提高了認識，扭轉了脱离实际、不依靠工人的思想作風。染呢出“白斑花”已經有大半年了，工人一再向領導反映并且提出过許多解决办法，但車間副主任技术干部馬毓瑞同志总認為：生产技术問題，只有技术人員才能解决。对工人提出的問題总是拖拖拉拉，不及时进行研究和試驗，所以問題一直沒有解决，这次在一起討論了“咱們今天生产为了誰？”“为什么‘白斑花’長期解决不了？”等問題以后，一致認為“白斑花”長期不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領導同志和工人沒有擰成一股勁，領導上沒很好地听取工人意見，其次，工人也沒有更積極、更主动地想办法。討論后，工人干劲冲天，个个表示：“希望領導和咱們一起出主意，咱們保證克服困難，提高質量！”馬毓瑞同志也在党的帮助下，改变了作風，亲自帶領工長、修理工人到各机台上，虛心听取工人对生产技术工作的意見，并且仔細研究工人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和工人在一起試驗。經過七次試驗終于得到了解决。大伙都說：“以前我們馬主任的作風是大伯子背兄弟媳妇过河，費力不討好；現在是多快好省的作法。照这样干下去，生产上有困難就可以很快解决了。”馬主任也深刻体会到“技术必須和劳动相結合，技术人員必須要又紅又專，技术人員必須有堅強的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綫”。正是：官气十足，寸步难行；深入群众，一帆風順。

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不能一一举出来，总之，这次討論帮助每一个人提高了觉悟，在思想上插上了共产主义的紅旗。

思想上一插紅旗，生产上更大的紅旗就豎立起来了。就在这四月份，咱們厂在四种主要产品質量上全部赶上了国内先进水平，也就在这月份，許多生产上的老問題解决了，新紀录像雨后春筍一般出現。一車間准备工段的混毛率从8%左右降低到4.6%，梳紡工

段改进了搖紗操作法,使产量提高了20%;机織工段提高了台班定額;整染工段海軍呢的染花和条痕花解决了。二車間粗紗工段减少了一道工序,細紗机的定額由原来的 35.5公斤提高到41公斤。精織工段推行了机拴修,使坏車率下降了。精染工段改变了工艺过程,提高了質量。第三車間染部解决了染花問題……。真是:群众智慧無穷無尽,技术革新遍地开花。生产大躍进更广泛地展开了。

四、人人是管理者,人人是劳动者

在“为誰劳动”的討論結束以后,咱們厂推行了黑龙江省庆华工具厂改革企業管理的經驗,实行了“兩參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規章制度)。

党委看到,經過整改,特別是經過“为誰劳动”的討論以后,全厂工人的生产热情普遍高漲,集体主义精神大大加强,对工厂更关心,更热爱了,又看到全厂干部思想作风大改变了,就想到应该把企業的管理工作在現有基础上改进和提高一步,以便使全厂工人的积极性都能發揮出来,使干部發揮更大的作用。当人民日报登出庆华工具厂实行“兩參一改”的消息以后,党委認为这正是咱們改革的方向和好榜样,馬上組織全厂职工进行学习。

經過学习,大家都說这是好主意。

咱們工人心里明白,这样做是好上加好,是更好。今天咱們的企业管理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管理,工厂的各級领导干部,在政治地位和咱們是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和咱們是同志式的关系,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偉大的目的——建設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这在以前來說,好里面还有缺点:领导干部由于沒有参加劳动,往往容易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毛病,这就对生产不利;工人由于沒有直接参加小組日常生产管理,积极性就得不

到最充分的發揮。實行兩參以後，這些缺點都可以克服，這樣，咱們生產一定能搞得更好。所以，大伙非常歡迎這樣做。

幹部們認識到這樣改革不但能夠推動生產，搞好工作，還能密切干群關係，做到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因而非常贊成，並且積極要求參加勞動。

不過，在工人參加管理的問題上，乍開始大伙還有顧慮。怕管不好，也有些人嫌麻煩，說：“無官一身輕。”這主要是因為他們還沒有養成直接參加管理的習慣，幹部中也有些人耽心工人自己管理會誤事。後來，黨委組織大家進行了大辯論，擺事實，講道理，幫助工人增強了信心，也幫助幹部消除了顧慮。

這樣，咱們廠的“兩參”就推行開了。幹部參加勞動成了制度，全廠幹部每個人都要下車間去勞動。廠級、車間級領導幹部每星期五勞動一天，一般幹部每天勞動半天。

在工人參加日常生產管理方面，各個車間都按照工作性質，分成生產小組，在小組內，由工人分工來管理日常工作。拿二車間一個組作個例子吧！這小組一共十六人，有四個人擔任行政正副小組長和工會正副小組長，另外設有生產統計、定額計算、考勤、材料工具、合理化建議、經驗交流、勞保福利、安全生產和勞動紀律九大員。這樣小組內的一切工作都由大家分工負責，全面管理起來了。組長是大伙選舉的，各大員的分工也是根據工作需要和個人特長，由小組民主討論確定的。

實行“兩參”以後，咱們的領導同志和全廠幹部都是那樣積極地參加勞動，他們干起活來認真、虛心又踏實。比如咱們的黨委書記老魏，他下到細紗車間拜青年女工張淑敏做師傅，干起活來可真帶勁，檔車工干的一切活他都干，汗水濕透了他的衣裳，他也不願休息一會。因而張淑敏感動地說：“我帶了好幾個徒弟，老魏學得最好，最認真，真是能文能武的黨委書記。”老魏有較重的胃

病，身体不好，可是小组会他都要参加。比如有一次，大组要在中午开碰头会，而下班以后的空隙时间连吃饭在内只有半个钟点，小组的同志们估计老魏赶不及了，可是大伙回到车间一看，老魏已经坐在那里了，大伙惊奇地问老魏为什么这样快，老魏说：“我快快跑，到家就快快扒饭，吃完就快快来。”老魏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全小组的同志们，大伙心里都在说：“老魏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好榜样。”再说工会主席李桂同志吧！他是一个有十八年工龄的老工人，这次拜了青年女工张美蓉做老师，他开口老师，闭口老师，把个小张叫得挺不好意思的。他那又粗又大的手，搞细纱接头确实很费劲，所以一干就是满头大汗，但他一次又一次地虚心学着。除了工作时间在车上学习以外，平时一有空，就两个手指头捻着——熟练接头的方法。连走路也是这样勤学苦练着，直到学得较熟练时，才满意。李桂同志也特别注意遵守劳动纪律，一旦有要事实在不能来劳动时，他一定跑到老师那里，恳切地说，老师，今天我有某某事，不能来劳动了，向你请假。上面两个不过是例子。差不多所有干部都是这样踏踏实实地和工人在一起劳动。

领导干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咱们工人中间，和咱们工人在一起劳动，一起研究问题，一起拉家常，这对咱们全体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当细纱女工走进车间，突然看到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都一个个戴上白帽，穿上围裙，站在机器旁边的時候，他们是多么兴奋而又激动！大家望着这些领导同志，心里都有一股热呼呼的说不出的感觉。细纱女工自己受到了很大鼓舞，而当她们把这个消息传开后，全厂工人又有哪一个不为此深受感动呢？干部、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生活上更加打成一片了。许多人都这样说：“现在咱们完完全全是一家人了。”全厂工人普遍地说：“领导同志都下来劳动，咱们自己可要拿出加倍的劲干啊！”

領導參加勞動，不僅是他們那種高貴的品質、模範的行動教育着全體工人，他們還幫助工人解決了不少具體問題。譬如李桂同志、袁廠長等在精織工段了解到停機率大的原因是機器零件質量不好，烏嘴、活牙等非常容易壞，有的只能用一個星期，而同樣進口機器上的零件，二年都不會壞。他們就和工人一起研究，組織機修工人到精織車間參觀，比較好壞零件，當夜即召開了技術研究會，討論怎樣提高零件質量，機修工人苦戰三天，結果試制成功了。這樣，精織工段的大問題——停車率就降低了約50%。

再說幹部們通過深入實際的勞動，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工人羣眾的智慧、能力和干劲，因而加強了羣眾觀點。有個幹部說的好：

“一到車間，就能找到力量，找到辦法。”技術幹部通過勞動也改造了思想，改變了感情，一個幹部說：“勞動，這是一所真正的大學，誰上了這個大學，誰的立場、觀點、工作能力就能得到鍛煉和提高，每一個人一定要在這所大學里畢業，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上面說的是一參——幹部參加勞動。再說另一參——工人參加管理。實行了工人參加小組日常生產管理以後，全體工人的積極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大伙都說這個辦法好，倒底好在什麼地方呢？讓咱們舉劉文琴小組的一個工作日來看吧！

離上班還有半個多小時，姑娘們就來到了車間，她們在一起研究今天的戰術：“你檔九號車，我檔三號！”“我們三人落紗，你們二人備補。”“我們幾人互相配合……”。

紅燈一亮，緊張的勞動開始了，姑娘們全神貫注地勞動着。自從實行全小組的工作大家管理以後，出現了一片新氣象。你看吧，一會兒都變成了落紗工，一會兒都成了檔車工，相互協作非常好。再也聽不見像：“各有各的職責，你管不着！”這些帶刺的話了。再也沒有人站在弄檔里聊天了。甚至開水涼了，也沒有人喝，姑娘們心里只有一件事：爭取小組今天超額完成任務。

“小組任务完成得怎样？”这成了每个人最关心的事。吃完饭，統計員报告了上半天的消耗情况，成績并不令人滿意，大家馬上找原因，想办法，适当地調整了劳动組織，下半天的冲鋒获得了全胜，結果全日产量超額完成了，消耗也比昨天降低了。姑娘們臉上这才現出了胜利的微笑。

下班后，組長又召集姑娘們开了一个会，从胜利中找經驗檢查缺点，研究明天的战术。会上姑娘們紛紛表示，一定要在明天打个更漂亮的仗。散会后，各大員忙碌起来了：統計員在埋头算着小組的产量；材料員在檢取材料，計劃着怎样分配；考勤員和組長到病号家里慰問去了；經驗交流員成了其他組的“留学生”……。

刘文琴小組的一个工作日反映出了她們小組在实行工人参加管理以后的效果：每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都加强了，所有人的智慧都發揮出来了，个个干劲更足了，生产組織得更好了。因而大大地推动了生产。

不仅如此，刘文琴小組的同志們通过亲身参加管理，深深体会到管理工作費勁，因而对于干部也更加了解，更加体贴了。有些問題，自己小組能想办法解决的，統統由小組自己解决。实在不能解决的問題，才提交領導，和領導一起研究解决，因此，車間領導同志称赞她們說：“你們管理得真好，抓得准，又具体又及时。好多問題你們自己解决了，就使我們摆脱了很多具体事情，可以好好抓关键問題了！”

像刘文琴小組这样的例子，全厂还有很多。总之，实行“兩參”以后，咱們厂的民主管理更加完备了，正像許多人說的：“現在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是劳动着，人人有职，人人有权，誰的勁都使得上，使得出。”因而，就为生产的躍进再躍进提供了条件。

五、总路綫照耀下的生产大跃进

技术革新遍地开花

整風运动,推动了咱們厂的生产大跃进。在整風过程中,技术革新处处發芽了。一九五八年春天,一个大跃进中,出現的技术革新就有203件,这是实现技术革命的良好开端。

五月二十三号,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傳来了:党的八大二次會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爭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內赶上或超过英国;爭取提前完成“农业發展綱要”,把我国尽快地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喜訊給全厂职工带来了無比的喜悦,全厂职工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急切地等待着党委的傳达。

三十日下午五点,全厂职工大会开始了。会场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职工們全神貫注,喜气洋洋地傾听着党委書記老魏講話。老魏今天格外兴奋,他以生动的事例,滔滔不絕地說明一个真理:今天,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时代。总路綫的光輝,給全国人民照亮了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它的光輝照耀下,我們一定能够更快地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偉大任务。最后党委書記發出了号召:全厂职工总动员,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爭取一夜之間使咱厂大改觀。掌声和鑼鼓声經久不息,大伙手心都拍紅了,还是使劲地拍。听了老魏的話,破除了“迷信專家”、“迷信外国”、“迷信設備”等思想,个个心里拿定主意,要大干特干、实干巧干,在自己的机器上来它个革命。是党种下了智慧的种子,鼓掌就是表示內心的感激,也是向党表示决心。

这天夜晚，真是一个沸騰的夜晚。車間內机器發出的声音似乎特別响，人們搞試驗熱火朝天。就在一夜之間，各車間新產品和新成就，一個接連一個地出現了。

梳毛機出條能力，由每分鐘18公尺提高到27公尺多；粗紗縮短工藝過程，由七、八道改為四、五道，一套設備兩套使用；細紗機轉速由每分鐘120轉提高到146轉；精紡毛織機普遍推廣一人檔6台，部分人檔8台，并試檔10台。

第二天，廣播台、黑板報全副出動，報導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牆頭上貼滿紅紅綠綠的喜報和挑戰書。此後奇跡天天出現。

不用染料染五色呢試驗成功，人說這是巧媳婦做成了無米飯；機修車間變成製造廠，人說這是小母雞下了大蛋。

在生產高級產品方面，像20支女士呢，90支華達呢，19支細絨以及山羊絨等等都已躍居全國第一，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特別是70支毛條紡出了90支細紗來，超過了世界權威、英國“貝拉富特”標準——70支毛條最高能紡70支紗。

總路線的光輝照亮了咱們廠的每個車間、每個人。技術革新運動出現了遍地開花的局面。正如一首牆頭詩所寫的：

生產花開滿堂紅，指標箭頭破長空；
工人一步跨萬里，敢笑猴王孫悟空。

到黨的生日那天，全廠重大的技術革新累計有六十幾項。生產總值完成了百分之51%（一九五七年同期完成49%），毛呢、嘜嘜、長毛絨、毛絨等四大產品的一等品率，已由年初的97%提高到99%至99.98%。

這些，組成了一首數字的贊美詩，她歌頌了咱們無窮無盡的創造能力，她歌頌了工人階級鋼鐵的意志。它是全廠職工力爭上游的概括的總結，它是咱們廠飛躍發展的里程碑。讓咱們熱烈歡呼總路線的光輝勝利吧。

山羊絨拿下了英國王牌貨

快到陰歷年了，鑼鼓已經敲打了好幾天，廠內貼滿了大字報，人們在鬧“打破常規過春節”。為了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為了十五年內趕過英國，好多職工提出了多干活少要錢的口號。

保全工段一個小組的成員們，這些天來每個人的心簡直是飛出去了，整天找領導，向領導要求：加班不要工資，或去十三陵水庫參加義務勞動。領導就讓他們在車間里修理機器。

到下午，趙鈺副廠長向這個小組的同志們交代了一項任務：白手起家，建造廠房，分梳山羊絨。

山羊絨是毛中之王，細如油絲，一團團像雲。全世界羊絨年產七千噸，我國產量占四成，可惜絨里有粗毛，好比黃金落在泥沙中。過去不能分梳，只得廉價賣給英國，每公斤十八元。英國分梳後，要賣五十八元。現在，同志們聽到要由自己來分梳，都渾身是勁，躍躍欲試，年初一也不肯休息。年初二，黨委提出：力爭短期內能製成高質量山羊絨，人力物力全廠支援。並派黨委委員赴前綫指揮。

沒有廠房，自己建。不分白天黑夜，不顧嚴寒西北風，廠長、車間主任和工人，一齊動手，既是機匠，又是泥瓦工，把舊食堂改成了山羊絨車間。沒有機器，自己造，幾人一討論，畫出機器圖，利用舊機器，拆下機件重新裝。第三天就開始安裝機器。安裝隊的同志們表現了頑強的干劲，不管年長與年輕，渾身越干越有勁，共同大干了十晝夜，終於使分梳機轉動了。可是，出來的山羊絨並不理想，含粗毛率是2.2%，而國際標準是0.5%。

要獲得這樣高的質量，是沒有地方可去取經的，靠英國嗎？不，不能，英國的資本家把高質量分梳技術的秘密當作至寶壟斷着。據說，英國有個叫道勝的廠，廠長有四個兒子，只有兩個兒子知道分梳秘密，另外兩個兒子想知道也不行。所以，要獲得高質量分梳技

术,只有靠自己。

党委指出,咱们一定要登上这个高峰。第一步先赶上上海(据说上海是0.8%)。厂长、党支部书记、技术工人在一起,采取现场观察的方法,发现了问题,就停机研究。改一次,试一次,试一次,又改一次,大改七八次,小改数百次。工人中有句逗人的话,就是:“算你本事大,能叫梳毛机倒转吗?”经过大家研究,这回真叫梳毛机倒转了。老工人不分昼夜,大干特干,尚信同志的干劲很大;孙书宽同志,执行党的任务,日夜跟大家一起研究。还有赵钰副厂长来到现场,到夜四点还不肯睡,。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天,含粗毛率降到0.7%,超过了上海。

此后党委又提出超国际水平的口号。工人们鼓起了更大的劲头苦干。可是,过了好几天,含粗毛率还是降不下来。怎么办呢?老工人们准备把机器彻底修理一下,但是一想,由制模、翻沙、加工到出机器,该要多少时间呀!那怎么等得及呢?修造部给他们想出了妙计:用熟铁铸,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时间。修造部同志们协作精神可真棒,从主任到工人全体动员,一切为了支援山羊绒车间,经过两个星期的苦战,机器制成了。有些技术人员耽心,用熟铁制机器过去从来没听说过,恐怕制成了不牢靠。修造部主任拍拍胸脯说:“一定不变型。”又花了几天的时间,装好了机器,果然,机器运转十分正常,出来的山羊绒含粗毛率大大降低,最低的降到0.48%。工人同志非常高兴,赶英国的信心更强了,党委书记老魏兴奋地说:“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

为了向上海学习经验,充实自己,山羊绒车间派了代表去上海取经。可是到了上海,他们发觉,上海质量一直是1.5%到1.8%,比咱们厂差得远。党委及时向职工指出:“要学人家优点,要追高指标,赶英国。”又是几个战斗之夜,吸取了先进经验,改装了机器,加了双风轮,一风轮管起毛,一风轮管甩毛,结果质量稳定在

0.5%以下，赶上了英国。改装后的机器，敢多喂毛了，产量提高了一倍。

山羊绒拿下英国王牌货，这就显示了咱们工人的智慧，这就打击了英国垄断地位。

出条好比射火箭

梳毛机，梳毛机，可爱的梳毛机，
早先你和我一样，给日本鬼子当奴隶，
只毁得你头髮苍白，身上沾满了油泥；
“八一五”日本投降，国民党劫收了你，
哪知这帮凶手，没有良心毁坏了你。
解放了，你成了人民财产，我翻身成为领导阶级。
我们擦掉了你身上几十年积累的油泥，使你周身孔窍都通气。
恢复你健康的身体，让你帮助我们生产立功绩！

工人周宏才的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咱们工人热爱机器的心情。

“恢复你健康的身体，让你帮助我们生产立功绩。”说得好！可是有人却要把机器变成娇生惯养的孩子。

一九五七年从日本进口的梳毛机的设计书上规定说：梳毛机的出条能力，每分钟最多不得超过16公尺，一九五八年春大跃进时，第一车间有些工人大胆地突破了这项规定，提高到18公尺，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可是有些工人担心这样做会损坏机器，他们说：“办事不能出圈儿，出了圈儿就要出毛病。”不少人都认为不能再提高了。这一来，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份起，开始出现毛条供不应求的情况。

党委传达了总路线，党支部组织了讨论，人们“以虚带实”，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大家都承认应该破除迷信，可是，不少人就认为不能提高出条能力。

有的說：“大躍進嘛，我同意，但是不能拆機器呀！”

有的說：“趕英國，好，可不能玩命。”

黨支部書記洪仁俊同志說：“機器的潛力是很大的。蘇聯老大哥能出30公尺，咱們為什麼不能呢。”接着他問大家道：“能不能試一試呢？”

有些人主張先作出一大批零件以後再加快機器轉數，防備車子壞了好修理，也有人主張到天津買零件回來再試。

洪仁俊同志說：“咱們十幾個人，總不會看着機器壞呀！”

黨員張森、連丙清等堅決主張進行試驗，遇到問題再隨時設法解決。這意見被大家接受了。

五月三十一日夜晚，人們剛剛吃過晚飯，干了一天活兒的幾個老工人又回到了車間。試驗開始了，他們圍着機器轉了又轉，幾十歲的臉恢復了青春的光彩。洪仁俊、周宏才同志夾在他們中間。大伙挽起袖子，拿起工具就干，在沒有一袋煙的時間，機器的速度達到140多轉。可是這個時候老機器却發出跟尋常不同的吼聲，車頭抖動太厲害，零件都要跑出來了，這一下可急壞了一些人。

這兒說：“梳毛車要翻啦，快撤回來吧！”

那兒喊：“你們破壞機器，明兒上國務院告你！”

咱們這些老工人，深深地愛着機器，看到這個樣子，怎麼不心疼。這是可以理解的。黨支書耐心地說服這些同志。

黨員張森、連丙清等人堅持繼續試驗。改裝了機頭的傳動輪，調節了速度，解決了震動問題。結果機器和往常一樣馴服，而搓輪像衛星一樣快轉，出條好比射火箭，每分鐘達到27公尺，這已是原來的一番啦！

曦陽透進車間，燈光顯得暗淡，看着銀白色的毛條，人們一點也不感到疲倦。這時有個電工走進來，一看機器轉速這麼快，不知是怎麼回事，就嚷開了：“咳！快降速，馬達燒了，走遍全國都買不到

啊！”

正在試驗的人楞了一下，馬上跟电工商量，可是，他說沒办法。沒办法也得找办法啊，大家开动腦筋，終于想出了办法，就是調整馬达和梳毛机的傳动輪，这样既保證了不超过电动机負荷，又保持了出条速度。銀白色的火箭在繼續發射着。

第二天，广播台、黑板报全部出动，报导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白班的工人一来就嚷：“你們干了一夜啊，为什么不叫我留下呢？”“讓我們也来干吧！”

梳毛机的出条能力在不断提高，前兩天还是31公尺，這兩天已是48公尺了。要問为什么劲头这样足，他們唱道：执行总路綫，苦干实干还要鑽研，讓老机器听咱們使喚，加快速度多多增产，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建設社会主义幸福乐园。

小母鷄下大蛋

建厂五十年以来，机修車間一直是替生产車間修理机器。有些精密机件出了毛病，还要拿到城里去加工。制造机器的事，从来沒有人提过。

五月中旬，報紙上天天有消息，說这兒老工厂在下蛋，那兒修理車間变成制造厂。机修工段的工人們看了，心里热呼呼的，大伙就嚷开啦，小伙子們吵得真叫厉害。这个說：“人家的修理車間变成了制造厂，咱們連机器都修理不好，像話嗎？”那个說：“現在是有劲沒处使，还說什么大躍进，人家活等人，咱們人等活，咱們为什么不干点机器呢？”

其实，党委正准备給他們布置任务。因为咱們工厂准备在一九五九年把精紡毛織品由100万公尺增加到150万公尺，并且把精紡車間再扩大一点。要完成这个任务，机器怎么办？伸手向国家要嗎？咱們国家現在正集中力量制造工作母机，紡織机械的制造还

供应不上。靠进口嗎(过去是从日本进口)?岸信介翘尾巴,去他的吧!咱们干脆自己制造。党委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机修車間。袁厂长問工人能不能自己制造机器?同志们見领导批准了,十分欢喜,都说:“行!保証造出毛織机和打緯机,向七一献礼。”

可是,真的要着手制造机器,可不是那么容易。解放前的机床,差不多都有几十年“工龄”,解放后全車間只添了兩台車床。更差勁的是,車間的技工最高是五級工。在沒有出息的人看来,要这样的机修車間变成制造厂,真是比叫公鷄下蛋还难。可是机修車間的工人却毫不在乎,大伙的共同語言是“大躍进”。

時間短,要制造的机器这样多,而且还要担負全厂的修配任务,不容許人們按部就班。技工少,就讓徒工单独操作。沒有圖紙和木模,就拆旧机器,用实样在沙土里造型。鉄型沉重,沒有把手,常碰坏沙模,大伙就小心翼翼地补。

机件鑄成后,該加工了。可是沒有旋床呀!沒关系!他們把龙门刨床改为旋床。但是要造的新織机,單是那大框的半徑,就有45英寸,而机床的直徑,才36英寸,这怎么能行呢?大伙再想主意。集体就是智慧的海洋,你說东,他說西,办法来了。机床不是小嗎?不能把大的机件固定在床面上,叫旋刀随着活兒移动呢?可是床子是固定的,不能上下左右移动。那末,要是在床面安一个立架,在床身那边安一个橫架,刀杆安在兩個架上,在刀杆一头安个小皮帶輪和刨床的傳动馬达連上,把要旋的机件用螺絲擰在旋床上,这样,旋刀要移动的时候,可以移动支架。对啦!一部“万能”旋床就这样設計成了。

总路綫傳達以后,机修車間的工人們更加来勁。第二天开始改床,車床改好了,馬上开始加工机件,你看吧,我們那些年青小伙子,干起活来,真帶勁!他們拿起大鉄架,好像提着一只小鷄,可汗水浸透了上衣。一直到下班時間,他們还舍不得离开車間。他們粗

中有細，常常在鏗孔的機件下面，墊上個茶杯大的千斤——就像輪船上起錨的那個東西，可以防止機件不平。

六月八日，自制的一台打緯機終於誕生了，六月十四日，一台織機又誕生了。經過試車證明，這台毛織機比進口的日本機器質量提高20%。這個頭胎寶寶的誕生，誰能夠抑制住內心的喜悅？有一首詩，写出了當時人們的心情：

白雲天上飄，
紅旗空中搖，
歌聲響徹雲霄。
又不是節日來臨，
為啥這般熱鬧？
啊！原來是報捷的隊伍，
自制的機器安好了。
真是英雄好漢。
個個干劲比天高，
七一獻禮，
六月七號已送上喜報。
小母雞下了大蛋，
誰能夠不從心里感到驕傲！
保守的人須要躲道，
讓躍進的勇士，
脫繮飛躍。

咱們的機修車間變成制造廠了，制造廠在前進，如今又建起了小高爐，準備自出原料自己制機器。在今後九個月內，將陸續做出梳毛機、細紗機、粗紗機、染色機等全套毛織機五十多台。不久的將來，它生產的機器能夠把咱們這個五十年的老廠改造成自動化和半自動化的新工廠。

70支毛条紡出了90支紗

按照資本主义国家的理論,70支毛条只能紡出70支紗。咱們有些技术人員迷信外国,以为人家羊毛好,机器好,历史長,人家沒有提出紡90支,咱們就不敢想。

工人却不服气,就写了大字报批評領導保守。大字报要求:“試試唄,又当不了房子,卖不了地!”

总路綫公布后,党委鼓励技术人員打掉自卑感,要敢想敢做,紡高支紗。这时上海棉紡厂已紡成200—300支紗,技术人員受到鼓舞,决定試試看。他們打算从60支紗、64支紗試紡上去,想走一步,稳定一步,再行一步。工人說:“这样半年也試不了呀!咱74支也能紡。”果然,試紡的結果,很均匀,断头只150多根,比平常还少100多根。

五月二十四日,开始試紡90支紗了。这天,細紗姑娘来得挺早,全組都参加做准备工作。九点多鐘开了車,可是断头有520多根。断头过多,怎么办?保全工修整了机器,档車工加油跑,拚命接,克服困难,为祖国爭光,90支高級紗终于在3号細紗机上誕生了。姑娘們还根据羊毛特性和工作条件摸索出了一条經驗,就是粗紗要光、圓、紧,細紗才能拉長;紡細紗要換輕的鋼絲圈,可以减少断头。这条經驗,英国是得不出来的。因为,他是單純从羊毛的粗細来考虑的。

高支紗紡成后,精織工人乘風破浪,力爭上游,在一个月時間內織成66支高級華达呢和凡尔丁兩種新产品,經有关方面鑒定,在光澤手感和物理指标方面,都达到国际水平。因而,贏得了世界許多国家的大量訂貨。

这些品种,現在已經正式投入生产了。为了使产品向高級化發展,現在咱厂正用原来的羊毛試紡120—150支紗。倘若紡成,織出

来的呢子就会象綢子一样，那时，我們便可以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高支紗紡成、高級華達呢織出，使得所有的人頭腦都開竅了。第二車間丁洪模主任說：“我們技術人員要象一張白紙，不能用資產階級的一套來做譜，而是要靠大家想辦法，把工廠變成一個大的試驗室。如果要說有譜，這就是總路綫。”工人同志說：“總路綫真靈，有了總路綫，咱們一天等於一百五十年，小小英國已經不在話下了！”

向黨和毛主席獻禮

一輛敞篷汽車，載着咱們全廠職工的心意和獻禮，載着歡樂的鑼鼓聲，飛馳到故宮太和殿門前，姑娘和小伙子們小心翼翼地從車上抬下大模型，捧着美麗毛織品的玻璃盒。

他們來到這裡，是參加“北京市青年職工七一向黨和毛主席獻禮大會”的。他們受全廠職工的委託，把躍進的果實，把全廠職工遵循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保證獻給黨和毛主席。

咱們的產品送上主席台以後，得到了領導同志的表揚，彭真同志說：“你們清河干得真不錯呀！”

這天散會後，咱們廠代表接到一個通知，說七月一日讓咱們廠向毛主席獻禮。

七月一日下午，咱們廠的代表、團委書記張寶忠，北京市勞動模範劉文琴等四人，走向中南海懷仁堂，他們是那樣歡欣，顯得更加年青，可心裡只是咚咚地跳。

放好禮品以後，讓各單位派一人跟首長合影，咱廠是劉文琴。劉文琴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她想：“我十三歲到工廠，一直是被人看不起，想不到解放後當了勞動模範，今天又能跟首長合影……”想着，想着，眼淚滾出來了。

在怀仁堂的大厅里，咱们厂的礼品牌放在中间，上面写着七个大字：“毛纺王座属中华”。兄弟厂同志们不断地称赞咱们的礼品。一会儿，邓小平、贺龙、杨尚昆几位首长就走到了咱们的礼品跟前。张宝忠等四位代表，一见邓小平同志精神奕奕，贺龙同志身高肩宽，非常健康，心里可高兴啦！

邓小平同志代表毛主席受礼，他指着大牌下的礼品，慈祥地问：“这都是清河制呢厂的吗？”原来，四位代表商量好，讲些什么，各有分工，这时却谁也答不上话了，盒子也忘了打开。最后还是张宝忠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邓小平同志可听清楚了，说：“山羊绒拿下英国王牌货，好，等你们厂能织造衣裳，我也要买一件。”还问：“不用染料染五色毛呢，成本高吗？”四位代表齐声回答：“不高。”他连连点头说：“好，这样人民才需要。”贺龙、杨尚昆同志看了咱们这么多的跃进产品以后也都十分高兴。得到首长的嘉奖，这是咱们全厂职工的幸福，这是咱们全厂职工的骄傲，咱们一定要保持荣誉，决不辜负首长对咱们的期望。

回来的路上，大伙想：毛主席一定能看到咱们的礼品。他们越想越高兴。

在群众大会上，张宝忠向全厂职工传达向党 and 毛主席献礼的情况，他常常激动得说不下去。人们跑到刘文琴面前问：“你跟首长一起拍照啦！”她总是激动地回答：“高支纱是大家纺成的，见首长是大家的的光荣。”大会最后，张宝忠激昂地说：“毛主席，我们向你宣誓，我们要做党的好儿女，我们要做大闹技术革命的四敢先锋！我们要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前进，前进，一直前进！”

不平凡的九月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中午，秋高气爽，万里晴空。全体职工，排着整齐的队伍，伴随着欢乐的锣鼓声，走过林荫大道，穿过报

捷門，来到了文化廣場。他們要在这里举行祝捷大会，庆祝九月的偉大胜利，迎接十月的光荣任务。喜气洋洋的人們抬着一面面大紅牌，向主席台送上捷报，上面写着：“全厂提前二天半超額完成了九月份躍进計劃，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时期提高了一倍，比八月份提高了42%”，“毛呢、嗶嘰、長毛絨和毛綫四大类产品的一等品率都达到99%以上”，“長毛絨質量全国第一，山羊絨質量超过英国”等等。这就是咱們全厂职工，为了支援解放台灣，为了国庆向毛主席献礼，奋战一月所获得的躍进果实。当英雄們帶着胜利的笑容，抬头观看这些閃閃發光的数字的时候，永远也不会忘記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

那是在八月上旬。一个比六、七月声势更大的技术革命冒头了，躍进的駿馬在总路綫的大道上飞騰奔馳！

但是，在躍进的道路上出現了一塊絆脚石，这就是某些干部思想上的“保守”。有些人抓住一点岔兒就叫嚷：“冒进啦，快撤回来吧。”他們以为工人大鬧技术革命沒“譜”，是“胡鬧”。党委却認為：技术革命是群众运动，是大躍进，沒有現成的“譜”可循。如果說有譜，那么总路綫就是譜；群众以無比热情，掌握了工作規律，要求提高工作效率，这就是“譜”。为了深入开展技术革命，党委召集全厂科長、車間主任以上干部开了七次务虛会，使大家心窍打开了。体会到速度問題是建設社会主义的中心問題，而依靠群众，發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咱們一切建設事業高速度發展的基础，是我們党領導各項工作的根本路綫。正如党委書記老魏同志說的：“只要群众發动起来，奇迹一定会出現。”总之，务虛会使人获得兩只明亮的眼睛，就是“高速度”和“群众路綫”。有了这两只眼睛，在大鬧技术革命高潮中，就能盯的准，看的远，永远做促进派。接着，有的干部便卷起鋪盖，住到車間去了，一面指揮生产，一面跟班劳动，和工人一起，精心栽培“高产試驗田”的禾苗。

一声号角，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以后，在全国掀起的钢铁巨浪和人民公社化高潮，给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也给咱们厂提出了新的跃进任务。

为了最充分地发挥全厂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把咱们厂的生产大跃进推向更高的水平，党委制订了新的更大的跃进计划——号召全厂职工一致行动起来，拿出最大的干劲，开展一个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大搞丰产试验田，坚决完成这项新的战斗任务。用这个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迎接国庆、厂庆，写出厂史最光荣的一页。

工人们听了心花怒放。还在八月下旬，当早稻亩产五万九千六百斤的消息传来以后，大伙的心血就一个劲的往上冲，而九月以来的形势，更使全体工人深受鼓舞。大伙心里想：农民和钢铁工人能干出那么大的成就，咱们为什么不能种试验田创造高产纪录呢？因而当领导上适应新的形势，提出了更高的跃进指标以后，全体工人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并且一下子就贴出了数百张大字报，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

随后，几十台机器上出现了黄纸牌，上面写着五个鲜红大字：“高产试验车”。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工人和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不到半个月，大批新纪录就像连珠炮似的上升，一车间一号纺纱机甲班，创造了八小时生产102.4公斤的纪录；七号纺纱机乙班接着创造了110.6公斤的更高纪录，比新的跃进计划的水平还高25.7%。还有梳毛机的出条能力，由31公尺/分提高到48公尺/分。

二车间精织工段试验田里创造出3.65公尺/台时的纪录，个别工人还到过4公尺。而过去每台车每小时最高产量只是2.7公尺。还有环锭细纱，机转速由135转/分提高到188转/分。

试验田创造出高产纪录，更带动了大面积丰产，精织工段共七

十八台机器，在十二天中，平均加快了八轉，增产呢子数千公尺，真是一馬当先，万馬奔騰。摘掉呢織低产帽子的时候快要来到了。

在工人的試驗田里，为了获得高产，不知有多少人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們表现了最頑强的意志和冲天的干劲。拿精織工段的武松小組和穆桂英小組說吧，两个組各种一塊六台高产試驗車的試驗田，互相展开竞赛，为爭取时间，他們人停車不停，緊張地在机器旁巡迴，一發現断头紅灯，立刻搶上去消灭。修理工人为这两塊試驗田“加肥加水”，改裝和修理机器。他們响亮地提出，“戰場上，加油干，一切为了130万(公尺)”的口号，接續工人实际上不分班，随叫随到，一天加起来才睡上五、六个鐘头，由于全体同志个个干劲冲天，两个組的指标日日上升，保持了“四季常青”。組里的周桂琴領头破了3.5公尺关，人們称她是織女下凡，魏書記、赵副厂長給她送上了喜报。

九月二十号，党委發出总动員令：大干十晝夜，分秒必爭，拿下高产陣地。一場猛烈的爭夺战开始了。二車間前哨陣地精織工段向70（日产70匹）高地进军，到了三十日夺下了76高地，一車間前哨陣地精織工段向82高地进军，但到三十日却登上了105高地，創造了最高紀錄。

在这战斗的日子里，車間門口人流不息，車間內尽是人，当夜色正濃，上一班工人还在緊張地操作，下一班工人就兴冲冲地提前开始了工作。可是当午夜一点，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上一班的工人却忘記了一天的疲劳，还繼續战斗下去。时间在前进，战斗越来越緊張。到了上午十一点鐘，在各車間又出現了“三班大会师”的更加动人的場面。原来上午八点應該下班的許多工人連續干了十多小时還沒回去，而應該在下午五点上班的工人，又抽空来到車間帮忙，真是：人人賽猛虎，干劲冲破天。

九月二十八日是星期天，这天为了拿下84高地，开展了一場十

分激烈的战斗。战士们精神抖擞，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自己的机器，来支援的同志们看到哪里有薄弱环节就插到哪里去。打经机人少，断头多，他们就攻打经机。他们的口号是：“让机器时时吃饱，叫线头一个不断。”机器医生们紧张地修理着发生故障的机器，为了争取一分一秒时间，他们分成若干个组来包干。一人修不好，二人商量，再不行，就来个大会诊。

广播台三番五次地播送着亲切的慰问辞。一切服从前沿阵地，一切支援前沿阵地！人来自四面八方，各科室的几十个干部，成百的毛纺专修班的学生，还有那工余的保育员，一齐来到车间，为了保证完成任务，让机器一分一秒不停车。在这紧张的时刻，能够站在机器旁边，接上一个线头，拾起一个木管，心里也感到莫大的愉快。

全厂各个车间也在支援前沿阵地，三车间代一车间整经，连极紧张的二车间还拨给一车间打经工人二十人，絨毯厂供给一车间打緯机一台并代織1500公尺毛呢。总机部更是无名英雄，每天要往各车间源源供应零件，在为鑄成六台織机向国庆献礼而奋斗的紧张的日子里，还为一车间鑄成二台大力織机的零件。这种互相大协作，把全厂同志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白衣战士来到前沿阵地，理发师也来到车间休息室。科室的干部，把开水一杯一杯地送到工人的嘴边。食堂二十四小时供应热菜热饭，还組成战地服务队，做了三十多种食品送到车间。他们说：“在这样的日子里，不烧些好吃的，也对不起前线战士！”

阿姨把宝宝抱来车间喂奶，为的是不让妈妈来回跑，可以节省些精力用到生产上来。

党，咱们英明的指挥官。在大干之初，党委就组织干部分赴前线，党委委员亲临前沿阵地。来到车间的干部，他们以车间为家，不分晝夜地指挥战斗。白班工人看到他，夜班工人也看到他，工

人总是激动地说：“该回去休息啦，今晚别太晚啦！”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干部总要领导上动员和工人们一再催着才肯回去休息。有些同志还跟班劳动，像党委会徐志山同志上阵头一天，就完成了生产定额，许多工人向他道贺；他们跟车间干部一道，发现生产上的薄弱环节，马上研究，马上解决问题，往往生产指标要“更上一层楼”时，他们便告诉大家，这是党委的号召啊！他们说的话，工人听了心里又亮又暖，都说：“干吧！不完成任务，不下火线。”党指向哪里，咱们就战斗在哪里。说攻下几高地，就攻下几高地，最后一天，二车间拿下了76高地，一车间拿下了105高地，这不是奇迹吗？

九月二十九日，党政工团向车间最后一次送贺信。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带着满面笑容，率领一行几十人，敲起锣鼓，吹起洋号，捧着红色贺信，穿过每一个车间。贺信上写道：“同志们，你们辛苦啦，在不平凡的九月里，你们创造了奇迹，我们向你们致敬。”他们走过每一个地方，青年工人都跳着鼓掌，老年工人远远地伸出手来，还有跑出弄档来拥抱的，好像在说：“指挥官、战友，你们辛苦啦！”全场一片笑声，跟机器声合成一首动听的交响乐，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啊！

九月是不平凡的。但是我们要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个比一个更加灿烂。

六、光辉灿烂的明天

跃进的歌声越唱越响，人们心里跃进的烈火越烧越旺，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全厂职工正为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高歌猛进。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咱们工厂和附近的工厂、农村，共同建立了人民公社。亲爱的读者，也许你会问：今后的清河制呢厂、清河人民公社是个什么样呢？让我们大家来想象一下吧！

清河人民公社將是一个工厂星罗棋布、烟囱林立的現代化工業区，河渠縱橫交叉、机器响声隆隆的現代化农業区。住宅整齐美观，处处綠树成蔭、鮮花耀目，像个美丽的大花园。

作为公社的中心，咱們厂和北京毛紡織厂，將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紡基地之一。为工厂和农業生产服务的衛星厂，也要遍地开花。工厂設備的現代化程度大大提高，老机器逐步为新的現代化机器所代替。細紗直接用毛条紡成，噴气式無梭織布法、双層或三層織呢机等新的技术設備，將被广泛采用。目前用手工操作的擇毛、打包等工艺过程，將改为机械化、自动化。工人都可以参加業余毛紡学校，技术水平普遍提高，个个是能文能武的毛紡工人。随着工人技术水平的提高，設備現代化程度的增長，工人的看台、看錠能力也將在現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

工業产值成倍成倍地飞躍增長。新产品日新月异，百花齐放。毛呢、毛纜、嗶嘰、長毛絨、山羊絨等主要产品的質量，不久的將來便会达到国际水平。

农業生产也將大放异彩，农作物产量大大超过現在。每当响起了春耕号角的时候，有組織有紀律的男女社員，立即投入緊張的春播工作。夏秋丰收的季节里，在那一望無际的平原上，橙黄色的稻麦，閃耀金光；大片大片的棉田，鋪滿白花，犹如一片雪海。社員們帶着愉快、欢乐的心情，收割那丰碩的果实。果园里，春天鳥話花香，夏秋鮮果滿树，丰收的人們把滿筐滿筐的鮮果裝上汽車，运往各地，供应人民的需要。

人們的共产主义觉悟也一天一天地提高。为了集体，为了加速建設，人們更加自觉地劳动。共产主义的品德大大發揚，每个人都不遺余力地关心和帮助別人。厂与厂、工厂与农村、公社与公社之間的协作成了習慣。一切資产階級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都將成为人們唾弃的臭东西。人人尊重老人，热爱孩子；人們完

全融合在亲密和睦的大家庭里。

随着生产发展，人们的生活将过得更加幸福。敬老院里的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种花浇水，饲养鸡鸭，过着幸福的晚年。处处有托儿所、幼儿园；除了小学和中学外，公社还办了大学，设有各种专业，学生们都能按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志趣选读。由于理论和实际结合，较短的时间，就能造就出国家和公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咱们的生活更加文明。住宅面貌逐步改观，每个居民点，一步步地实现楼房化，有自来水、电灯、电话、有线广播和无线电。环境卫生大大改观。苍蝇、蚊子、老鼠、麻雀都将绝迹。社里有医院，各居民点建立了保健站，及时地给人看病，经常进行体格检查。花园里，春夏天百花盛开，秋冬长绿的松柏，巍然耸立，象征公社万年长青。那时候，咱们清河村村流水，户户垂杨，道路四通八达。

新的文艺生活，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普遍开展起来，公社有业余的话剧、京剧和歌舞团。经常看到电影和各种演出。村村站站都要建立俱乐部、图书馆。文学艺术成为咱们工人农民的普遍爱好。许多人成了运动员，人们在体育场上、游泳池里大显身手。东方蒙蒙亮，青年民兵就来到练武场，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准备保卫祖国。

让我们一起为这美妙的前景欢呼歌唱。我们是英雄时代的英雄，伟大历史的伟大创造者。在党的领导下，全体社员正满怀信心，奋翅高飞，大干巧干，让更美好幸福的生活早日到来。

附录：大事年表

- 一九〇七年 陸軍部奏办溥利呢革公司。
- 一九〇八年 开始建筑厂房。
- 一九〇九年四月十八日 溥利呢革公司正式开办。
- 一九一〇年 高泰领导罢工。
- 一九一三年 机織和梳紡車間天津工人罢工。
- 一九一三年 溥利呢革公司倒閉。
- 一九一六年 北京軍閥政府陸軍部把溥利呢革公司收归官办，改名陸軍織呢厂。
- 一九二二年 李春亭领导罢工。
- 一九二二——二四年 工厂时办时停，至一九二四年完全停工。
- 一九二七年 国民党軍政部接收工厂，改名为軍政部第一制呢厂。軍閥閻錫山發動政变，工厂轉到閻錫山手中。
- 一九三〇年 閻錫山政变失敗，工厂又轉到国民党軍政部手里。
- 一九三三年 宋奇、焦德風等领导罢工。
- 一九三三年前后 清华大学进步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来厂进行抗日宣傳。
-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日寇侵占工厂。
- 一九四五年八月 日寇投降。九月国民党接收工厂。
- 一九四六年 梳紡工人反对汉奸、工賊王寿隆。准备部工人抵制王寿隆的罢工。

-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机織工人罢工。
- 一九四七年 工人迫使伪厂长取消搜腰制度。
-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清河镇，工厂回到人民手中。
- 十二月十五日 昌顺县县长和清河区区长来厂和工人见面。
- 十二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工厂。
- 一九四九年三月 成立职工会筹委会、青年团筹委会。
- 六月二十日 工厂全面开工生产。
- 七月一日 中共清河制呢厂支部公开。
- 一九五〇年 工厂党支部扩大成总支。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开展十万碼呢运动，完成第一批国家訂貨。动工兴建精織車間（一九五二年投入生产）。
- 一九五一年 工厂进行民主改革，镇压了工贼王寿隆，廢除旧工长制，改四級领导制为三級领导制。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完成中国人民志愿軍十五万条毛毯的訂貨。
- 一九五二年 开展三反运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民主选举厂长。
- 一九五三年 工人刘世梅被选为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綫。解决产品质量問題，貫徹五大操作規程。
- 一九五四年 貫徹三大制度。
- 一九五五年 新建長毛絨車間。
- 一九五六年 党总支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争取产品质量达到国内第一流厂水平”的口号。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前一年零四天完成五年計劃。动工兴建嗶嘰

厂（即今北京毛紡織厂）。

一九五七年 党总支扩大成党委会。开展反右斗争。开展整风运动。

四月主要产品达到国内第一流毛紡厂水平。

一九五八年一月 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三月 开展“为谁劳动”的讨论。

五月 开始实行“两参一改”。

五月三十日 党委传达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一夜出现大量技术革新，技术革新进入高潮。

七月一日 以技术革新的成绩向党和毛主席献礼。

八月三十日 清河人民公社成立。

九月 迎接国庆、厂庆；生产大跃进。

十月十二日 举行五十周年厂庆。

后 記

經過两个月来的工作,《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终于完稿了。十月十二日,在建厂五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得以此书作为我們給清河工人同志們的献礼,这在我們是一件多么高兴而愉快的事情啊!

亲爱的讀者,当你們讀完这本书时,也許还很希望知道它是怎样誕生的吧?

书的誕生,显示了党的教育方針在我們这班年輕学生身上的胜利。一九五八年七月,我們經過教学改革的大辯論,从理論上認識到“教育为無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的正确性,同學們都躍躍欲試,要求到实践中去巩固这新的認識,为我們的历史学开創一条新的道路。党支部就及时地組織我們与清河制呢厂挂了鉤;每星期六下厂劳动一天,利用業余時間訪問工人,搜集材料,准备編写工厂的历史。七月三十一日暑假开始,学校党委發出了科学大躍进的号召,历史系党总支指示我們要大寫工农兵的历史。党的号召和支持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和力量,同學們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个人的暑期計劃,投入这场学术革命的偉大斗争。这时,我們就住到工厂里来,决心作一个历史科学开創性的嘗試——写好“工厂史”!

决心是下定了,困难却不是沒有的。我們这些历史工作的新学徒——大学二年級的学生,从来就沒有想到过要写書;我們大多連工厂都沒到过,沒有一点实践的經驗;近代和現代史还都沒学

过，基础知識很差；工厂所保存的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历史資料又很少。真是完全得靠自己白手起家，从克服困难中去开創出道路来呀！

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我們都受了些资产階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学术路綫的影响，經過紅專辯論，主觀上虽想摆脱，但一遇到实际問題，还是給旧繩索束縛住了。这首先就反映在究竟要写怎样的一本工厂史的爭論上。有些同学認為可以从工厂的历史發展中，選擇几个專題，作些調查研究，写出几篇綜合报告来。有些同学則認為應該概括地总结这个工厂五十年来的工人运动，得出經驗教訓，写出論文来。有些同学又認為只要編些历史資料，写个五十年大事記就差不多了。至于書写出来給誰看，这些同学的回答是：能給工厂的干部看看，能為我們工运史的研究提供点資料，也就很不錯了。有些同学又認為科学性与通俗性总是有矛盾的。既是科学研究，就應該系統概括，多作理論分析；如果写成通俗讀物，像講故事那样，就算不得什么历史科学作品了。要是硬要要求通俗生动，倒不如找些突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写些文艺性的特写，这不更感人而富于教育力量嗎？但这最合适的还是讓中文系的同学去写，因為我們学历史是搞理論的而不是搞文艺的。真是众說紛紜，莫衷一是。后来，党支部就正确地引导了這場原則性的爭論。經過辯論，才清醒地認識到問題是在于我們为生产、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思想不够明确，沒有决心面向广大工人群众，写一本為他們所欢迎的工厂史。辯論使我們更明确了到工厂来的目的：不是为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为写工厂史而写工厂史；而是为了用工人自己的历史經驗，教育工人和我們自己。从而提高觉悟，鼓舞干劲，促进当前的生产大躍进。这是我們历史工作为生产、为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因此，我們写的工厂史應該是面向工人群众，用工人群众的語言，写工人群众的劳动、生活和斗争的历史。这

就不仅要求写得思想性强，而且要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就像一个先进的老工人给青年工人讲工厂的历史那样亲切感人。这才得到工人群众的喜爱，发挥它作为一本生动真实的工人政治教材的战斗作用。

要写怎样的一本工厂史明确后，问题就在于怎样去完成它了。开始时，我们主观上认为工厂在搞生产大跃进，工作十分紧张，要发动工人群众来写工厂史是困难的，便打算包下来干。十多天的功夫过去了，我们根据工厂党委介绍的工人名单，逐个访问，埋头收集整理了一些文字资料。工作是冷冷清清，工人都不知道，收获也不大。这时党支部就组织了我們学习《文艺报》上发表的天津发动工人群众编写工厂史的经验，并派同学到天津国棉三厂和五厂“留学”，了解到他们是紧密配合工厂的教育中心——“为谁劳动”的辩论，发动工人大家说、大家写、大家画，把写厂史作为群众自我教育的有力手段来进行的。因而明确了结合工厂中心工作，发动工人群众大家动手，是写好工厂史的根本途径。这样，我们就争取工厂党委的领导，主动地配合中心工作，加强了写厂史的宣传工作，出版了三期大字报，编绘了一百多幅图画，举办了厂史画展。并深入车间，了解工人在生产上存在的思想问题，结合画展的讲解，有目的地进行教育，引导工人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展望未来，鼓励大家发扬本厂光荣的历史传统，用创造性的劳动来写下厂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工人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很多人写下了感想，表示一定要搞好生产，向国庆和厂庆献礼。学徒工们给我们送来了感谢信和决心书。同时，党委提出了“人人回忆革命史，个个歌颂大跃进”、“掀起生产高潮，迎接国庆厂庆”的口号，还重点地组织了八十多个职工，按车间成立了厂史写作小组。工人自己写自己，不到十天就写出了七十多篇回忆的文章，给厂史编写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厂史草稿印出后，党委开了七次会议，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讨

論。幫助我們以鮮明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生產觀點、辯證唯物觀點分析史實，選取材料，還補充和修正了許多重要的事實，對我們草稿的修改給了極大的幫助。這樣，在工廠黨委的關懷和直接領導下，我們的編寫工作緊密地與幹部和工人群眾結合了起來，得到了順利的進展。

我們初下廠時雖是全日參加勞動，但對勞動和寫廠史的關係認識並不明確。科學躍進的號召提出後，我們急於要在假期中完成任務，便不再參加勞動，用全部時間來進行編寫工作。這樣不深入車間，不與工人同勞動、同生活，工人便把我們當作客人，寫出來的東西不深刻，缺乏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九月初黨支部領導我們進行了整改，大家決心做個工人。我們就和工人們一起上下班，在生產、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工人同志們就把我們看作他們當中的一員，有工作就分配我們去做，閒下來就無拘束地和我們談心。工人們十分支持我們的工作，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全告訴我們。老工人們再三囑咐我們一定要把廠史寫好，好讓青年工人知道咱們的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一進廠就受到很好的工人階級歷史傳統的教育。和工人一起勞動，我們的思想感情也逐漸地起了變化，由於直接參加了工人群眾的生產鬥爭，寫生產、寫工人就有了比較真實的感情，這對我們修改好廠史草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書的整個編寫過程，就是一個集體創作的過程，為了向工人同志負責，把書寫好，我們逐章逐節進行了討論，廣泛地聽取了黨委、工人和我系教師等各方面的意見。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不僅保證了工廠史的及時完稿，而且也保證了它的質量。而當前全國工農業大躍進的形勢和清河工人的沖天干劲，又時刻地鼓舞着我們，使我們鼓足革命干劲，日以繼夜地戰鬥着。儘管我們還在暑假中還有其他科學研究任務，九月以後，大部分同學下鄉投入建立人民公社的偉大鬥爭中去了，經常留在工廠里工作的只有八個同學。但

是，党的领导，坚强的集体，亲密的协作，就使我们战胜了一切困难，把书写成了。

当然，这本工厂史毕竟还是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为以实际行动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初次尝试。由于知识、理论水平和时间的限制，特别是我们还缺乏深厚的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缺点和错误必然是很多的。今天看来，就连我们自己所预定的目标，也还远未达到。作为一个初稿吧，我们也十分愿意把它献给党，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九周年，献给欣逢五十厂庆的清河工人。我们诚恳地期望读者，特别是作为这本历史的主人的清河工人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在编写中，工厂党、政、工、团的同志们给予我们的指导与关怀，是我们得以成书的重要因素。我系部分教师受党总支的委托，到工厂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审稿，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俄语系和东语系的一些同学给我们翻译了一些外文参考资料；新闻专业和学生会美术组的一些同学帮助我们搞了厂史画展，我们特在这里致以衷心的感谢。

北京大学历史系56级1班清河前呢厂五十年编写小组

1958年10月1日

